

國
朝
文
匯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五十一

黃中堅 字實生江蘇吳縣人詩生有蒼齋集

封建論

限田論

王賀論

證法私議

蜂說

柳邊紀略序

書平滄事略後

周康王廟記

騷道人小傳

秋江散人小傳

儲大文 字六雅號菴山江蘇宜興人康熙辛丑會元選庶吉士有存硯樓集

斛律光論

九

七

七

六

五

五

四

三

三

一

一

國朝文匯

卷五十一

目錄

一

甲集

符彥卿論

九

望山樓記

十

復表功祠記

代

十

大學士朱公書院碑記

代

十一

董翰毛公傳

十二

張符驥

字良卿江蘇泰州人康熙辛丑進士官翰林院庶吉士著有依歸草

記李編修言曲阜顏氏事

十四

郭海若先生傳

十四

滄浪水樵傳

十五

蔡孝女傳

十六

錢陳羣

字集齋浙江嘉興人康熙辛丑進士官刑部侍郎加尚書銜諡文端有香樹齋集

菱庵遺集序

十七

懷永堂詩序

十七

翰林院編修蔣君墓誌銘

十八

王雲

字惟儒江蘇長洲人諸生

讀先司寇奏疏

十九

胡烈婦傳

十九

黃之雋

字石牧號唐堂江蘇華亭人康熙辛丑進士官中允有唐堂集

姜伯約論

二十一

隱逸貞靖先生傳論

二十一

松籟集序

二十二

呂丹錄詩彙序

二十二

讀史百詠序

二十三

醉白池詩序

二十四

送婁邑胡侯調任南匯序

二十四

別宋介山序

二十五

泛舟瀟湘記

二十六

遊隱山記

二十六

遊鷹窠頂記

二十七

重修求忠書院記

二十八

國朝文匯

卷五十一

二

國學扶輪社印

重建滄臺書院碑記

二十九

楊義士傳

三十

陸奎勳

字聚侯號星坡浙江平湖人康熙辛丑進士官檢討有陸奎文集

東皋萊園記

三十一

少司寇李公傳

三十一

王

植字應思直隸深澤人康熙辛丑進士有崇敬堂集

法意論

三十四

政記

三十四

天涯亭記

三十五

國朝文匯甲集卷五十一

封建論

古者治天下之大法有三。曰井田。曰學校。曰封建。自秦以來井田則斷不復行者也。學校則至今行之者也。封建則有行有不行者也。於是而論封建者紛紛焉。說者謂井田不復則封建不可行而愚以為學校誠興則封建無不可行何者三代之封建大抵因乎其故。故周封千八百國而同姓之國不過四十兄弟之國止于十四而已。若夫後世則其所欲封建者特親子弟耳。建親子弟以藩衛王室何不可之有。苟身為天子而子弟為匹夫則猝有田常六卿之臣其何以相救。此王莽之所以移漢祚也。聚其族於京師而不使之有分土一旦有變則將無遺類。此靖康之所以舉族北轅也。然則有天下者豈可謂封建非長策哉。乃漢一行之而反者接踵。吳楚七國之變天下幾搖。晉一行之而八王互相剪屠以致中原板蕩。是以五代之間雖名為封建而實受制典籤不異禁錮。在上者防之如寇盜。侍之如仇讐。而在下者亦往往出於叛逆。由是遂以封建為不可行。嗚呼。此亦可謂觀其末而不探其本者也。夫法立而弊生則當窮其所由弊之處。彼帝王之子弟生於深宮之中長於阿保之手任情自恣不聞謹言其於仁義道德禮樂刑政之端蓋有不知為何物者矣。而遽焉假之

以事權授之以土地人民固宜其及於敗也。歷觀前史所載如劉建高緯之屬乃至無復人理豈其性固異人哉。抑所以教之者無其素故耳。古聖王之治天下也莫不以修身齊家為先而尤加意於豫教以太子之尊而必使之入學齒諫凡所以輔導之具至備甯獨於庶子而寬之後世學校之法名存而實廢惟東漢稍能修舉故其時賢王輩出皆恂恂有儒者風。雖楚王英之不善亦特為方士所誤耳。故學校不興則子弟溺於不善欲以之君國子民不得也。學校誠興則子弟習於善雖予之方面大權亦可也。當漢之末造劉虞劉焉劉表各保有一州而昭烈因之猶得延漢祚四十餘年非其明效哉。故人主而為宗社計必先聚其子弟於學而盡所以教之之道然後察其可者而封之其不可者則置之受封之君與州牧同其考績而初不間之以私斯有股肱夾輔之益而無方命虐民之害。安在封建之必不可行也。苟以不教之人而付諸民社之重勢必驕蹇不法無所顧忌稍裁抑之即不勝其失望而猖狂之謀四起小則百姓罹其毒大則國家喪其憂職是故也。而猥以是為封建咎不亦謬歟。

限田論

聖王之治天下所以使之各得其所而無偏陂不平之患者非能設為一切之法以

整齊之也。亦因乎時勢之所宜。而善用其補救而已矣。天下之人。如此其衆也。其不能。有智而無愚。有強而無弱者。勢也。智者強者。常有餘。愚者弱者。常不足。亦其勢然也。夫既已不能。無有餘不足之分。則智者不必其欺愚。而愚者自為智所役。強者不必其凌弱。而弱者自不得不折。而入於強。此雖聖人復起。豈能使之均乎。若一哉。故但使人之智者強者。皆兢兢不敢自恣。而愚者亦安為之愚。弱者亦安為之弱。而天下固可以長治。苟鯁鯁焉存。抑彼伸此之見。而欲以古人之成法。治今日之民。則其勢必有所不行。昔者井田廢而阡陌開。固亦窮變通久之勢。所必至也。而兼井之風。遂日以盛。於是董仲舒師丹諸儒。建限田之議。而卒不果行。至元魏。口分世業之法。則其法較密。而亦行之有效。說者以為得井田遺意。而惜其後無踵而行之者。嗚呼。孰是說也。幾何而不為安石之周禮耶。吾觀三代盛時。以九職任萬民。自邱陵園廛。漆林而外。大率盡歸于井田。每夫受田百畝。餘夫又別受田二十五畝。宜其民之皆有以自養。然其時即有若閒民之轉移執事。待人而食者。且夫鰥寡孤獨廢疾之倫。窮於天。游惰不率教之屬。窮於己。至不可勝紀也。是貧富之不齊。固自古而已然矣。况積漸以至今日。而安得不富者連阡陌。貧者無立錫也哉。凡事處積重難返之勢。而一旦欲力矯其弊。未有不至於擾民者。彼口分世業之法。吾謂獨元魏之世可行。

之耳。蓋北方本土廣人稀而魏又承十六國從橫之後。人民死亡略盡。其新附之衆。土田皆非其所固有。而戶口復可得而數。是以其法可行。要之田無盈縮。而人有衆寡。則更一再傳。而其法當亦不能無弊也。若夫大江以南。則更有不可行者。非特奪富民之田。以予貧民。而以為不可也。夫憫民之貧。無立錫也。而欲奪富民之田。以予之。則必人有以予之。而後可也。而今之大縣。戶不下數萬。苟欲計口而授田。則田少而不足以給。其不可一矣。今之承事於官者。率富民也。徵發之令。不及於小民。彼小民竭終歲之力。不過能耕十畝。蓋有見使隸則心惕息者矣。設與以數畝之田。而責以賦役之事。彼將為賦役所困。而并不得安於耕。其不可二矣。量人量地。斟酌損益。雖得良有司。竭力奉行。而亦非期月所可辦。其間奪者已奪。受者未受。國家之財賦力役。將責之何人。其不可三矣。至於既行之後。又當鈎考其受田還田。吏胥上下。其手弊孔必且百出。其不可四矣。且緩急人所時有。今既官為之限。則責償之際。必多窒闕而難通。其弊也。勢必富者有多田之實。而無其名。貧者有受田之名。而無其實。而民之困乃愈甚。其不可五矣。故欲以多限之。如綏和之七田。無過三十頃。則雖稍可裁抑豪右。而實無補於小民也。欲以少限之。如太和之人。受露田四十畝。桑田二十畝。則富者必見怨。而貧者不必見德。不適足以擾民哉。故夫以限田為良法。而欲

行之者皆不審於時勢之說也。吾謂後之君子留心田制亦務時其消長正其版籍禁其侵欺而且輕徭薄賦以與民休息使富民皆得推恩於貧民而貧民亦孳知自好而恥犯法則物各得其所而天下治矣何必附會井田始為仁政哉。

王賀論

漢王賀為繡衣御史逐捕魏郡羣盜多所縱捨以奉使不稱免歎曰吾聞活千人子孫當封今吾所活者萬餘人後世其興乎其後孫女政君為孝元皇后王氏以外戚貴盛卒成王莽之篡人皆謂賀陰德之報湖南丁氏論之曰盜者王法所不赦使賀果能捕盜除一方之害則陰德孰大焉而乃泛於縱捨以冀後世之興謬矣且賊莽篡漢舉族誅夷賀竟不祀陰德果安在哉黃子曰此未足以服賀之心而杜徼福者之妄念也夫人之無良至於為盜固所宜不待教而誅者然漢武時之羣盜則實有可原賦斂繁重征戍迭興而又信任酷吏動見夷滅蓋民不聊生久矣其相聚為盜以僥倖一時之不死特出於不得已耳觀夫繡衣一出而羣盜皆駢首就戮或為數散無敢抗者可見皆愚民逃死於山林非如張角黃巢志在亂天下者也縱而舍之豈可謂非仁人之用心如以縱捨者為非則如暴勝之之恣行斬刈將反為是耶吾謂賀之罪在乎欲以活人為己功耳夫人臣受事於君惟義是視義所當殺則殺之義

所當生則生之。總以盡其職之當然。而於己無所與其何陰德之有。苟有意以樹陰德。則必將屈法以伸意。其與世之賄賂驚獄者。亦復何異。驚獄者責報於人。陰德者責報於天。皆為己之私心。而非純臣之道也。此賀之所以不能無罪也。且賀固御史也。武帝非不能納言之君也。賀誠知盜之可原。則何不建言於帝。謂此屬無知大抵為奸人扇誘。今誠誅其渠帥。赦其脅從。彼必投戈恐後。因而謫之戍邊。或使返其鄉里。令所在有司安集之。則羣盜皆陛下赤子。可以不費兵力。而更收其用。如此則帝必聽從其言。其所全活。又豈特魏郡一郡已哉。賀不知出此。而徒私自縱舍。則吾不知其所縱者。果不復為盜乎。縱而之於他郡。果不復為他將所殺乎。是賀之所為。僅賢于當日之酷吏。而非真能為國為民者也。律以奉使不稱當矣。而願侈然自多其陰德。不亦謬哉。若夫王氏之興。自乘漢中衰之運。賀即無活人功。莽亦終必篡漢。而王莽敗後。戮止一門。未嘗滅族。賀仍不至不祀。故禍福之說。舉不足深論。吾獨罪夫賀之市私恩。而不知大道也。

諡法私議

諡之有美有惡。當與天下萬世公之。非臣子所得而私也。三代而下。惟漢差為近古。晉以後。雖亡國末裔。猶加以美諡。其濫甚矣。至於祖宗之稱。必其功德可以百世不

祧者乃可加之所謂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者也祖之與宗非有升降以其創造故曰祖以其繼緒故曰宗後世若曹魏之三祖相繼元魏之四祖並列固諸臣不學之過無足論者由唐迄明則無帝不稱宗而其廟仍以次祧毀此亦失禮之甚者也而相沿千載莫知其非愚竊不能無議焉夫立諡與稱宗不同諡必本其行事之實而稱宗則特以表異云爾如殷之三宗是已今混而施之曰某宗某皇帝使二字之義相同如和之為穆桓之為威耶則無取乎煩稱而複舉也使其兩不相蒙如明之為元昭之為仁耶則文王稱文非不足於武武王稱武非不足於文又無取乎錯舉以見義也若曰廟號不可無則如周之宣榭魯之桓宮僖宮皆即以其君之諡為號未嘗別有廟號也愚意聖人御宇宜預為定制惟受命而帝者中興如漢光武者或其先未一統而其後一統如元之世祖者乃得稱祖其繼世有大功德者乃得稱宗宗之數以太世高中四者為斷或廣之為顯為烈其得膺是號者皆百世不祧有無其實而冒其名者後世得以議者如漢之元成和安故事有敢倡議溢于其數者以亂祖制罪之如此則後之人主將有所慕而為善亦有所忌而不為惡亦垂裕之一道也如謂國家景運無窮聖子神孫必輩出宜宜以四宗六宗為限此實生所謂非愚則諛者耳商祧六百賢聖之君六七作而稱宗者止三君漢祧四百稱宗者止五君雖

景帝昭帝之賢不得與焉。以視唐宋元明之無不稱宗者。果孰愈乎。然則四宗六宗之限。固有過而無不及矣。願以俟後之議禮者。

蜂說

乙酉新秋。盆蘭發花。有蜂營營然入於花叢。須臾首戴花心而去。疎然異之。繼而來者不一。予恐夫花之見傷也。令童子驅之。童子乃以扇撲之。斃其二。余甚悼焉。夫蜂微物也。而明於君臣之義。其平居尊卑上下。各有定分。每日必早晚兩朝。其王之子或出。分則羣擁之以行。不使人得見其主。而戕之。可謂忠而有禮矣。至其采花以作蜜也。他花皆以足承之。惟蘭則戴之於首。蓋他花所作以供衆食。而蘭則獨以供王。故重之若此。然凡花皆散植園亭及山野幽曠之所。米之可以無慮。而蘭花開時。多貯室中。近人而人愛惜之。故米之者往往至於見殺。悲夫。彼豈不知蘭藥之難采。然甯冒死而出此者。誠急君之事。而不敢自愛其軀也。嗚呼。中世士大夫。大抵徒知竊祿。一旦臨小利害。則羣相規避。而不肯前。甚者乃欺賣而利之。且能如蜂之君爾忘身者有幾。予方心嘉其勤。而不謂遽已見殺也。豈不惜哉。雖然。蜂微物也。故其所以事君者。義止於此。苟身為大臣。而惟務浚民之膏血。以充其君耳目口體之欲。亦如蜂之於蘭。則其罪固不容於死矣。撲而殺之。豈非快事。而奈之何其倖脫也。抑

又聞蜂之有利所以衛身而亦不妄螫人有螫人者必不復容於其列是蜂非獨能為臣即其君之用法亦甚有合於王道也夫

柳邊記略序

嘗讀史至晉宋六朝見南北僑立諸州郡紛紜雜糅名實眩亂然其地在中華其疆界猶可意想而知若夫北方邊塞之地如柳城昌黎朝鮮之屬遷移建置或至四五而後之記載者不能詳辨舛謬相仍遂使幅幘之廣狹國勢之強弱皆不可考嗚呼其在禹貢九州之內猶若此又況荒徼絕域人迹之所罕至者而望其能記載詳備乎若楊君大瓢之柳邊記畧其僅見者已柳邊者插柳為邊今甯古塔之界所謂荒徼絕域人迹罕到者也方大瓢舞勺時其尊人安城先生以結客得橋謫甯古塔大瓢上奉王母下攜弱弟流離播遷備嘗艱苦而其心未嘗一日不在省親也迨王母既沒遂奮身出塞出九死一生之中以覲其親於萬里外而其書于是乎作焉其詳見於自序不復贅夫記載之事益難言之矣微特地在荒遠學士大夫不樂親歷其境即間有之而學不博則無以考證沿革而不能作識不遠則無以審量形勢而不能作心不精則無以訪求瑣遠而不能作至於撰次之經緯有章使閱者瞭然得其曲折又其餘事也故曰難嗚呼不有大瓢其何以使邊關障塞之規撫與夫遐荒風

土皆宛若在目前乎。大瓢負至性，俠烈多奇，韜鈴經濟，靡不諳練。其學務為有用，不屑為吟唔家言。非區區欲以著述見者也。使大瓢得志於時，而為所欲為，其所成就亦何可量。顧身處貧賤，蘊其所有，鬱鬱無所施，而乃於跋履險阻，呻吟憔悴之餘，出其餘力，作為此書，則又能包括古今，網羅鉅細，有良史筆法，嗚呼！豈天特不忍絕域之山川名物湮滅而不彰，而故使之洩耶？抑古者英傑之士，於所過城邑山川，必登臨眺望，以寄其無窮之思，而大瓢亦藉是以抒其感念無聊不平之意耶？吾以是而悲大瓢之志也。要其足以訂史書之繆，而補版圖之缺，使有心稽古者，於邊疆之郡縣屯衛驛站，既有以悉其遷移建置之迹，而絕域之山川名物，亦得有攷焉，則其有裨於世不淺矣。然則大瓢之志固可悲，而其學識心思亦於此可見一斑矣。夫安得使之居著作之任，而盡舉九丘之書一為訂正之哉。

書平滄書略後

余少與峻亭先生交，知其曾大父念陽公當魏闖亂政日，吾郡以公忿殺緹騎，撫臣毛一鷺怒甚，疏請屠城，公為委曲周全，使合郡生靈得免於禍，而公亦卒以正直不容於時，以是歎公之德為甚，感而初未知公之優於將略也。甲午孟秋，其嗣孫一韓出公所記平滄事實，屬予校讐，而謀重梓焉。乃益歎曰：公之才真足以大有為於天

下而惜其時之不盡用也。公本儒者，軍旅之事，非其所喜習，乃受任於倉猝之際，而能戡定禍亂，所向有功，其忠義奮發，鞠躬盡瘁，固不待言。要非撫御合宜，有以深得將士之心，不能然也。今讀公所記將士本末，蓋上自同列，下及部曲，外而夷土，內而義民，苟有一日之勞，一端之善，莫不表而出之。其稱物如權衡，而憐才如珠玉，噫！持此意以待士，其孰不思奮宜乎？驕者畏法，惰者效力，疑貳者輸誠，而用命者益樂為之死也。然兩將位均，權敵最易，互生嫌隙，從來疆場之事，未有不由此敗壞。故公於下東道，尤推功揚善，極調劑之苦心焉。古云：師克在和。傳曰：范宣子讓，其下皆讓。晉國以平，數世賴之。渝事之成功，非公之克讓實克致之哉！然觀當日事權不一，議論日紛，論功行賞之間，公蓋有不能自行其志者。此書之作，所為悵悵也。嗚呼！向使公東園鈞，必能賞罰信明，以鼓舞豪傑之心。天下事何不可為？又使其主一二封疆大獄，必能議功議能，為國家愛惜人才。豈忍深文周内，至自壞其長城哉？夫以公之才，而不克竟其用，且使之侘傺以死，詩云：人之云亡，邦國殄瘁。嗚呼！又豈獨公之不幸也耶？

周康王廟記

吾邑鐵鉞卷之北有周康王廟在馬舍嘗疑之康王固周之賢君然周都豐鎬去吳

地遠時巡之駕所不至而何為廟祀於此若謂其德澤無所不被則文武成王皆然又不獨康王宜廟祀也今獨為康王立廟何哉一日偶詣故人因為余言距此地數武有市樂橋相傳為昔時刑人之所強死既多游魂為厲日落則往往聞鬼哭甚者或白晝迷人居人患之有僧能治鬼以大鐵餅攝鬼於其中緘封而懸之竿其患乃絕此巷之所以名也不數年僧既死而餅亦壞鬼復出為患里父老乃相與言曰怨氣結故鬼不散聞周康王時刑措不用四十年若立廟祀之必能平其怨而絕其患已而果然故廟祀至今不替余聞而歎曰先王德化之及人一何遠哉自世教衰民不知有禮義而飢寒牝牡之患作及陷於法則從而殺之此固先王之所不忍又況鍛鍊周內之下其無罪而死者益不可勝數悲忿痛切無所發舒則相聚為厲無足怪者而二氏者流乃欲以符水禁制之是重其憾也鬼安得散故必能使死者之憾釋然無餘然後生人之患可以永絕其非人力之所能及也明矣王生為明王沒為明神冥漠之中其必有區處調理使各得其平者里父老之見誠非謬妄宜其廟立而患除夫刑措始於成王而終於康王是康王之世實未嘗殺一人里人之專祀康王殆以是歟然由此推之則凡古之聖帝明王其在天之靈爽皆足為生民庇依夫立乎千百世之上而千百世以下之生者死者猶得蒙其澤則先王之宜敬禮為何

如世之人惟知崇奉二氏而於先王顧未有及焉如此祠之建不已鮮乎然余過而拜謁見其廟貌卑小而椽桷板檻之屬不免敗壞蓋香火亦少衰矣不禁慨然因記之以示後人庶幾其無忘所自時葺而新之云

騷道人小傳

騷道人者吳郡光福里人也。性迂拙而好讀書尤喜雜騷。遇有一切無聊失意不平之事。憂從中來。無所發舒。則必取雜騷高歌。竟晷已乃拂衣而起。奮袖低昂。以謂古猶如此。吾復何言。率以是自遣。故自號騷道人。年十八補郡博士弟子員。二十一食餼。文日有聲。善病。父母絕愛憐之。不令涉世務。以故迂拙益甚。人多笑之者。然道人亦若有不可一世意。其與人交。往往不久。輒厭去。或謂道人寡交情。道人笑曰。此正我多情之過也。嗟乎。苟遇素心。當性命以之耳。孰謂吾寡情者哉。會丁外艱。里有大猾。於屬為尊。利其有。日夜與其黨謀所以傾之。遂構大訟。首尾八載。濱于死者再。卒得平反。大猾伏法。於是道人避仇。徙居城中。交游日盛。顧其所許為素心友者。嘗謂不過三四人。究不知其所指也。家既破。學亦幾廢。乃稍溫習其舉子業。應試而人輒益稱之。然數奇。前後七舉。賓興七報罷。而道人已逾四十矣。喟然歎曰。始吾自分不堪世用。志在學古人之道。不意無妄自傷。不克奉先人成業。欲以功名自蓋而

又不遂遂致進退兩無所據良可痛也今但得子平願畢量口腹之餘作小小利益事於鄉黨間構數椽列圖書其中著文章自娛花之晨月之夕偕二三知己從一二解事小奚奴尋訪林谷題咏見志如此優游以終吾年使生稱善人沒稱文士亦已矣抑猶未知得遂斯志否耳繼有介星術請見者道人復歎曰吾早自知耳命薄不足推也吾素懶不善治生又不善逢迎鑽刺自非富貴中人年甫四十而髮幾半白哀微畢見念吾祖吾父皆康強而不獲下壽况如吾之衰者乎且以孔顏之聖與仁而不能不窮以夭以郭景純之術數而不能自脫於危則挽回趨避之說俱無所用之縱令知之何益吾方欲讀離騷以解吾憂不能舍此即彼遂謝去之君子謂道人於是乎遠觀矣爰次第其言作傳贊曰龍門謂屈原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今道人以騷自名道人其有憂矣乎然觀其謂術者數語則又善乎其能自寬者又何必離騷可以解憂也哉

秋江散人小傳

冷秋江先生名士崑字又涓鎮江丹徒鄉人也丹徒本秦漢時縣治孫吳徙治江口故今為鄉冷氏世居其地自其父以求君以上三世號素封皆好藏書及名賢手蹟有聲南雍先生幼而聰穎善讀書性孝友慷慨好義崇禎中令舉報富姓子弟捐貲

入國子監。縣三人時。先生年十一。縣以名聞。先生不樂就。以讓其弟。又七年。烈皇帝死。社稷先生聞變。哭之慟。明年南都亡。衆擾亂。先是其兄曦。以材武從史閣部。和解四鎮。高傑愛而留之。表參將。無何高傑死。兵潰。曦南還。而京口路絕。乃自下流濟。途中糾集烏合。得數千人。奉宗室起義。襲金壇。據之以求君。因往依焉。不兩月。大清兵至。則衆皆烏獸散。曦被執。不屈死。親屬僅免。由此家破。先生感家國之變。遂服古衣冠。而隱。鄉黨苦禁之。不得已。變服。然終身未嘗著赤纓。博通經史。為文章數千言。立就。落落自成一家。尤長於詩歌樂府。父歿。哀毀過禮。喪葬畢。乃驚產。託迹商賈。以遊。北渡淮。南泛洞庭。過大庾嶺。入會稽。所至輒登高賦咏。與其賢豪長者相結。盡蕩其背。既歸。益不問生產。自號秋江散人。結江冷閣。著書其中。與同志相贈答。如江右張自烈。巴山甯都魏禧。冰叔魏禮和。公廣陵宗元。豫子發。樵李盛。遠宜山吳門文點。與也。其最篤者也。於是其詩文盛傳天下。公卿皆慕與之交。先生深自匿。京江張相公屢訪之。不得。後扁舟造其門。始一見。欲有所贈。固辭。亦不報謁久之。乃以一詩謝焉。人皆多其介。晚年貧甚。然宗子發死。為買地。宗忠簡公墓側而葬之。歲時必省其墓。并為梓其詩文。文與也。以先世手澤湮滅為恨。先生慨然出所存溫州待詔三橋湖州三世墨蹟贈之。皆世所重購而不得者也。其篤於友誼。又若此。年七十七。喪偶。

葬之自為生塋。凡衣食棺槨之屬皆備。無子嗣。子幼。託之姻家。其家人亦盡遣去。子然一身。嘗寄居焦山僧舍。或往來吳門。時舊交零落已盡。而慕其名。願納交。及求詩文者。益眾。最善騷道人。道人嘗從容與語。指其冠曰。先生未嘗食祿。前朝先生亦無仕者。何自苦乃爾。先生曰。昔龔詡有言。吾仕無害於義。但負金川門一慚耳。吾亦欲不負吾初心故也。蓋至今或語及烈皇帝殉難時事。輒歎歔不自禁云。著有文集幾卷。詩集幾卷。已板行於世。

騷道人曰。先生與予交時。已八十有三。其為人明允篤誠。真古君子也。年雖老而精力甚健。遊屐登臨。雖年少弗如。所謂松柏後彫者非耶。夫易代之際。必有高蹈之人。而興王亦不奪其志。誠以道雖不同。而於世教有裨也。余故就見聞所及。叙吹先生梗概。亦將使留善奕危素輩。知所愧焉爾。

斛律光論

儲大文

斛律光繼其父金爵。女為後主后。當時寵貴無二。然能以功名自顯。每戰必克。周人憚懼。造謠言布之。鄰而祖提穆提婆因共譖殺之。儲子曰。光不反明矣。即嬖幸如韓長鸞輩。亦謂無此理。後主卒加戮焉。哀哉。顧吾於光。獨自有感也。夫古之君子。惟其有以杜人之間也。然後君乃安之。不然。而且以喜事變而趨富貴之習。將復施於我也。是故大難之端。君子有所不輕與。而與此者之卒。以召疑焉已矣。說者謂祖穆之構光也。光府佐封士讓密表云。光前西討時。軍逼帝京。將圖不軌。適與帝疑光者合。以此光遽被禍。然而帝之萌殺機也久矣。豈待駐軍紫陌乃始畏逼哉。夫關西勦敵。帝之所深憚也。自河清天統以後。元勳宿將。蓋略盡矣。所恃者獨光在耳。光又屬后父。此嬖幸之所以重發。而帝之所以猶豫而未決也。且光信以為功名之地。為能自結於主矣乎。光兩女妃皇太子。而后既無寵。間一生女。帝至詐以生男。赦天下。此非重疑光而然乎。夫固以光之為人。英勇有心膽。緩急可仗。而苟不以恩結之。懼其不為我用也。豈惟不為我用。且有從而奔走之者矣。然則雖結之以恩。而又何足恃哉。當孝昭執楊愔。燕子獻時。金為左丞相。至同入雲龍門。而光且追子獻而殺之。濟南繇是遂廢。不識神武文宣曾何所負於金與光也。然則祖穆之譖。士讓之表。祇以速

光禍焉而帝之疑要不始此矣。且使光幸而不甚寵貴也。而卒以臣節終。度光能自必之乎。光之聞和士開被殺也。撫掌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夫士開淫亂誠為罪首。然當是時。帝之不為濟南之續者。蓋無幾矣。光雖徐定禍亂而不能不以權勢之參差也。幸其敗而忘國家之威。倘所謂江湖之人。狎風波而不懼者。非耶。而帝亦卒以此疑之與。

符彥卿論

同光以後。政弛兵驕。藩鎮不戢。有桀黠而反者。安重榮。安從進。李金全。是也。有疑懼而反者。王景崇。慕容彥超。是也。有亡賴剽掠而反者。皇甫暉。趙思綰。是也。此三者皆不足深憂。惟大臣專僞。潛蓄奸謀。成則為唐明宗。廢帝。晉高祖。周太祖。不成則為范延光。楊光遠。杜重威。李守貞。此國家大戚也。周世宗崩。恭帝幼。而又當五代之季。豈能無變哉。張永德之罷。都點檢也。世宗之深慮也。且又安知韋叢中木。非李重進輩陰置之也邪。而淮南復繼忠武而出。天也。慕容延釗。韓令坤。握強兵河北。而名位未極。惟符彥卿累世王家一門。二后。威名聞四夷。而帥魏博久不代。當是時。彥卿不有天下。即太祖耳。此所以太祖付之兵權。而趙中令力止之也。太宗夫人親彥卿女。太祖曰。彥卿不負朕。夫太祖非果信彥卿也。亦思從珂敬瑄於唐室何如人哉。且令太

祖不受禪又安知不早有楊堅者襲周武帝後而代之也邪彥卿既俯首弭服而周之信臣宿將成德郭崇佖平盧晉州楊廷璋徙郿陝州袁彥東手監軍西京向拱治圍池聲伎永德治丹藥王景王仁鎬輩非甚耄耋即鞭箠使之而無敢辭而彥卿亦委政牙校漫不事事矣嗚呼李重進守筠之不為尉遲迥而為沈攸之王琳而死也固也然而彥卿之不爭於筠重進起兵之時者何也不為延光速此彥卿之智也意當時太宗必有所以調和之者而亦韓信終不奪我齊之意與其後諸帥迭徙惟彥卿與拱留鎮者復十年拱守陪京固無能為而彥卿豈拱比哉及開寶二年楚蜀削平國勢大定武行德王彥超等皆入環衛乃始乘征太原之威徙鎮鳳翔則宋之所以授押而防制之者概可知已不然豈其糧料瑣屑至使王祐伺動靜而更煩祐以百口保之也邪故吾嘗謂中令有大功二不取北漢不付彥卿兵權是也

望山樓記

文之工雖不名一家然其尤正也要必且祛目除神屏魂息倚絕壁之孤削攬空濤之疊飛以凝釋於境之奇偉秀絕者而後其氣以清以極風雨煙雲悲咽激宕之勝而無至汨沒於浮昏者之諛而反何則此非山水之意之相似也予嘗謂震川之文似震澤荆川之文似荆溪蓋震川少讀書萬峰山盡得湖濱諸山之景而荆川亦時

往來予邑溪山間是以二公之文。如是其清而秀偉也。丙子夏予居室左之望山樓。樓故明永陵時邑之豪為分宜工侍而建者也。聞始營築時以工侍將寓游邑內而望邑外之山也。樓成遂名望山。距今百四五十年矣。其時祕玩之陳音伎之蓄既已無可記憶。即姓名且不忍復道。而曉夕望之。則山之攬挈躡蹠。綰綺錯翠。與夫遠岫之出沒平崖之逶迤者。曾未之有改也。噫嘻。予知之矣。此非司馬子長之所以探禹穴。窺九疑而震川荆川之所以模楷百代者乎。夫秦輕民力。延表築亭障萬餘里。而後世利之。隋開平江。至今為兩浙漕輓道。就令喜作議論。豈復能開口指瑕索瘢哉。子長傳管仲曰。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夫文亦然。然則工侍之名。以絲樓。雖謂與子長見略同可也。樓之側下為雪洞。頗宜避暑。洞後古松一。予三伏時卧白版扉上。聽江濤澎湃之聲。因歎文之甚清而勝之極。於風雨烟雲悲咽激宕也。當不異此意。并記建樓之始。與其所以仍是名而不革者。以發明樓之宣靈導滯。不假洗削而尤惜青詞占對之工。無能與此也哉。

復表功祠記

代

登州表功祠祀明戚武莊公也。公奮跡武科。襲世官。南平海寇。北鎮勳。至左柱國。官至少保兼太子太保。為明中葉名將。及其沒也。久而建祠於里第。有司春秋肅祀。

載在令甲而喬孫貧弱不能守第轉售人祠亦浸滅公之神無所棲止者且四十年
康熙丁亥冬十月予蒞試登公曾孫可先以復公祠告予憫其窮括俸銀得二十四
銖者凡十知運萊縣劉君暨諸生飲助之於是祠復歸戚氏知登州府王君實任丹
堊之役功道有成而予為記其時月且系之以論曰公之於浙於閩於粵也炳炳烺
烺功書史冊獨總理薊鎮遼陞陸惠警練兵繕繕以不見匹馬為功當時部臣司議無
所謀功厥功上上當矣而旨未暢也昔世宗中年主察相欺政事滋亂南北之兵交
於兩畿都城數被圍其不為己己之續者幸也及穆宗嗣位德無以加於其先而疎
暗倍之乃自關以北銷鋒灌越以迄神宗立國日久而犬牙前門城堡至五十年無
斥候之警近日論世者恒以始議封冊首庸蒲阪嘉魚兩司馬且謂宣大諸制府竊
糜忠順之功豈知薊遼二鎮授任得人而公屹立巖疆腹背京師實有以攝其氣而
弭服之邪語曰猛虎在山藜藿不採管子曰任賢而使不肖參之此最害霸當公之
燬薊遼牆也朝臣多持異議張文忠公力斷於內乃克就功為數世利公亦用此受
上賞故文忠翊贊功度越有明諸相而其牢籠二鎮也尤得任將之道自文忠沒公
亦以人言移鎮枋國者多媿媿無他遠略軍備日弛及神宗季年槍攘倥偬議者復
思公功乃錫今論文忠亦旋易名將以風厲勞臣愧世之扶持浮說而非其實者而

國事不可為矣。嗚呼。江陵獄竟。而吳縣四明之黨興。南粵謝事。而呼氏朝鮮之難作。予反覆公傳。旁稽明史。不以提戈斬級多公。獨於戚九邊而利再世者。三致意焉。竊歎公功尤高。而祠而表之者之宜。拳拳也。戚氏子孫尚知謹守哉。若後之吏。茲土者。胥克無忘。予尤有竢。

大學士朱公書院碑記代

大學士高安朱公。嘗以副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巡撫浙江。清望大著。入拜左都御史。既而以報歸。

皇上御極。公自里第入覲。晉秩吏部尚書。仍掌都察院事。旋加太子太傅。遂命真拜吏部兼掌院事。又出視海塘。濤用甯謚。公前後再蒞浙。浙人尤德之。洎歸部。而遂有大學士之命。署銜文華殿。兼吏部尚書。實克正宰輔位。

皇上之知公。暨公之受知於

皇上。可謂至矣。先是浙東西人士。思勤羞舍。漸有所展。禮而公性崇敦樸。雅不喜標表。浙人士亦不敢輒令公知。迺私築書院於西湖孤山之北。樓霞嶺之東。外為門。門內為亭。又入門為堂。後為肄誦之室。而牌書公職秩邑里姓氏。肅位於堂中。會某來知錢塘縣事。爰記諸碑。易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不遐遺。朋亡。得尚於中。行子朱

子釋朋亡曰不昵朋比。渙之六四曰渙其羣元吉。朱子亦釋曰下無應與散其朋黨之象也。國家政教修明德化覃洽於時為泰而公當弼諧調變之寄所謂上應於五主乎泰而宜得中道者也。海寓士獲通仕藉內而卿貳侍從臺諫曹司外而監司守令胥瑛鈞衡於密勿之地而公中行是尚無時重亦無時輕一以撫浙之道行之。語曰閉戶造車千里合轍當公之四年涖浙也視氓庶如嬰稚惟恐傷之而僚屬容事誘易多術情達而令自行體肅而下自化。此包荒之象也。利必舉害必蠲不少牽滯而一介之私纖微之隙輒無以自容。此用馮河之象也。海瀕溪巖瑣務陳牘一日胥周流條貫而神慮足以運之才力足以綜之。此不遐遺之象也。夫本之以寬恕宰之以斷制又行之以存錄收恤而其不昵朋比則鈞也。雖是而渙其羣以渙天下之羣而中道立矣。然則枋洪鈞司平衡以導一世於無偏無黨之治其轍迹奚以踰此。抑泰傳曰包荒得尚於中行以光大也。渙傳亦曰渙其羣元吉光大也。夫坤道含宏光大而泰渙二傳亦胥以光大為辭。蓋世運屯亨人才聚散實繫於宰輔之一心而欲行中道又視其心之光明正大以為準。且夫風裁者上之所力持也。風節者下之所取著也。公風裁峻整以表帥乎下。盜恒而不病其深獨復而不病其孤。俾魁姦峭鯁士暨毛髮絳粟之才胥得並效於前而朋不竝祛而自亡。羣不竝解而自渙。此之

謂散小羣以成大羣以符中行保泰之道而易傳它所指未光未大者胥不足語此矣然則古大臣之道惟公實殫之而公之蘊於心而宣於事也苟非學識醇懿以無與靳效旦夕者匹埒又奚克致此哉且自浙東西之建臺以巡視巡撫也今寢數百年如鹽山王公莆田彭公涇陽李公銅梁張公信豐甘公胥號名臣暨定有勳澤於民者志乘蓋滋以衆而公實克軼有明諸公而上之為前此所未逮則惟其清而不鏗和而不弛而中行是尚故也朱子釋泰傳曰財成以制其過輔相以補其不及夫清和交劑儒者恒辭然古之審國器數相業者胥謂清望兼公望而財成輔相俾無時過時不及雖唐虞三代所以治天下實不越此公勤修儒素學識且偕位胥崇爰用是弼諧調燮而克報

聖天子之深知以躋器業於臯夔畢散之列而海寓士之登茲堂者感發淬礪其所得抑有深焉者矣公康熙甲戌進士嘗入翰林知潛江提督陝學政徇翔卿寺政蹟前後不勝記而予獨論其重有合於古大臣之轍迹暨浙人士思之不忘者鏡石真諸亭以續甘棠之義疏焉

宣鞠毛公傳

武進宣鞠毛公名協恭字端甫高祖憲仕至刑科給事中以理學顯父應魯公少而

卓犖七歲喪母。哀毀羸瘠。年十八始受書。半載而日成制藝。三黜師駭曰。吾不足為爾師。乃師張清惠公數年。清惠公從容語曰。子不當在吾弟子列。蓋從吾師遊。乃復師孫文介公。以崇禎庚午舉於鄉。庚辰成進士。授甯德知縣。改侯官。福王立。授陝西道監察御史。晉一階。王立。提督福建學政。順治丙戌八月。大軍入閩。丁亥七月十一日。公死之。先是。癸未春。京師戒嚴。巡撫張公肯堂舉兵勤王。眾不盈萬。公募二千人。隸以往師。還得溫綸。張公進貳樞部。公行取未代。而張獻忠別將陷袁吉。且攻贛。以窺閩。張公憂甚。公議曰。江閩喉要在杉關。關若破。則全閩震動。今宜厚集兵。勢以守關。關固。賊必不能越邵武而南也。會城內地兵民可互用。守禦之事。職請任之。於是區畫軍興。比隊伍。夜宿筍輿中。凡兩閱月。獻忠趨蜀。兵少解。而李自成陷畿右。詔勤王。公以邵武兵難遠撤。復與張公建壽召義勇。甫及境。變聞。公既悼國難。繼聞陪京政亂。居常鬱鬱。念天下事必不可為。且畏鄭氏逼。與張公相對泣下。戒守關。勿出。而召命亦不及。以此淹久於南。不復歸。及閩嶠之降附也。公適試士訖。歸興化。至洪塘。聞之痛哭。躍入水。救而止。乃轉側泉州建甯間。亡何。土寇破建。公力疾遁。崇安舟至萬石灘。女夫劉元趙縛斯前行。會大軍南下。不屈死。公神色怡然。顧夫人周曰。而曹宜死。夫人遠抱幼子躍水死。二女亦死。公行躍而兩卒突入舟持之。併二

子置沙上。公數大呼曰：速殺我！時土寇勢張甚，帥誘公却之。公厲聲曰：若亦知毛提學乎？尚奚道！帥遣兩卒持刀下，欲犯而止者三。公麾二子閒道走，而手招兩卒曰：速殺我！速殺我！乃被殺。投湍水中。時年四十有七。翼日，二子上下灘求之不獲。建人士聞者皆雪涕焉。公學主殺靜，著擇言彙。澆亦彙，今藏於家。其知甯德縣也。除庫役里長之害，高貨戶以安，禁令畫一，盜萌芽不得發。上官以為能，攝侯官兼攝羅源事，胥械其改侯官也。治如甯德，其提督學政也。南北諸貴人駢集，札亡慮日數十。公率不啟，至解印綬上之，乃止。鄭氏嘗薦童子十，公對使裂書，芝龍大怒。公繇洪塘趨海，將赴永明。王於廣凡八晝夜不克達，復之泉，亦坐。鄭氏云：公死時，僕鄒良王大郎皆死。僕王秀妻亦抱幼子躍水偕夫人死。王秀者，公嘗命轄二千人以衛京師者也。譜曰：明亡，諸臣軼事。如史參贊王協理輩傳記多舛異。公實死於節，而明季遺聞書憂憤卒。此吳越人傳聞之詞，非其實也。予考諸建士大夫，又得公子滋錫行略，爰著於篇。公雅善黃少詹馬洗馬，吳儀部洗馬，死於燕。少詹死於金陵，儀部後死於廣，而公不克達天也。然流蹟嶠南，卒以家殉，嗚呼烈哉！

記李編修言曲阜顏氏事

張符驥

康熙六十年秋八月丁未李編修克敬過余寓飲酣談及曲阜故人顏檢討光燾海內所稱學山先生者也光燾同母兄弟三人伯光燾由翰林出為安順府知府稍遷河東鹽法道仲光敏由中書為吏部致功員外郎父某母朱氏魯藩近屬也明崇禎十五年冬我師入內地郡縣失守時光燾祖辱明以河間太守閤署自焚家人呂某從烈焰中抱主少子逃匿後為壽州通判光燾父聞亂急省親河間我師已下兗州道梗不得前父踰城傷足為邏者所及見偉軀修髯不忍殺詰所藏具以實告即共輿至家發藏果然旗長知為亞聖裔乃大驚曰二等聖人後固如此其不欺乎遂詢一家老幼所在則答以親守巖疆妻子逃散死生皆不可知旗長始言河間守已焚死或言近郊一少婦不肯入伍被斫父曰此必吾婦也往視猶未殊急襄創載歸則又驚曰二等聖人家男女盡如此節烈子已而聞解呂奉主少子歸獨不知光敏所在光敏甫二歲孫嫗抱走被擄嫗固黑而有力汲水負糶糗兼二男之力營中利賴之不殺其兒或更相嗷抱至關外始得閒脫走距兗州百餘里嫗一日盡氣奔回則巷無居人蟻蛸在戶以為主家已喪亡倚牆悲哭不能止曰吾重趼至此祇為顏氏一塊肉今安所置之乎良久得一人告以顏氏皆歸曲阜矣此空宅也嫗聞收淚遽

起時日將暝。嫗又狂走三十里。抵曲阜。顏父在庭。嫗無所見。直入內室。以光敏置朱氏懷中。曰：「還主嬰兒。拍地大笑不止。」朱曰：「汝顛邪？」嫗笑既久。乃徐言亂離後情事甚悉。朱曰：「自今以後。嫗永子之可也。」後光敏得官。常迎養嫗。連嫗死。為持喪三日。光敏光敏皆先母十年死。朱氏享年九十。一日沐浴冠帶。與家人訣曰：「吾可以逝矣。」端坐而瞑。朱檢討藝尊王司寇士禎皆樸次顏氏墓上之文。而編修又已為孫嫗傳。余俱未得見。然即編修所云。亦可以書矣。編修又言朱夫人族某。遭亂散走。婢張氏抱嫡子流離。旁郡行傭。不給一巨室。以朱氏子為嗣。已用巨室籍為諸生。會今上初載。下寬大之詔。俾先朝苗裔得復本姓。歸其田廬。張氏乃為朱氏子泣言。所以朱氏子既復姓。乃置酒召耆老及諸所與游者。言欲為張氏加冠事之。如母。張氏艱然曰：「吾朱氏之不成妾也。今主君主婦何在。而吾敢乘時竊位。吾以姐始。亦以姐終。願勿復言。」編修遂作張姐傳。編修言至此。聲情激越。坐客有歎息泣下者。余謂顏氏自平原以後。世著忠孝。至河間父子。胚胎薰習。不媿亞聖。後人孫張以蓮。戶女子。亦能卓然有立異哉。非精誠貫乎金石。交於神明。其孰能幾之。遂次其語。以備遺忘。

郭海若先生傳

先生姓郭氏。諱允。觀海若其字。山陽縣學生。少持重。跬步不苟。學者皆尊事之。師道

尊嚴游其門者至數百人。閩都御史子弗聞於教訓。都御史弗能禁。先生以歲首謁文廟。遭閩子於途。衣婦人衣。怒褻之。予杖二十。且曰。閩氏子非吾徒也。都御史踵門固請。乃羈縻之。蓋見絕於先生之門。懼鄉里終身以為貶議。其言規行矩度。凝遠者不問而知為郭公弟子也。閩中黃文煥令山陽時。器先生及王元齡。沃起龍起鳳。兄弟文煥欲成其才。懼諸生以貧故授徒而荒已業。俾各以私干令君度。可以潤膏火。一意為捷得之術而已。三人者皆大喜過望。請託無休。時獨先生謝不欲。文煥以此益重之。鄰災延燒數十家。先生親殯在堂。卒不得動。火及門。先生號泣。傍徨闔門伏棺上。欲與親骨俱燼。四圍盡焚。而先生居舍歸然獨存。令表其廬曰孝子之門。海州一老生與先生同姓。避亂攜妾倚山陽。有子八齡。而同姓病。因妾苦啼。慮無以送。死存孤。同姓曰。聞此間有郭海若先生。義士也。亟請以往。則言身後欲以累公。先生深念久之。曰。公所託不敢辭。然當歸謀所以安公妾者。乃唯命耳。遂去。旦日復往。謂同姓曰。公可以瞑矣。吾闔舍旁一室。以閉置公妾。雖感暑不得出。吾令人穴其窗。度可饋食。兼有一老嫗與起居。公八歲孤兒。吾教之。不令絕公讀書種子。其區區余能更不足為公憂。何如。同姓遂瞑。先生殯葬之。成禮。迎其寡婦孤兒於家。館餼之久。不廢。孤兒年十八。補海州學官弟子。於是同姓妾閉置已十年。先生乃破戶出之。俾與

俱去。且曰：吾幸不負若翁垂絕之託。吾家貧，本不足以贖若母子。顧義不得辭耳。今若長宜自供母而歸守先人廬墓，吾又為若營館穀，不憂無以為生也。同姓子與其母感泣，乃謝去。先生老友咸翁默為余言。先生行誼卓卓，可稱道多。此類余撫其廉正孝友之大略書之。又歎近時民間多不守踰月之制，或拘忌時日，或妄希吉壤，有數世不葬其親者。至用鐵索懸棺旁舍，鼠穴蛛網，兩蝕塵封，甚有慘罹兵燹，掘拾朽骨於煨燼之餘者。此皆余目所親見。蓋久淹之禍，往往至於如此。先生獨能以其誠孝格天，呼籲之間，至可以回祝融之怒，獨恨未從咸翁細詢先生居喪幾時。幾蹈不測，而吾有以知先生必非肯久淹親體如吾上所言也。咸翁又言：先生才高數奇，亦自信其不能順時以取榮譽，而竟淹鬱以終老。蓋志乎古者必遺乎今，豈獨先生為憾事也哉。

滄浪水樵傳

滄浪水樵者，逸其名。父為隆武顯官，與鄭芝龍不協，仰藥死。水樵傷父死國事，易代後不求聞達，惟以名山水自娛。五嶽四瀟，游踪幾徧。貝勒初定七閩，下教錄用，故明大臣子弟，水樵不出，則使索之山中。水樵遂首披麻，出見使者曰：哀哉！天子奈何！儼然哀經之中，而覲顏衣錦臨民者乎！使者感動，終喪後屢辟不起，或徵其辭。水樵懷

慨出涕曰吾極知興朝用人不次無論憑藉先人餘蔭足以坐致通顯即令某提三寸管與諸少年角亦未必不博一第今已矣自吾考逆沂而上世為亡國師保受恩深重非它族比也已矣長為農夫以沒世矣生子不令就試但知書識字諳於大義而已甯海張子聞之高之欲邀與語水樵竄然鼓柁滄浪而去或曰此前孝廉興化李季子也竊聞南京之不守也李氏平庵樞史文山三人及顧叔向何元長過雷伯籲約同死伯籲曰死不易言也吾輩皆有親在惟夫不仕而已後諸君子果不食其言若季子者其在三李伯仲之間邪

蔡孝女傳

蔡孝女蕙泰州人父孚琦母王氏女兄弟五人而蕙為之長生有至性不妄言笑知服勞奉侍承父母歡凡女誠女孝經等書自其少時已講習能見大意既長許字監生繆滢未出閣會孕琦被吏議當棄市蕙即絕嗜味屏服飾玩好夜不解衣而寢晨夕必焚香額天為父請命如是者四年不改嚴寒大雪中風四入烏烏蕙不設鑪火寢苦枕塊自如婢猶以為喜涼也悲夫澣度孕琦不可活欲完婚媿迎蕙歸蕙揮涕謝媒氏曰父亡與亡曷忍言其它己已春

上復幸江南蕙草狀匍匐訟冤

上曰是女子也而為父乞命嗟歎久之有司希

上意以為緹縈復生也孕琦由此得平反蕙歸澣未一年病卒

張子曰方孕琦之被收也人或以為當死由是言也是父受誅子復讐不可也雖然自有書契以來女子為父上書者于蕙僅再覩焉可不謂孝歟既論次孝女行事復詳蔡氏本末然後知人之積怒深怨於蔡氏有自來矣而如孕琦者猶未為其甚者也嘗記緹縈書略曰妾父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文帝為之原死余心竊疑之使緹縈不上書以文帝之世而竟有枉死之廉吏是忠臣孝子兩餘憾也使高如意罪當死而文帝以緹縈故出之是天倫與國法不兩全也凡有國家者皆以孝子代不絕生為美布之方策猶以為榮願使有司不能無不寬之獄而待其人自理之與有司所持之獄既平而為孝子其親者特原之均非所語于先王之制也因傳蔡女事附論於此

美庵遺集序

錢陳羣

吾郡土地平衍無崇山峻嶺之勝素稱澤國長水源出天目徑峽石練浦會淝湖又東北徑用里分二支由松江黃浦入海無驚湍巨壑之奇百餘里內清流窈窕林木蒼蔚恬鱗泳沫潛禽息驟往往幽人廉夫窟宅於此樂天知命以養天和益川澤之氣毓秀含華發為人物其致率相肖也晉韓氏績宋顧氏謙元路氏清吳氏鎮明初沈氏起隆錢氏鈞周氏履靖邵氏貞四其尤也美庵先生丁明季末造決意肥遯以道繩己陶然自得時殷氏仲春吳氏麟玉包氏麟趾屠氏熿項氏元汴皆以同里志節相尚華亭陳氏繼儒以隱逸負重望折節來訪先生留數日迺去諸貴游聞之爭致羔雁輒不省錄曰吾處約奉毋能言邱壑非欲以此致聲譽也先生詩筆冲澹如其為人尤工於詞所著有天籟閣詞箋琴嘯軒樂府游天台武彝羅浮諸名山詩等集郡藝文志內載弔古紀游數詩本朝御選詩餘載長短調凡十餘闕皆散逸郡中士大夫家多藏鈔本小長蘆竹垞太史每自道所長則曰吾八分行艸不如詩詩不如畫畫不如詞然評隲鄉里先民曰美庵我師也其見重如此先生文孫良思參藩閩中政事之餘手錄家集一帙將付剞劂適予于役三輔屬為之序夫懸藜青萍世皆知其可以珍也當其沈重淵蔽泥土何嘗汲汲焉求自見耶先生修志意重

道義蟬蛻鴻冥以自謝於旌帛蒲車之會者幾於隱身無文絕塵疵物者矣卒之其
文傳其人亦傳彼執裾而強觀者亦何為耶獨是殷吳諸君子與先生同時耽隱各
有論著可以傳世如殷氏仲春有栖老堂集吳氏麟玉有醉月軒卅包氏麟趾有浮
峯閣倡和藁屠氏癩有郊居集項氏元汴有朗雲堂集今皆不傳豈川澤之秀鍾於
先生者視諸人為獨多歟抑先生純孝隱德至行過人而天欲大其報乃昌其後以
永其傳歟固不可得而知也

懷永堂詩序

少陵摩詰達夫同為天寶大家而境遇不同詩之谿徑亦少異少陵窮愁飄蕩豪邁
感激摩詰簡澹平易天然自去瑣飾達夫倔強蒼老與岑嘉州相似世稱高岑體舉
此以况後代詩人波瀾莫二張君怡亭為當湖望族奉李俊秀各以能詩名怡亭於
花晨月夕招尋韻人歌詠昇平其所為詩蕭閒中具有雋永之致其別業在東湖之
傍曰十杉亭軒楹厂曠庖湑茶竈儉而適用潔而不華啓閣焚香道遠遂性坐攬全
湖之勝四方名士登弄珠樓者莫不尋梁契集用相娛慰以有十杉亭也來是亭者
或霽景澄明落紅滿徑至于信信猶流連不能已者以亭之有賢主人也擬之唐賢
摩詰與裴迪張諶之徒酌酒采芙蓉聞吟閒咏乘醉題壁殆度幾乎而詩之臭味亦

略相近。予得假後復患病足頗艱步履。他日當湖人士傳陽羨書生龍鵠刺小舟於亭外扶藹登岸索飲花下。與主人分曹對墨數夕乃得辭去。非他人必僕也。既敘其集且訂後期為斯亭作曹邱矣。

翰林院編修蔣君墓誌銘

同年友蔣君諱恭裴字維御一字迪甫其先廣陵人。後徙蘇州。五世祖育慶以舉人知清流縣高祖燦由進士官至天津兵備道曾祖圻以子鎰貴贈奉政大夫祖銖馳贈考溶封並如君官君生四歲即通四聲讀書過目不忘十歲為文章有奇氣十四補博士弟子員時華亭張文敏亦以五經受知學使者出左文士矜奇耀異人握靈蛇之珠而張蔣兩君獨守先正矩矱所為文流傳都下安溪李文貞見而歎曰是今日之思泉震川也。後文敏數年成進士以廷試違式落第夷然歸里益肆力於古。又七年與余同成進士入翰林充玉牒館纂修官一時制誥典冊出君手者輒為院長所賞激以封公七旬假歸上壽里居七年極色養之樂。

今上即位之初昭回之光下飾萬物天下文士爭自濯磨與時而奮封公以精力尚強命君北上供職充大清會典五朝國史館纂修官居無何以原官休致通封公以哭長子過慟朝夕奉侍未嘗須臾離膝下先後居二親喪哀毀骨立時余與張

文敏同事西曹。公餘屈指當代古文。必推迪甫。每欲邀余。公裁薦剡。既而文敏以疾去。不果。辛未二月。法駕幸吳中。侍直宮門。蒙溫旨垂問。賜內府緞疋。余時忝扈從。見君於豹尾班後。則鬚鬢皓然矣。癸酉冬。德州盧君雅雨。再擢兩淮都運。延君主安定書院。訪生慕君名。擔登而來者。咸虛往實歸。君自誦曰。吾雖老。願以平生所得。公之諸生。當不負盧君也。余適訪盧君於邗上。盧君招余兩人飲。花下賦詩。以紀斯會。數日。余辭歸長水。未浹月。而光嶽等已扶輦歸吳門矣。盧君經紀其喪。人皆以君篤於友誼。卒得友朋之助云。君湛深經學。詩文無專師。于唐宗少陵。義山。于宋愛廬陵。臨川。藏書數千卷。皆手評數過。著述十數種。光嶽等方編輯授梓。君生於康熙庚午十月二十三日。卒於乾隆甲戌六月初四日。年六十有五。娶宋氏。先君卒。男七。存者光嶽。道恢。師郊。皆能世其業。女五。孫男三。孫女五。以乾隆二十年十月某日。合葬於長洲縣二都十五圖福字圩。銘曰。

余少賤。走皇都。僑眾中。揖二廚。評道藝。說唐虞。雲間張。吳趨蔣。一扶搖。雲霄上一守官。師儒長。尚書星。隕峒嶠。郵詞客。又訣邗水溝。低徊往事五十秋。感舊一哭霜滿頭。魂歸來兮樂斯邱。

讀先司寇奏疏

王雲

漢之亡也成於三君八顧八及之誅宋之衰也起於蜀黨洛黨朔黨之窟士君子不幸而與小人同時但當各守其道以大體正君以深心利國若互為標榜分立門戶瞋目搃擊不量力而搭擊務欲殲小人於旦夕之間俾之一無噍類夫小人勢親君子勢疏君子為侵小人為應攻之太急徒足以益固小人之黨長其惡而厚其毒卒之善人云亡而國受其禍此其立志未審不正獨惜其氣有餘而識量不足也孔子云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行言孫言孫非徒以避禍也幸而君悟國之福不幸而君不悟猶不為小人所魚肉而可留其身以有待善廟間奄豎之難一時正人君子號為東林相與奮臂而擊小人朝進一疏莫上一事纖悉必糾隱微必託雖明知無益於事猶必撻君之鱗而編小人之鬣遂致誅竄之禍慘於漢唐之季惟先司寇兩無所黨其章奏惟陳大體如云梓宮未殯而先規客氏之香火陵工甫成而殲入進忠之勞績於理為不正於漸為失宜又云祖宗之家法不可不守聖明之諭旨不可不信宮禁之防閑不可不肅雖大義嚴嚴若霜下之松而不以醜詆取快蓋纖悉隱微之事難知而治之大體易曉且綱舉則目張領挈則羨順人臣格君心之非固當如是洎乎懷宗聰明英毅先司寇遺小人之餘孽其詞遂刻厲無他有道則言危

無道則言孫言孫非選慎言危非沽直也抑雲以為不特小人共國不可無識量以處之即當天崩地陷之時以死為正而苟非國步萬不可回亦可留其身以有待陸宣城謝弋陽皆宋臣也一死於祥興之二年一死於至元之二十六年死不同而就義則一故雲竊擬程御史之氣平先司寇臺諫時有馬文丞相之氣正先司寇被逮時有馬鳴呼後之人臣讀東坡大臣論上下則可以雜小人讀遠史程嬰公孫杵臼事則可以徇社稷

胡烈婦傳

烈婦舟人子也失其姓嫁於洞庭胡氏夫業農行二與伯若李異居而養母伯若李弗之贍也烈婦曰吾夫婦各減數口食母猶可以飽母如一子將不獨養而誰養乎自是忍飢操作母之菽水無缺閒進甘脆母死覓地以葬焉初胡二無一椽之庇也母既終夫婦辛勤操作歲收較倍得立屋以居而夫病瘵鄰人競勸禱祀烈婦獨奔走醫藥病且篤烈婦哭曰吾聞冀苦者生甘者死嘗之則甘夫竟死女一未離乳伯一子而季有二句其次者以為嗣季婦笑曰姆身不自保能保夫嗣乎弗許烈婦欲斥責已屋即姑墓附葬其夫伯與季又撓之居數月伯舉少男烈婦喜乃往哭曰吾女三歲乳未乾伯又生男天其欲延吾夫血食乎請遂緹負以歸伯領之烈婦固舟

人子歸貸百錢將祀其夫。而以獲嗣告舟人。欲婦他適也。怒詈之。不與一錢。而伯所領者亦寢。烈婦以事不諧不死。且旦夕受辱。遂投繯夫柩之旁。以死。時康熙丙子十二月某日也。明年春。徐君跨青偕予過洞庭。臧舟登陸。得烈婦殯宮於葦蒲間。里人為述前事甚悉。約斂錢合葬。而徐君流播其事。一時士大夫作為詩歌。歌戲而憑弔之。烈婦之名於是乎不朽。

論曰。名門巨族。號素封。尚禮義。子婦敦行孝義。宜其裕如耳。若農婦者。無幾微憑藉。而動遭崎嶇。及事無可為。卒能奮不畏死。凜乎以大義自全。豈麓嶢嶢。震澤浩浩。其有天地之正氣乎。予為之傳。不使其無傳焉。

姜伯約論

黃之雋

伯約之於漢也為功臣為忠臣而人不特不功之已也矧畢之不特不忠之已也矧佞之鼻之以伐魏也佞之以降魏也皆非也當其數伐魏也小人譙周作仇國論以諷之世遂謂以黷武啟釁亡其國嗟夫伯約內傷漢室之不振外憤篡賊之日熾上報後主之委用下感武侯之知己奮不顧私倡大義討強寇且魏方內亂廢弒相奪夷懿師昭之徒自相戕傾而吳方通好無內顧憂此千載一時也天苟祚漢伯約出師乘司馬氏之圖曹前平魏亂遣弋江東漢室一統則伯約之心可以貫天地而泣鬼神也嗟夫伯約之不成豈非天哉天欲亡漢即不伐魏漢亦亡謂漢以伐魏亡吳豈以伐晉亡哉且夫武侯薨營中時三軍惶懼懿乘敵掩襲驅一旅以躡巴益不更舉兵賴伯約之智令楊儀反旗鳴鼓若將向懿者而懿始退避全師而還皓聞用事朝臣爭趨伯約獨諫帝斬皓有申屠嘉之風矣洎鍾鄧入寇伯約表請遣軍分護陽安關口及陰平不聽會乃從關口長驅而前艾乃從陰平行無人之地七百里入蜀假聽艾安得入艾不入蜀安得亡當是時伯約守劍閣鍾會以二十萬人攻之不克則固可為也艾破綿竹而伯約乃帥師救之則猶可為也孰知譙周已挾主降艾舉漢而授之於是乎不可為矣可以死矣及帝敕使降會而又可以未死何也會與艾

爭功。伯約佯結會心。謀使盡殺北將。已因殺會。坑魏軍。復帝位。故密啟後主云。願陛下忍數日之辱。臣欲使社稷危而復安。日月幽而復明。所謂知其不可為而為之者。可以貫天地而泣鬼神也。使其計成。雖句踐范蠡不啻。不幸敗泄。以身殉之。嗚呼。武侯伯約之死。豈非天哉。伯約為人勇而有謀。正不阿忠不撓。武侯真知人。伯約真不負知己矣。或乃謂其喪師處境。或謂其降賊會生。又最恃者。謂其本魏人。不宜數伐魏。甚或以姜黃並稱。嗚呼。以成敗論人。婦孺哉。

隱逸貞靖先生傳論

孝感屠公逸民傳。上元朱君真隱傳。皆載王先生名。應憲字德卿。上元人。貞靖諡也。先生孫進士元衡。刻之蒿里錄中。今修通志。既因二傳列之。隱逸而元衡乞繫以論曰。

先生隱逸者也。或曰。非隱逸者也。先生章矣。生九十年而歿。歿至今二十三年。聞其風如生也。其生也冥而不可慕。潛而不可拔。然州閭士暨四方往來過金陵者。人人心中有一論道經世王先生也。及其著書成。而熊熊然耀其光於世。而不可匿。眈眈然暴於學者。而不可掩。雖隱乃益章。夫惟先生先自章也。而海內鉅公名人競起而章之。且以與於章之為榮。未與於章之為恥。於是雖歿愈益章。嗚呼。斷木之耳。篠

黃之肩養素之身。雖生如無生也。夫馬能致此哉。若婆娑乎儒之林。翔翔乎文之苑者。抑又何人也是。故徒曰隱逸殆非也。或曰言非者又非也。隱逸先生志也。且夫掘商顏之芝而食之八十餘年。老兵連袂而趨漢廷。與夫啜餘而鄰國之后聞之而欲殺者。先生視五人猶蟻螻也。其行儒其言文。又重之以隱非充也。非通也。非猶夫人之儒之文之隱也。人章之耳。先生豈樂章哉。樂章仕矣。靖節仕令。自矜仕尉。而先生不仕。傳隱逸成先生之志也。

松籟集序

昔者黃子將讀松籟集而有慨焉。人之少也。率其性情。流動滿盈。內而詩書之氣。外而天地之象。烟緼觸發。心唱手和。使胸中所見盡然。流於楮墨。於是文章以樂而多。昏冠之後。繫以世慮。饑寒內迫。異類外侮。學雖進而易難。業幾成而又荒。於是壺鬱無聊。不平隨心之聲。一寄於歌泣。於是文章以憤而多。文章者所以傳其憤樂之理者也。嗟乎。文之傳不傳有命。昨見人以殘楮襲飾。乃鈔本詩彙也。有畫省恩渥。語流年七旬語。有送董思白太史詩。意其人搢紳而壽者。又嘗過酒家。見以刻版析而蒸酒。則方太守禹修所梓鍾山人染蹠草也。夫豈非自道其所憤樂。鈔之刻之。而欲傳之者耶。乃其後如是。昔慶虬之撰賦。勿貴於世。詭曰長卿時遂推重。張率作詩。虞納

詠之說曰休文訥大稱賞人厚耳而薄目貴遐而賤邇其震於耳者寔也而眩於目者靈也於遐也以其為翼之蜚也而於邇也以其為足之踊也王仲任曰前人之業菜果甘甜後人新造蜜酪辛苦曹子建曰人懷盈尺和氏而不貴不大足嘅耶吾輩貧賤年齒未壯聲名未立徒有志於古之所謂立言者比興以為詩訓誥以為文易春秋傳以諱道敘事志高氣盛妄欲傳後以為不朽而憤樂來之日以滋多又安知異日不為藁解蒸酒者耶辟刮竹以為箏之弦春風起聲嗚嗚然過而不存折蘆吹之以為笙伊伊然鳴隨壞而棄之嘅未已乃發其集讀之自其詩以連雜蒼哀怨愉怡暢厥性情之所至而能式於古則起謝路子舒取曰吾嘅者過矣吾蓋自嘅也吾之籍黃蘆苦竹也非以嘅子也子之籍松也可貴四時可壽百年蓋有陶隱居者嘗喜聞之曰可滌十年塵骨是集之謂也

呂丹錄詩彙序

天地有自然之詩風俗潮波時鳥候蟲其為聲也靡勿有言韻節族之所以然不待聰者能聽之然天地不能自寫其性情持假夫萬物之聲以吟弄焉不能喑嘿而已而人則口可噉手可書顧謂可無詩以發其性情吾弗解也且夫人欣感動於中疴瘵切於身發為嘯笑吁噫呻吟哭泣皆詩也特不能詩之耳使就其音而實之以語

言文字刺諸其句讀。乾諸其體裁。即詩焉也。已。吾所謂詩者如是。今有人於此。學賸而才蔚。性醇而情繁。考其業則國風雅頌。叩其詩則曰不能。吾弗信。今夫塗之謳巷之器。擢而歌收。而唱無假於毫墨。而有合於節奏。其言情寫性。有至焉者。雖風雅可繼也。然則擢能歌收。能唱。而獨謂士君子不能詩。豈理也哉。歲丁亥春。識無錫呂子丹錄。所謂業國風雅頌者也。顧曰不能詩。與之居半年。一旦能詩。而後信向之果不能詩也。今越二年矣。富且工。於是又疑向之未必果不能詩也。乃辱以其業屬序。皆近作。然則二年以前。其果不能詩耶。不能詩者且能詩。而謂人可以無詩。終其身愈勿解矣。呂子於唐人之作。沈浸薰蒸之。故其古近五七。靡勿唐學也。過此以往。其有限量乎。具必能工乎。詩人之所不能工者矣。唐高適。夫年過五十始為詩。數年體格漸變。有作即傳誦人口。蓋五十以前無詩也。古今事必有耦。君其耦。達夫者耶。然達夫好譚王霸之略。尚功名節義。竟以詩掩。君遠於理學。將無亦以詩掩耶。子髫髯有事於詩。積二十年。而富與工俱不逮。又將無徒知嘯笑啞噉呻吟哭泣歌哭之為詩。而僅獲與蟲鳥爭響者耶。

讀史百詠序

直而湖之曰千古。橫而極之曰一時。一時之人不可知。論未定也。何也。心未易明而

未難保也。不利之疑叛。孰殺之疑酷。報越之孝討卓之忠。故曰不可知。千古之人可知而不可知。心跡彰矣。始末詳矣。史牘之。吾目與口及之也。故曰可知。然而讀而如無讀者。寓目也。是謂無目。讀而詠詠而如無詠者。騰口也。是謂無口。天有風。地有水。童叟知之。而善言風者必若莊子。曰衆竅為虛。善言水者必若管子。曰量之不可使。概此雖目及之。而萬不能如此。其形容諸口也。况論人乎。况論古人乎。故曰不可知。且夫論古人者。患有四。苛索者誣也。黨護者阿也。勦說者庸也。翻案者妄也。平其心而明其目。以達諸其口。祛其四患。若徐子今吾之讀史。斯善矣。其讀之方法。若何。吾不知。讀之工力。幾何。吾不知。吾知其讀者知之於其詠也。其詠自周訖於明。凡百人舍百人。無可詠乎。若曰。就所尚友者及之云爾。舍百人無可友乎。若曰。就所詠及者以例之云爾。心契乎聖賢。則嘿而不宣。心遠乎仙釋。則存而不論。心絕乎奸惡。則屏而不錄。而於是百詠者如榜蕙珠。姓而氏之。如薄金蘭。兄而弟之。如畫凌烟。睛之點。而毛之添。靡勿活。如演梨園。比肩接踵。衣冠揖讓。於其堂。音以歌。容以舞。靡勿肖。雖千古猶一時也。心與跡昭。始與末該。綜一傳於七言四韻之中。史而詩之。可以興可。以觀。其在斯乎。昔班固詠緹縈。始標其題。曰詠史。於是三良二疏五君四賢八哀之作。以類從矣。唐詩人之為絕句。多至百者。汪遵胡曾咏古蹟。孫元宴詠人物故事。周

曩詠人皆猥弱不足振耀千古。若徐子之水鏡其目而金石其口洞然而照之鏘然而鳴之。其於詠史也始無媿。同時朱子初晴亦著詠史詩百二首其體同其題什九同。讀者比於元白皮陸而徐子謙曰吾真詠史哉吾讀史而已。於是又知鑿詠於讀史與繫詠於史殊也。

醉白池詩序

陸務觀題粵山曰詩境摩崖刻之予榻本歸示張東亭太史鐫版贈予以顏所居之室室僅容膝啟牖望天濶不及咫無可詩之境也強而境之則亦強而詩之醉白池則詩境也境有水可詩葦魚鱉境有石可詩崇邱境有樹可詩樛木桃夭境有竹可詩淇澳水有魚可詩嘉魚魚麝魚可釣可詩竹竿樹有鳥可詩綿蠻境有堂可詩斯干堂之外觀震於畝畝可詩載芟良耜堂之中留客於壺尊可詩初筵既醉顧子珠懷有此境也以此詩也故以池名其詩凡所至遊覽馮弟暨人事酬畚非盡池上之作而胥統彙焉梓成以索序夫詩雖曰性情豈不以境哉入廟而思敬過墟而思哀思因境而遷也銜之音趨數齊之音教辟音逐境而化也成連之琴也海水汨沒山林杳冥情緣境而移也伯昏無人之射也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枝以境而神也謀野而獲登高而賦語言文字安在不繫於境哉有醉白之境而後有珠懷之詩

山深而木則美。水折而玉則華。地靈而人則傑。故有境而無詩。不境其境者也。美陰之瘖蟬也。有詩而無境。自境其境者也。暗壁之吟望也。境與詩泊然。而相遭油然。而相生。藏焉息焉。而如是。出往焉。遊行焉。而亦如是者。吾之所謂詩人也。且夫境何常之有。窮通順逆。喧寂夷險。不同之極致矣。詩人誠根理以發辭。範義以開情。殖學以運才。貞適以言志。則何境不詩。處而澗阿。衡泌。閒居之詩境也。場圃河干。家食之詩境也。出而山川原隰。征夫之詩境也。清廟明堂。顯相之詩境也。而豈一池之可限哉。是所望於顧子。端木氏論處境而通於詩。詩之為境也廣矣。若予之境。不境。詩不詩。而冒濫其名於厥居。則忸甚。

送婁邑胡侯調任南匯序

婁南匯同隸松相。去百二十里。婁得賢宰胡侯而治。南匯則未也。大吏疏於朝。婁婁侯以予南匯。而婁人之不悅者半。悅者半。不悅者曰。七載襁褓我。而一旦割其懷。餒孰為之。饔凍孰為之。衣吏孰為之。範士孰為之。培農工。曷怙商旅。曷歸我婁之神君。而曷為乎匪哉。曷瀟於婁。而唯匯之肥。侯之在。分樂而忘之。侯之去。分我心傷悲。悅者曰。豈有霖雨而一方是施。豈有陽春而疆界是遺。豈有賢侯而可以久。羈婁。匯皆赤子。何福而何辜。他日又奪南匯以予一州一郡一道一省。而蒙澤者無涯。其以

是調也。為始基乎。然則不悅者情之常也。出於私也。悅者見之大也。發於公也。皆理之自然也。

朝廷允部議奪婁侯以予南匯而匯人之悅者半不悅者半。悅者曰我邑之分實繁且疲。譬諸盤錯利器則治赫赫鄰封。望侯若神人不可攀躋。自天而下。福星惠來我匯之望侯如望歲焉。如望慈父母焉。膏澤而保抱之。登我於春臺。曷不早來不悅者曰我儕小民習為蚩蚩。金未受冶而躍木未引繩而批。侯之來將揉我獷悍而程督之。警我駭博游惰而約束之。創我舞文武斷而窮鞫之。我烏能寤寐釋諸懷乎。匯之無遁情悔之恐已遲。然則悅者懷德也。嚮化之效也。不悅者畏威也。自新之效也。皆道之大行也。故用人者一予奪間而俾兩邑咸治焉。於是侯侯代行有日矣。紳士者庶謀於舊史氏為文以送之。其為謳思之文與。臚陳在婁之善政。謂能撫字如此保障如此。做古與人之誦之義。則更僕難數。不勝言也。其為贈別之文與。頌禱涖匯之新政。謂必若何措施。若何興革。做古贈人以言之義。則游刃有餘。不待言也。故就兩邑之人心而文之以為言。

別宋介山序

介山予鄉人。客京師三十年不歸矣。始予一至京師。見介山詩於僧壁。再至京師。見

介山文於族人所顧未識其人洞洞然不存一介山於胸中也。三至京師始識其人。盡讀其生平所為文。於是胸中時時有介山。今別介山歸矣。而介山未歸。恐一日不見。一日胸中有介山。十年不見。十年胸中有介山。其奚堪我胸中擾擾焉。日念一介山也哉。古六經之文。一變於戰國。再變於東漢之季。三變於宋。戰國變經而為子。奇說馳驅。別開疆域也。東漢之文。滯猶不失六經之樸茂凝重。漸於魏六朝。初唐而靡矣。北宋之文。緩猶不失六經之昌明條鬯。漸於南宋元而濫矣。而介山之文。則湖秦漢而規檀左。譚理論事老莊也。記敘盲腐也。詩亦如之。然予試以問長安之人。又不盡心傾介山者。則文章之源流向背可知矣。此其為介山之文乎。可慨也已。昔者韓愈盧陳滄洲孫義山諸公。先後交於介山。最知介山之文。欲貴之。欲富之。欲歸之。往往圖未成。而或死。或去。於是介山貧賤落魄。年六十有八。不能歸矣。介山曰。予安得歸哉。子安得歸哉。斧資金百。菲親金百。買屋構一樓。金百。田園數畝。金百。飲食待賓。客金百。嗟夫。介山之貴文也。而安得此多金耶。然則介山其遂不歸耶。然而介山歸則未能富。則已富矣。貴則已貴矣。著書十萬言。囊括盡千古。可不謂富乎。抱道自高。布衣而不屈軒冕。可不謂貴乎。挾是而歸。勝於畫錦也。為介山圖。有金亦歸。無金亦歸。可也。請與介山論歸。疏廣賜黃金。賀知章乞鑑湖歸也。李季金盡裘敝。長卿家四

壁立亦歸也。譬之於文，介山不肯汗漫其文於無所歸，是故敘事歸左史，論議歸子。詩歸漢，與杜高門厚藏，以成其家，乃獨汗漫其身而不歸。然則介山之力，餘於文而獨不餘於身焉。以圖歸，豈可也哉？或曰：丈夫者，天地為逆旅，八荒為階閭，可以歸，可以無歸，是說也。願介山勿聽予先介山歸矣。介山何日歸，慎無使予胸中擾擾焉念介山也。

泛舟瀟湘記

自湘潭之衡之永至全州，湖西南逆江水而行。永州以下為湘水，以上為瀟水。其水曲折與岸往復，舟中環顧，疑若四面俱斷，既繞而出，直不咫尺，旋又曲去。迴視後舟之帆，若從岸上來者。帆之風乍順，乍逆，實之日乍左，乍右，東西南北，步步易嚮。故行瀟湘間，日最久。江水澄澈，經冬縮潦，清澈彌甚。石子磊落於江底，色色呈露。郡注柳記不誣也。既淺而流益駛，岸腳石齒錯伏，豁開水激其齧，洶洶淙淙，厥響唯厲，以擊新客水之概，衡永間如一，而山則衡州之南嶽七十二峯也。綿數百里，如雲塞天，半至永州諸山，極巖秀瘳透之致。緣岸相逐，江皋水步，都無坦碕，危巖壁削，怪石森豎，青黃黛綠，隨色所現，如倚如墜，如垣如堞。漁舟泊雨於嵌空之下，茅舍炊烟於坳突之上，便疑方壺員嶠，去人非遠。長林灌木，紅葉翠柯，濃染密綴，不因寒損，其餘平沙

荒涼。淡無衰草。皆具騷楚之象。時則積雪。變積於遙峯連阜之間。峭嶺清遠。冷。描繪。轉勝。遊目四望。畫屏隨面而列。昔子厚居永。記永山水最多。予過永。欲留所觀于篇什。而未悉其名。問諸舟人土人。皆不知。由柳所述。證吾所經。其肖也酷。烏知丹溪袁渴。西邱石澗。非即在耳目間耶。即不然。當亦不大過是矣。曾泊舟一所。人稠地勝。名曰石期者。又烏知非所謂石渠。訛而為石期者耶。將至全。江中多用竹石以壩水。水聲彌厲。舟愈難上。岸旁水輪。因波自轉。舟師掾柁過之。而歌歎乃。皆天趣也。大抵瀟湘之間。水紋石紋。岸容樹態。真化工之為畫工。予泛舟其中。悔未學畫矣。

遊隱山記

吾嘗欲尋隱山之六洞。而問諸土人。曰無之。且城西有老君洞。不聞有六洞也。則或者因老君洞。而倘遇所謂六洞者。於是蘇明月巖。徑詣老君洞。凡五里許。所過山若百筍。迸土。鉅細與趾相錯。既至洞。瞻老聃像。就洞石鑿成。仰而見其頂。有宋人詩刻。始知此即朝陽洞。為六洞之一也。則大喜。洞右陷石為大壑。有磴級可入。若隧不敢入也。出洞左而北。皆奇石。摩肩鉤衣過之。稍西得白雀洞。洞口隘。逼解衣側身入。天光所及者。僅如一間屋許。光盡處為坎窞。諦望有隙。光從內出。意其可通。復慮積水投石試之。硜然作乾響。然終不敢入。又西得嘉蓮洞。較敞於白雀。戶牖旁通。瓏璿。豁

欲幽邃之裏有泉出泉旁有徑土人云通某洞以未持炬不能入又西折而南石愈奇峭蓄蘚弗顧得夕陽洞時則晴照西顏與洞相射彌虛皆日洞石一片如大箸蓮欹而蓋者過半一面缺則若以他石補直者益怪造物之巧又稍南有洞曰南華中有澄泉洄鑿毛髮土人疊石為方以匯於一泓而清寂萌焉以為蔬餘地浸潤不可立又折而東則山之陽也又東即朝陽蓋而繞其山為洞者五而北牖洞猶未之見日將匿與夫趣歸客亦倦欲舍去矣予不甘獨遣其一復導朝陽而北循舊路環山榕之達於南華終不得一田父至急詢得之乃俯率山麓繞石東北行得一若洞門者而其崖無刻識聞隔石人語聲趨而前則北牖洞豁然在焉客與僕已先從他道來佇立久矣皆大笑每笑洞必奮笑於是無故愈笑中有潭如洞廣水色濁綠不能窺其源洞外夷曠可眺稻畦數百畝周護隱山噫此即唐李渤所闢之西湖也既而廢為田宋張某復之元又廢為田至於今不復湖廢而山亦真與之俱隱矣故游屐罕至土人皆不知桂林有隱山也讀吳武陵韋宗卿諸記豈不有慨於顯晦之無常耶

遊鷹窠頂記

鷹窠頂在嘉興海鹽縣距海甯七十里濱海皆山而是頂則最東南極於海俗傳十

月朔遊人於此觀日月合璧予按漢律曆志注太初上元甲子夜半朔旦冬至七曜聚斗牛分夜盡日月如合璧史紀之以為瑞不宜於是山數見之也今康熙戊子歲九月晦予友王研農買舟邀予暨朱南舟姚大章同遊以考驗之陳曾貽者則嘗遊焉者也訪而挾與俱日晡舟發至袁花鎮而暝余四人以曾貽為目曾貽不自信訪諸岸人問道所由舟子曰何問哉取道黃灣莫便也於是予五人又以舟子為目夜將半水淺舟不進南舟曰此去黃灣不知幾許里况鷹窠耶脫滯留則至頂而日高矣皆曰然即檣舟皆登岸命一舟子東炬為導一僕篝燭以從路出桑間如蚓茅深露濕行三里許至黃灣有歧路叩居人問之曰東也然實不知東仰而見山巖然起北斗挂山角大章言斗所在為東北因旅而東曾貽謂至鷹窠頂者必踰談山嶺此是也舊聞嶺有虎或有盜於是予七人則肅肅行火光中見若毛而蹲甲而立者輒相叫呼以自壯頃之間海潮聲又聞吹角聲爆竹聲私幸鷹窠不遠矣益奮以前約上下其嶺五六里四顧皆連岡如行坎窞中且又歧路問舟子不知所出羣藉草坐遙聞犬吠聲曾貽獨循吠聲而前行半里聞無人心怯乃大聲呼其羣俱前而田中一守稻農驚起吃曰何為者告之故則曰東去二里許陟談山嶺嶺顛有古廟廟前路但南毋東但上毋下又三里許當至耳眾訝且笑曰談山嶺尚在前耶然則嚮所

踰奚嶺也。曾貽始悟曰：然則嚮所踰葛嶺也。取皆忘且悔。是時炬已燼，僅一燭。若螢然。星斗幸明，爛路不暝也。久之，達於嶺。至顛，憩古廟外，欲臥矣。曾貽燭照其南，無路獨一路。東下，與農言不合。又燭廟中，四無門壁，唯孤佛頽然坐，無可問者。於是沿嶺東下，則嵐影澹澹，林木瑟瑟，波塘水光相縈帶。幽窅疑非人境。行三四里，終路無南者。前望漸無山，右有山，眾皆不欲行。見深林中有樵徑，劣若綫，則南向而上者也。試登焉，不數十武，又下矣。於是大章曰：是何急難。黑夜匍匐深山中。南舟曰：黃子欲覓詩，鷹窠頂乃牽率吾曹，以至此。研農曰：詩人多誣黃子，平居無所愁苦，而詩多嗾殺之音。天宜以今夕之苦實之。於是皆議返。獨曾貽慚，復入蒼巖中，索人居。果逢一浙米媪，問得之。乃如其言往。果至鷹窠頂之麓，曾貽指麓東路，恍然曰：吾曩歲舟從澈浦來，由此路入，不謬矣。自麓至頂，不二三里。有磴九曲，每過一曲，曾貽輒大聲曰：一曲矣。若謂其稔遊者，既抵雲岫寺，有僧攜鐙樹間導而至頂。自登陸，凡歷市一嶺，二里二十餘刻，二十餘炬，二燭三而後至頂。及至，則暗中遊人成聚矣。海陷其東南，窪而黑，久之則光發於天海之交，橫亘數百丈，色如淡朱，砂復有淺青色，拂其上，深黑色，託其下。又久之，則黑中穿漏，見若橋者。若林木者。若人馬連隊南行者。兩蚪相值者。又久之，穿漏處忽變鮮紅色，照映海水，有一黃金彈丸突出其內，忽稍大如覆盂。

忽稍圓成血色而中界一綫如盒忽頂上加一蒂如壺著蓋忽中斂如細腰氣漸上而圓如新磨鏡而底平如銜匳猩紅一縷承匳之足又漸上則圓如常日而有如翦紙為圓月者貼日上翕翕動不暫離而摩盪其中有頓足起舞者曰此月也與日真合璧矣觀者若狂而研農大章則曰非也此眼光所眩也南舟則曰此海水中日影還影於日故蕩漾不定也於是觀日出海三丈許不見若月者而後返既至該山嶺古廟果有徑南達如農言以夜匿草間燭照不見也始知從九曲上者紆道也歸途遇川嵒叟相慰問此昨曾貽所從問道者也葛嶺南望多聚落此昨吹角處疑為鷹窠者也夾路有喬松異石此昨所見躡且立者也抵舟中日子矣或曰鷹窠頂以產鷹名或曰鷹從海外來羣集於此實不產鷹

重修求忠書院記

華亭縣治之西有書院曰求忠以祠明忠臣方正學先生蓋建於萬歷間楊御史廷筠張守九德修於崇禎間某御史近稍荒圯矣督帥一等侯戚甯張公飭材庀工整齊崇煥之學使侍講韓城張公扁之曰名教綱維而試士以碑記於是求忠書院如始建如正學復生而寢處笑語於其中也予惟靖難時事文皇以桀桀之材而處強國藉口削藩逼兒子而攘其位自以為子紹父業有其所當有耳故嘗視忠建文者

而惡之特甚。乃建文諸臣亦惡文皇之所為。甯滅死不悔。若鐵鉉暴昭黃觀景清之徒。位為大臣。引分趣死。下至補鍋樵乞之民。投水赴火如歸。而謂高帝所留貽以輔幼主如先生者。肯委蛇事二君。故管仲玉珪之所為哉。或謂文皇草芥諸臣。獨隆禮先生。顧哀麻櫛。筆以激其怒。以八百七十三人之命。成一人名。覆宗殄祀。未免過於義。傷於仁。且先生之前。文章節義冠一代之者。莫若文信國。信國所遭者元祖也。不過斷首燕市耳。文皇學識不讓元祖。其警忠賢未必過元祖。矧此時非有易姓遷祚。毀宗廟變社稷之事也。而諸賢束縛馳驟之。使無地可容。如先生又其甚者也。故激而為刀鋸鼎鑊之奇刑。以糜其軀。甚而殲十族。烏得謂非賢者之過。嗚呼。隳名教而弛綱維。由是說焉。啟之矣。聖賢之身為萬世而生。非計一時也。君涖大位而逐之。父傳嫡孫而奪之。先生以為文皇材可輔明運。可昌吾道。可行功可立。而君父大倫必不可亡也。甯覆宗殄祀。勿恤。以植綱常於萬世。故李自成之變。殉難者如林。是先生風之也。受禍尤烈。故風威尤神。有信國以存其國。有正學以存其君。此大中正之道。而豈過也哉。然則尸祝滿天下。而祠於松何歟。蓋先生族雖滅。一幼子遁於松。為余姓。既蕃衍。遂復其宗。於是先生之裔不在台而在華亭。彬彬其興於文學。天之佑先生。宗何嘗覆。而祀何嘗殄哉。兩張公之飭振之也。所以式邦大夫士。崇節尚義也。

國朝文匯 卷五十一

二十九

國學扶輪社印

重建澹臺書院碑記

賢者遊歷所至。其國人慕悅於數千百年。崇道其姓氏以誌其山川祠宇。勿之護也。則其精爽必徘徊於此邦之人。而嘉惠之慕古崇道興學美俗。咸繫於此。嗚呼。何可廢也。吳郡長洲縣之南傍尹山。有湖曰澹臺。史記謂子羽南遊。至江。從弟子三百人。即其地。湖因以名。尹山之顛。有澹臺書院。宋時尹和靖讀書其中。明練堞設義塾焉。宋學士濂記之。歷年久。湖存而書院廢。昔子羽之與子游交也。在武城。子游一人受其益。在吳。子游一鄉之人受其益。蓋子游既還南。明夫子之道以化其俗。勢亦孤矣。子羽率三百人為過賓於吳。而子游為東道主。一時講道偈和。當何如。惜其事不見經傳。越千百年。澹臺氏之居。巍然與言子之里相望。兩賢在天相主賓也。而於是吳之流風餘韻。益綿久而不可歇。嗚呼。武城之徑不由宰之室。不至尹山書院。徑乎室乎。澹臺氏有知。其樂於此。而悲其廢也。決矣。何也。以吳人之慕澹臺。知澹臺氏之不厭棄吳也。康熙中。尹山寺釋某始謀重建。彭太史定求為文以募貲。稍集矣。未舉也。雍正初。某某等復請於當事。以興是役。於是乎落成而記之。夫澹臺氏為孔門賢弟子。書院之建。沿宋及明。蓋尸祝久矣。而一旦居人惑於堪輿言。而廢之。何易也。復之者不在吾儒。而在浮屠氏。且太史氏毫楮之力不為弱。集眾資以購椽甍。不為

少。而至於今始成。成之何難也。然卒遂其慕古崇道之志。安先賢而復義學。滄臺氏必陰掖導其子弟。以奮吳人學興而俗美。其在此舉也夫。子游氏亦甚樂其鄉人之有是舉也夫。

楊義士傳

予適臨桂。知國初邑有楊義士。云義士名執。行二字。碩父福。王時廣西巡撫瞿式耜客也。少年落魄。任僮言人。休咎頗中。動無所忌諱。幕中人稱其癡。執因自號楊二癡。終已不合去。順治六年春。定南壯武王孔有德帥師入湘潭。執何騰蛟傳檄至粵。粵人懼。時式耜以閣臣留守桂林。而張同敞督師以禦我。協公趙印選胡一青駐全。永。偽侯焦璉駐陽朔。式耜居中調度諸路兵。七年十一月。王破永及全。直抵靈川。入嚴關。諸偽將遂遁。同敞乃乘夜獨泅灘江。入桂林。見式耜相對泣相誓以死。王既下會城。執瞿張。令降。不從。幽之。月餘。而後殺諸市。式耜被執時。家屬匿執所。事發。并執執。執不屈。王義而釋之。式耜死。執服哀經。懸楮錢滿衣。行窶窶有聲。號哭營市間。見纓弁袴鞬短後衣者。輒叩頭請言於王。收殮主人。王聞之曰。瞿某有客義若此乎。并同故尸許之。遂得葬。時有釋性因者。永明王時給事中。金堡也。謫戍。不赴。為浮屠於桂之茅坪庵。亦上書定南王。言收殮瞿張事。其略曰。古之成大業者。必表揚忠節。殺

其身而愛敬之。若唐高祖之於堯君素。周世宗之於劉仁贍。元世祖之祭文。天祥明太祖之祠福壽是也。良國之忠臣與開國之功臣皆受命于天。以分任乾坤之事。天下無功臣。則世道不平。天下無忠臣。則人心不正。事雖殊軌。道實同源。王既殺兩人。則忠臣之忠。見功臣之功。亦見矣。抑又王見德之時也。夫殺兩人於生。王所以為功於本朝也。禮兩人於死。王所以為德於天下萬世也。請具衣冠為兩人殮。并擇付親知。歸葬故里。則王播仁義之譽。無窮矣。侍者詣府將投書。遇執知已得請。遂不上。後以其書貽瞿氏。式耜子梓其書以行。而不及菽。由是楚粵間。但知性因文字有力。而菽泯泯也。僕後徙粵東。更名今釋。號澹歸。有集百餘卷。其言菽事甚詳。且曰。以吾書揜菽功。吾為竊名。瞿氏子為負德。

論曰。菽市井不羈之人。客於幕未為知己。然遇患難不避鈇鉞。周旋生死間。何其勇也。僕既遊方外。慷慨上書。已立名五嶺矣。不冒人之功。以名還之。不問丈夫哉。或曰。菽式耜同邑人。

東臯菜園記

陸奎勳

今相國益平白公。為園於東便門外。相距八里而遙。其地曰深溝。慶豐平津之水。從繞而東入白河。遙望西山。青翠欲滴。雖水陸之通塗。實郊坰之靜境也。門徑緣水北嚮。不復更置折而西。正中爽塏。新構松齋三楹。葦斯園專以樹勝。高柳長榆。碧梧纒李。不可枚舉。前後松數十株。老作龍鱗。不獨三伏坐翫。令人忘暑。即嚴寒冰雪。蒼然有不可犯之色。是宜居眾材上矣。其東精舍八九間。寢興觴詠。靡不適宜。庖滿廊檐。位置悉稱。又南為紅梨亭。春月著花。紅鮮香馥。輞川之文杏館。辛夷塢。不是過也。舊有土阜。蘇豆孤露。不愜於意。乃穿渠引流。蜿蜒數折。積土成山。橫嶺側巖。咫尺間。舍千里勢。由小橋陟山巔。有亭踞其陽。顏曰縱目。遠村近寺。晚煙晚露。畢獻於杖履之下。亭面圓池。水澄不滓。游魚激波。芙蓉既開。蓼花被岬。鴨腳經霜。脫葉點徑。昔人云。寸寸秋色。於此有會心焉。池右為一黃山房。深而狹。形似舟。淪茗園。碁如坐。歐公畫舫齋中也。復折而東。有老屋數椽。揭其眉曰學圃處。其南東隙地約十餘畝。黃牙紫莧。萬首無著。播種滿畦。雜以瓜茄。薤韭之屬。其後有井。甃而深之。清泉汨汨。涌出飛輪散周。洩瀆滋潤。四時嘉蔬。採摘不竭。用佐家食。兼可遠賓。此東臯菜園所由名也。夫士大夫知菜之味。則能守其素風。見菜之色。則念黎民疾苦。公受知兩朝。位高

望重。近雖養疴燕居，而安其身猶務所以安人，適其性更思所以適物，豈屑屑然效漢陰丈人之息機，甘為蘇園翁之肥遁者乎？且自唐宋以來，元僚鉅公，遭際承平，莫不以園林自適。若裴晉公之午橋莊，涼臺署館，非不華美。君子不以為識。李衛公平泉有記語，烏名花心云侈矣。司馬溫公本具先憂之心，而以獨樂名園，彼其讀書有堂，農圃井亭，隨宜締構，蓋亦儉樸之甚者也。今觀斯園，週遭土垣，不加壘飾，屋葺而不瓦，木斧而不斲，於閑園攝靜之中，寓儉以養德之旨，殆與溫公之命名獨樂，後先一揆者與？某久從公游，是歲九日，微雨初霽，召賓戚為登高之會，酒半，顧而言曰：子盍為我識之。自揣媿陋，然園以人重，不在乎華文，以園傳，無妨於質，遂吮毫而為之記。

少司寇李公傳

公諱濤，字紫淵，別字述齋。先世江西贛人。明初徙山東德州衛。四世祖逢時，嘉靖間以御史出按宣大，具疏諫止馬市，有直聲。後官至方伯。曾祖煥，太學生。祖嗣美，庠生。考允禎，前癸酉舉人。由直隸故城知縣，歷任廣西左江道僉事，政績彪炳。所在崇祀名宦，生三子：長浹，丙戌進士，知芮城縣，李潤州廩生。公行居仲，順治二年乙酉生於故城縣署之鳴琴樓，有異徵。十歲能文。年十六，應州府暨道試，俱第一。遭僉憲公喪。

服除下帷攻苦。洛誦每至徹曉。乙卯領解。明年成進士。改庶常。戊午授編修。充明史纂修官。己未會試為同考官。得汪晉徽以下七人。戊辰冬。

上念詞臣久壅滯。欲試以外職。公首被命。知江西臨江府事。臨江統轄四邑。贛袁二水交匯之區。巨浸森茫。為盜賊藪。其尤劇者曰張茂生。曾翁茂生。故禁鷲。盛黨與一食需米數石。沿江剽掠。白晝奪人子女。莫敢誰何。前守招為伍長。歲與金二百。令保四邑無虞。公聞而笑曰。此正所謂城狐社鼠也。密請於撫軍。甫至郡。縛置通衢。立斃之。百姓懽聲雷動。翁營窟荒野。夜枕二屠刀而卧。遠近盜牛者。以翁為匿主。牛種幾無遺育。其黨出沒彭蠡潯陽。以及清桑諸江。舟楫帆檣如蟻。公出不意。夜半率健卒十餘捕得之。同餘黨寘之法。自是迄公任。盜幾絕踪。其他救旱災。雪冤獄。懲奸胥。進真才。絕苞苴。革火耗。善政不可枚數。丁丑擢浙江鹽運使。鹽官處脂自潤。往往與諸賈人酒食讌會。若平等交。公至。凡牟利入私橐者。去之若浼。浙課亞於淮陽。歲額不登。有入貨得官者。其課缺與之。杖荷校於市。一時聞風競輸納。爬梳利弊。法必盡一。久之商竈亦悅服。謂公實生我。

天子南巡幸浙。特書惠愛二字褒之。尋攝臬司事。窮難屬邑豪猾為民害者數人。有甲與乙爭墓地。甲鈇乙目盡掩。令入甲賂。翻罪乙。公夜突繫甲至。一訊而輸請服罪。

其善斷獄類如此辛巳擢廣西布政使端己帥屬未及一載請終養癸未丁憂太夫人憂後仍補粵藩吏民望公如望歲焉修復華書院廣招博士弟子員厚以廩餼親為校文講晰經旨戊子科得雋者十人又請開武生鄉試以儲將材粵西之有武科自公始庚寅以太常少卿內召庫有羨金萬餘具冊封識而去是年冬

上有事南郊公執香駮奔走儀度雖肅雖老於奉常者不及也明年連陟左右通政光祿卿又明年出尹奉天不三月以宗人府丞召遇 覃恩誥授通奉大夫贈祖考

如其官癸巳秋陞左副都御史時 朝廷重保舉之法公注意人材薦剡屢上悉報

可是冬遷刑部右侍郎一日語其宗人勳曰方今聖主當陽律例具備海內臻刑措

矣吾年幾七十古大夫致仕時也敢總職而素餐乎乙未遂援遷葬例請急歸未期

遭疾繇延不起卒於康熙丁酉六月十一日享年七十有三遺命勿請卹勿訃告勿

作佛事葬無踰小祥墓誌銘無煩朝貴嗟乎公學養兼至有得於中故一毫不事表

暴詎有所矯強而然哉天性孝友念憲公見背哀毀骨立太夫人董亦以憂傷成羸

疾公迎養京邸出守臨江公餘閒寢視膳太夫人體迺漸康粵西道遠勢不能為安

車之迎既知抱恙涕泣陳情五日中午申詳者六略云老母景逼桑榆疾病淹染卧牀

懸盼度日如年有子如此不如無子

皇上孝治天下。屢施格外之仁。每廣特開之例。遭逢聖世。詎忍忘親背。旨敗壞名教。漸滅天倫。古人嚙指痛心。膽雲隕涕。某不生空桑。而置老病之母於勿顧。此所以號天欲絕也。巡撫今相國蕭公鑒其誠。為具題得。俞允星夜遄發。途中大雨。雲馬蹶蹶。泥淖不稍休。抵家。猶及侍湯藥三日。既沒。為孺子泣哀感行路。是年。駕復南巡。過德州。迎謁河干。陳奏母子相見狀。

上為之改容。非至性感孚。而能然。與弟文學君病歿。爾時官編修。先期夢折一臂。寤猶隱隱作痛。即日乞假歸里。買地營葬。撫其孤如己子。族叔父母喪未葬者。有四。兄弟夫婦喪未葬者。有六。予告歸。悉出貲為經營。鄉黨無貴賤。接之以禮。非公事不出戶。偶出。則乘肩輿。一童子奉杖。以隨。見者忘其為卿貳也。燕居無惰容。雖溽暑。必整襟結襪。讀書外。無他嗜好。間作小詩。以自娛。閨門之內。不令而行。配程氏。繼譚氏。長子元琪。貢生。次秩。臨貢生。早卒。叔子徽。臨廩生。皆恂恂儒雅。克繼厥緒。季女字孔傳。鉅未婚。而守志終身。此足徵公之施政於家。仁義漸漬者。素矣。當公轉運浙西。奎以諸生從游。命校閱所著李氏宗譜。並為芮城公作傳。後蒙薦舉事。雖寢受知者。最深。迨奎老而成名。得與館選。距公沒已四年矣。追維公出處大節。卓卓可垂不朽。其操守潔廉。材識英偉。有似乎楊伯起。張復之。而德量淵涵。內行完粹。堪與柳子寬。范

國朝文匯

卷五十一

三十三

國學扶輪社印

文正相頡頏大雅云令儀令色古訓是式又云柔惠且直聞於四國若公者洵足當古大臣而無忝與謹按狀為傳一通以備史館採擇然不敢以知己感恩之故而一辭有所溢美也。

法意論

王植

事有奉法不能體意者其失在拘末而忘本。抵其後而昧其初。本者何。民是也。法之初無非為民者也。昔魏文侯見反裘負薪而曰。愛其毛者。歎曰。若不知裏盡而毛何所附耶。已東陽大計。錢布十倍。曰。吾土地士民不日益。而取之於民者十倍。是與反裘負芻者何以異。鄒穆公令食鳧雁以秬。無以粟。於是倉無秬。求易於民。二石粟易一石秬。吏謂不如以粟食之。公曰。不可。取倉之粟移之民。在倉與在民。于我何擇。此二君者可謂知本矣。故王者以天下為家。九有之士民者。庶皆君之赤子也。八方之城郭市廛。皆君之室廬也。四海之工賈財賄。廩庾儲蓄。皆君之外府也。易曰。君子以損上益下。語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夫以損為益。以不足為足。古之聖王皆然。竊考賦式之初定也。凡有所取。皆準所用。其奏報也。必曰。某解戶部。某解兵部。某以事神。某以班祿。以逮造士養民。所詳悉以為之計者。若甯使其有餘。而不問其或溢。所謂以一人養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者也。此其初制也。逮其後。或有偶增於舊者。其暫也。或不得已也。其有偶減於舊者。其暫也。或不得已也。久之而所司以為例。曰。成制則然。不知其所謂例者。其賦式之常經乎。抑其暫焉不得已焉者乎。暫焉者。原非欲其久也。不得已者。將可以已而已也。所司曰。核浮冒。謹出納。吾職在守法。然法非意。

也。議法而精求其意，則法在而意明。舍意而惟求之法，則意湮而法敝。且亦思為國生財，何如為國厚本之大乎？為國惜用，何如為國藏富之廣乎？竊謂每議一法，當原其初，其復議增也，則考初定之數若干；於何時減若干，於何時又減若干；比而計之，而今日之應增與否較然矣。其復議減也，亦考初定之數若干，於何時增若干，於何時又增若干；比而計之，而今日之應減與否亦較然矣。夫如是，則事得其初，初意得而本計存焉。魏鄒之主所能知，而於盛世何有。

政記

夫政寬為本，嚴為用。弗寬民弗舒也，弗嚴法弗立也。法弛則民易，雖欲寬其何由？故為政之道，先立紀綱，定規制，明約束，規定則知守，知守則令行，約束明則知畏，知畏則禁止。若夫政視其俗，法因其世。課農桑，勸勸課，修庠序，明禮讓，黜淫巧，去僭奢，裕積儲，飭武備，旌節守，絀奔營，肅祀典，息異教，通商賈，察關市，勤讞鞫，清犴狴，以禮造士，以道化俗，優而游之，漸而漬之，不可期以速化。治國以禮佐以刑，不先刑而後禮，敵國以刑行其禮，不先禮而廢刑，逆而施之，悔而返之，無及已。故刑以懲無良，亦以安良，以戒不善，亦以導善。懲無良，戒不善，刑之政也。安良導善，刑之教也。刑以弼禮，禮以貶民，而五刑弗服，刑之德也。民愚而甚，智渙而一，無諸己而示之型，無諸

內而示之文民弗與焉。故科條日設而行不終。與弗設同。口惠日萬而實不至。與弗
篤同。教化日興而誠不致。與弗興同。故為政者誠至則人易感。先己則人樂從。其感
而從如響應聲。如影隨形。有莫知而然者。故無小無大皆政之道。唐虞同度量。周官
治橋道。王道之行下及雞蟲。古之為政者為民治事。如治其家。為民教子。如教其孤。
有初若頌璣。終以益民。有事似滋擾。實以齊民。遠而施之畏難而已之。皆非也。在行
之法而已。法治立而民信且安。數世賴之。得治人恃人不得人。猶恃法存也。自用者
勞用人者逸。欲用人。先知人。既知人。欲使人。使貪使詐。使過。使貪使詐。智也使過。仁
也。使人以器道也。夫理布帛者。直其經而徐緯之。良醫按病用藥物。而以意消息。樹
表者。木直而後無曲影。政以治民。不為民。非政也。政者正也。不正不可以為政。

天涯亭記

天有涯乎。其無涯乎。以為有涯也。京師而之列國。華夏而之蠻夷。要荒之外。放乎四
海。極之黑水。綠洋之險遠。沃焦之恢誕。三神山之縹緲。如是焉止矣。若跨滄溟而登
彼岸。窮彼岸而更遊無極。則未或一及之。以為無涯也。先儒謂水環地而包於天外。
有罡氣以固之。亦如是焉止矣。若罡氣之外。是否別有天地。抑渾渾淪淪。作何境界。
何所底止乎。嘗為渺思極慮以求之。究不知窮乎其極之外。竟何所極。而際於無際。

也。茲乙卯夏，代庖欽州城之外，面大海，有亭屹然，顏曰天涯州人祀蘇長公其內。以予之視長公，殆亦一沼一沚之望洋而返乎。長公之恢放奇肆，無所不及，而獨於談天之口，噤若期艾。是身在天涯亭中，而於天之有涯乎無涯乎，且未敢知之，而於他人也何有。蓋粵之距京師，萬里而遙，粵之遙極乎欽，而止州之南瀕溟海州之西界交夷，故士之仕者，至於粵，極乎欽，遂覺嶺嶠炎鄉，不啻天之至斯而盡也。於是見為涯而以所圍為有涯，顧我人躬逢國家極盛之際，聲教所訖，無遠弗屆，南來之梯航而貨重譯而朝者，各從其道之所便，由彼彈丸放舟海面，駭涉鯨波，入吾欽境，一旦以飛頭犁面，詭形異狀之族，乍近我衣冠，初瞻我文物，方爽然而驚，洒然而悅，殆若撥霧瞻天，而快覩其光華然者，是吾欽適南天之第一境也。而何以為天之涯乎。初至而惘然疑，既而憬然悟，退而做庾岳之意書。天顏咫尺之額，拱置堂中。朝夕目怵心惕，而以此與天涯一亭相折衷焉。庶乎見天威之赫濯，天恩之浩蕩，而勿敢自委為邊徼之遠吏也。若夫躋高望遠，雪浪排空，南眺龍門，西覘馬柱，咏懷見志，即境生情，昔之遊斯亭者備矣。又何事撫鄒行之殘瀆，而令蘇蘇笑我為。

國朝文匯甲集目錄

卷五十二

左

字子升安徽涇陽人
諸生有高柳堂集

唐中宗正統說

遊巖龍記

魯曾煜

字啟人號秋旆浙江會稽人康熙
辛丑進士官庶吉士有秋旆文鈔

忠質文論

屠岸賈論

補過秦論

項羽不都關中論

濬浙西南湖議

忠烈魯公墓誌銘

蔣恭棨

字維御一字迪甫江蘇長洲人康熙
辛丑進士官編修有西原草堂集

蘭雪堂遺彙序

彭止庵先生祠堂碑代

一一

三

三

四

四

五

六

七

七

孝正姜先生傳

八

黃位思先生傳

九

沈起元

字子大號敬亭江蘇太倉人康熙辛丑進士官先禱寺卿有敬亭集

去劉河七浦新聞議

十一

督運圖序

十二

惠濟河碑記

代

十三

紀王烈婦事

十四

成都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十五

行人司行人顧君墓誌銘

十八

滕縣知縣邱君墓誌銘

二十

鄭青蓮

字友白安徽涇縣人

周公太公治齊魯論

二十二

管仲器小論

二十二

顧棟高

字復初號震滄江蘇無錫人康熙辛丑進士乾隆辛未鴻臚經學授國子監司業加祭酒銜有萬卷樓文稿

刑論

二十四

鄭莊公論

二十四

鄭莊公後論

二十五

鄭莊公第三論

二十六

晉悼公論

二十七

春秋子野卒論

二十八

春秋吳楚柏舉之戰論

二十九

書適孫葬祖父母承重辯後

三十

司馬溫公年譜序

三十一

延綠閣集序

三十二

晏斯盛

字一齊江西新喻人康熙辛丑進士官湖北巡撫有楚蒙山房集

廣德州志序

三十四

孝貞祠序

三十四

書署黃平州知州羅君死事

三十五

嗣聖元年甲申。唐中宗即位之始年也。二月廢為廬陵王。同日別立豫王旦。四月遷帝於房州。九月立廟稱武氏攘竊神器。賊滅宗盟。此敬業之檄。賓王之詞。所以不得不為。李氏痛哭而告於天下也。後世歐陽子為唐書。備著其惡。因其改元而實書曰。光宅。因其改號。而又實書曰。周。據事直陳而善惡見。亦春秋之旨也。豈有過乎哉。曰。有過也。自有天地以來。三綱九法。一名而已矣。名之所先。國與天下一正統而已矣。顧正統之義。所關繫於人心。世教匪淺鮮也。歐陽子不以特筆維之。而任其遷之。改之。立之以之。官之爵之。貶之殺之。焉。此正有違於春秋之旨爾。然則何以維之。曰。若范氏。乃有以維之也。曰。范氏不違春秋之旨乎。曰。然也。蓋春秋以正名為重。范氏以春秋為主。其曰嗣聖元年者。即曰春王正月也。此識此膽足冠千古。他如曰。太后立武氏七廟者。即夫人姜氏。享齊侯子禚之義也。曰。周以狄仁傑。同平章事者。即宋以齊人蔡人衛人陳人伐鄭之義也。曰。遷帝於房州。又遷於均州者。即公孫于齊。次于陽州之義也。曰。帝遷東都。帝復位者。即公在乾侯。公至自乾侯之義也。事迹不同。斷引殊合。二十一年之內。天命帝祚。正堂堂。雖有缺微。其不為武氏竊也。亦明矣。此

范氏之力也曰然則范氏能以子奪母乎曰范氏豈以子奪母直以君討賊也蓋高祖太宗拮据將荼奄有關中之基垂祚三四代武氏一專政柄遂蕩然舉國而畔之非中宗之母是中宗之仇皇天后土所共鑒之而四海臣民所共擊之者也倘并以高宗所立之子之位號年月更用一筆刪去人類如不絕又於何為訓耶夫嗣聖紀元雖虛名也誠實義也武后專而中宗在誰謂李家之無人高后制而憲帝崩祭非劉氏者不王漢唐之號昭於日月二姬之毒汚於腥腐凡皆繇於此也而不但此也呂端之捲簾下拜忠毅之移宮屢疏同一意也此以君討賊之法范氏行之范氏主春秋之明效大驗也曰春秋書陳災亦即此旨夫曰然然則歐陽子誠有過也歟

遊巖龍記

琴溪左五里有山名曰巖龍古以洞之明邃為巖龍後近溪羅先生書巖龍二大字於洞口之寺壁故曰龍或者龍其由龍乎蓋茲山高僅廿餘仞西向陡壁垂下下有洞洞基與周道平等無管級上下橫列如五楹大廳深如之砂石為屏屏後仍有小徑甚幽莫知所止高可三四丈中有三漩如轆蓋特負頰色嵌鶴子石堂有錢佛端坐亦不知其為何代蹟也嗚呼其造化之巧耶抑非耶觀右角之上石平臺鱗牙爪跡其果於龍耶不然何以不似他洞之巨石凌虛橫直架成耶吾因之而有疑矣洞

之開殿如宇。以為天成。則在上之螺旋。何以酷似人為。以為龍潛於此。而乘水以浴成之。則四五丈之深水。又不見於志傳。此必有道焉。而未得精於格物者。以喻我耳。雖然。洞者通也。必有物以通之也。蓋造物俾之虛靈。得健行不息者。以致之。乃始亢爽軒朗也。近溪先生為大書龍字。而去其谷之在傍者。能知此義。未可知也。且洞之左偏巖下。有深潭。長橫而潤。寒冽逼人。在淵之躍。當無疑矣。其勝景不盡述。洞前有古寺。寺壁書法詩句頗多。一徑去數武。臨小溪。溪環如帶。內有蚌。出美珠。人常得之。面有竹浦千餘頃。不下涓濱焉。瑤瑛以為仙境。誠不虛語云。故記之。

忠質文論

魯曾焜

聖人之所御者世而動於世者謂之運世運者一質一文或損或益傳曰王者質法
天文法地質先文後本末陰陽之義也忠也者天地之心貫乎文質之中而文質之
所重倚以不壞質而不忠其失也漓文而不忠其失也僞聖人覘世之所赴焉且不
言而同然焉於是順其將動之勢而陰持其可升可降而不可敝之柄是故質可也
文亦可也質文而不忠不可也然則夏尚忠殷尚質周尚文其說亦有據歟曰此非
孔子之言也子曰虞夏之質殷周之文至矣虞夏之文不勝其質殷周之質不勝其
文是知虞夏殷周惟以質文遞嬗質極而文文勝而質若春秋冬夏之有寒燠若日
月之代明於晝夜而不息人不變忠亦不變故於夏而曰近人而忠焉又於周而曰
近人而忠焉豈專繫之夏哉自漢以後樹論屢畸其曰夏尚忠殷尚敬周尚文者董
仲舒也其曰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
人承之以文者司馬遷也至晉陸機復衍其說以策貢士宋蘇洵易忠敬文直曰忠
質文而書論幾策迭伸厥指噫是皆蓋於孔子之言矣孔子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
一文一質復謂用禮樂則從先進夫禮樂者所以布文質之具忠者所以植禮樂之
本舍禮樂則不能飾文質矣舍忠則欲行禮樂而必有所闕矣故忠非特一朝之尚

也。

屠岸賈論

屠岸賈為司寇執法之官也。趙盾弑君之賊也。法莫急於亂臣賊子。屠岸賈不誅趙盾則法不行。且不誅趙盾則君臣之大倫遂廢。吾故謂屠岸賈能行春秋之律也。且夫盾立靈公非盾心也。方襄公卒盾欲立襄公弟雍。雍時在秦。使使迎之。及穆嬴日夜啼泣頓首請盾。盾遂立靈公。發兵拒所迎。襄公弟於秦者。嗚呼。盾固視其君若嬰兒。兜玩弄股掌之日久矣。及靈公立無道。盾驟諫不聽。然靈雖昏不可謂非君。盾雖仁能得士不可謂非靈公之臣。乃靈公欲殺之。盾輒逃之。趙穿徐起而弑之。春秋特書曰。秋七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皋。而趙盾首惡之罪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屠岸賈者。素有寵於靈。與盾比肩而事。吾意靈公未必不陰屬以誅盾事。但身未為司寇。義不敢也。及盾弑靈。吾知屠岸賈必造然涕泣寢苦枕干以堪仇人之胸。然身未為司寇。又義不敢也。盾惡不正其心。不捨一旦掌邦憲。討奸宄。天實命以誅盾。故急治靈公之賊。以致盾。徧告諸將曰。盾雖不知。猶為賊首。以臣弑君。子孫在朝。何以懲。曩爰書既具。韓厥沮馬不聽。遂攻殺之。嗚呼。春秋之義。如日月星辰之明於天。垂萬世而無所感。然其不告景公而誅之。何也。曰。勢不行也。景公者。成公之子。成公者。襄公之

第彼方德盾之立己而神明事之且朔又娶成公之姊其必不肯滅趙宗也明矣屠岸賈以為吾告於君君不報是法不行臨君不義吾受擅殺之咎而法信是過則歸己雖死如飴是故趙孤既立屠岸賈及其族人駢首受戮夫固所欲有甚於生也不然豈不能脫哉衰世以史筆治天下桃園之難太史書曰趙盾弑其君齊莊公之難太史書曰崔杼弑其君然屠岸賈誅趙氏能執大義死其官豈齊慶封盧蒲堅可同語哉吾故謂屠岸賈能行春秋之律者也

補過秦論

秦之罪莫大於滅周而滅六國次之特怪賈生過秦獨遺其大也史記周本紀云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於秦周既不祀然則莊襄之罪浮於始皇矣夫莊襄之世周鼎入秦凡七年王赧既亡何罪而復奪其七邑遷之陽人聚此莊襄之甚也吾嘗謂東西二周其君猶中主之才可輔以盛衰非有亡國之禍如桀紂者也西周君與諸侯合從將天下銳師出伊闕伐秦秦使將軍摎攻之東周君謀秦秦使將軍呂不韋誅之夫二周伐秦猶是大司馬九伐之濫以上征下之義秦敢虜其君擢其重器收其土地人民自三代以降有若是之裂名義而恣吞噬者其亦少矣即有桀紂之惡聖人不得已而定之以兵然猶自以其德為慙義士猶不食其土之毛何者

君臣之大義。天地之常經。不可以倒置也。是莊襄之罪。其必不恕於春秋之法可知。假使為莊襄者。奉周守府主以號令諸侯。則必不煩兵革而六國服。即有不服。其攻之也有名。而其取之也甚易。何也。當時韓既入朝。魏亦舉國聽令。諸侯震懼眩惑。莫不甘心。臣僕而願帝。秦特以名號不順。進退不果。魯仲連一介之士。猶思蹈海而死。況交有稱王之名者耶。若其挾共主之權。行桓文之業。諸侯奔走恐後。其折而入秦也。必不待二十餘年之久。而始皇之世。亦終致一統。而有天下。奈何義贖武先滅二周。次及六國。斬首之衆。自石門之戰。至報亡之歲。其見於史冊可考者。蓋百四十餘萬。自報亡之歲。訖兼并之日。史傳不載首虜之數。又莫得而數也。嗚呼。上帝好生。天不祚逆。非莊襄啟之而孰啟之。吾嘗謂莊襄又嬴氏之罪人也。盡人之妾。以呂易。嬴方絕。姬氏之祀。而不知嬴氏之祀。先斬方滅。二周以吞六國。而不知父與其身俱。速斃於不韋之手。畜一狼戾恣睢之始皇。毒螫天下。而國之社稷亦從之。嗚呼。何其極哉。漢興。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十里。號曰周子南君。而賈生過秦。方罪始皇。罪二世。罪子嬰。獨不及莊襄。且曰。享國日淺。國家無事。嗚呼。無父無君之賊。而曰享國無事哉。

項羽不都關中論

初楚懷王與諸將約先入定關中者王之。漢元年十月沛公兵入武關十二月項羽兵入函谷關當是時羽力足以都關中也羽不都關中坐失形勢然羽後入關三月其不都關中如約也尊懷王命也崇信紂力說之都者為非然則令沛公都關中豈曰何可令沛公都關中也沛公入秦行寬大政秦民大喜爭持牛羊食獻饗軍士佐以張良蕭何韓信樊噲之謀勇其勢得天下且無疑封沛公以關中是猶阻升極者而予之以階梯也雖愚夫亦難之然則勢且奈何曰天下有力有信有權有取天下之力而無信則民疑有取天下之力與信而無權則事垂成而輒敗夫沛公之得天下非直關中也為義帝發喪也彼知力之莫能尚而植其信與權是以能據勝奠而攬得全之局故為羽計莫若奉懷王都關中何則關中者帝王之舊都也懷王者諸侯之共主也以策數論則如約重以扶義論則君臣尤重羽誠惡負約而勢又有所甚忌破其所忌莫若乎號諸侯風曉沛公即使人迎懷王西入關率諸侯王奉上皇帝璽符尊以義帝之號而都之沛公必弗敢不從其不從則誅之其從之然後因其思歸之眾而東徙封之沛公雖智其何術以釣天下然則羽宜何都曰都洛陽洛陽者關中之喉天下之脊義帝都關中羽復都洛陽有犄角之勢有翼戴之名急則羽可挾義帝以制諸侯緩則義帝亦不能貳於羽天下不歸羽將安歸之今計不出此謂

巴蜀亦關中地立沛公為漢中王嗚呼其闕於計畫也亦甚矣巴蜀險固咸陽尾閭是以秦弗滅蜀而司馬錯以為憂王沛公巴蜀僅令亡國大夫距塞其衝是猶勇夫喑鳴而前一童子揮手以闕之也豈不悖哉故羽之失不在不都關中而在不奉義帝都關中不但不都而已且陰令擊殺義帝江中資沛公以誅暴鋤亂之名雖欲不亡其可得乎

潘浙西南湖議

南湖之界東並安樂山西距洞霄宮南抵雙白而北茗溪屬餘杭縣治漢熹平間邑令陳渾之所闢也其周一萬三千七百餘畝分上下二湖各廣三十餘里凡水之出自天目注茗溪下灌浙西三大郡於是焉委之若湖壞水勢建瓴衝突而下錢塘安樂鄉十有六里之民先受其殃而浸及杭郡次及嘉郡終及湖郡以為憂田廬漂沒人民魚鼈東南命脈於是乎蹙蹙不能舒矣曾煜嘗攷是湖之興廢不一大約其興也以循吏其廢也以奸民自漢而唐而宋元明得之陳善南湖攷及本朝邵學士遠平南湖議可俚指悉數也今議者曰農盜湖久奈何曾煜應之曰請佃業孰若宋蔡京曩邑令楊時拒之矣度今農力不敵京而令美不以時自處也議者又曰勢家主之奈何曾煜應之曰明戚畹邵氏嘗主之矣水利御史黃光昇劾焉今上官豈直黃

先昇哉議者又曰隄且壞計築費重曾煜應之曰唐令歸珽誓死築隄何人也議者又曰滾壩高低勢且聚訟曾煜應之曰高則東南利而西北憂低反是前明耆民費錢洪等請增三尺仍遵水利御史所定蓋其甚制尺寸不可踰也然奸胥又以稅為解是又未審自漢以來派其額輸入各邑田賦久矣夫是湖之利利在貯水不利在洩水貯之也貴寬故不宜狹貯之也貴深故不宜淺濬湖之土即以築塘糜杙所入務著老土焚以巨石牝牡交錯界植石碑大書深刻馬澗水灘化灣諸塘全湖之樞尤貴內外深斬水蓄蓄則湖不涸湖不涸則憂民不得踞以為田而弊不叢夫豈不知圩田之為利大哉但十家而止爾百家而止爾其大小多寡之數必有所權也又豈不知發端之難哉但勞者在一時而逸者在百世亦為之而已矣然而明其當濬而卒不濬者何也是在曾輩之序鑑湖也。

忠烈魯公墓誌銘

當吳三桂反吾宗元長公死其官事聞。

天子賜祭葬官其一子嗚呼烈哉公諱仁圻元長其號也系出宋參知政事肅簡公南渡遷越之餘姚復遷會稽魯家漫郡倅某公之父也公好讀經尤邃春秋學能馬上左右射補博士弟子員順治辛丑入都興安總兵官喻明簡能知公者挾之入秦

遂以百夫長隸戲下明簡去代之者王懷忠又能知公者授漢鳳營千夫長康熙十三年滇黔既叛秦隴大震征南將軍穆景鬪場大閱公慷慨力請討賊將軍壯之定西大將軍多羅貝勒又能知公者賜之首鎧魚甲大乙之刀將任以南征未及發是年冬十二月會漢鳳參將蘇興叛附吳三桂將襲殺詞賊筆帖式布爾格以滅口公憤甚度倉猝未能制賊輒衣朝服北面再拜慟哭懸父遺像祭且告入訣妻子出上馬馳叩興營氣發於面力爭毋殺布爾格狀興大怒縛公急牽之斫頭公大罵賊死為是月之十五日嗚呼死生亦大矣雖然人各有死唯公能獲死所也夫春秋之義莫大於討賊今公須臾毋死帥師入蜀轉戰湖南扼賊衝戰而勝功莫大焉戰而不勝死必大創賊死亦烈而僮死蘇興手為可惜也雖然三逆方張當時大臣能死賊者惟范公承謨甘公文焜朱公國治其能擊賊者則有哈公占蔡公毓榮李公之恭然史美擊賊者又何敢輕死賊者則公之死可以不恨矣公既死莫敢收其尸先是公畜一犬甚馴犬護尸傍終不去尸僵於雪飛鴉集囓犬輒咋逐之故吏梁玉收而葬焉妻孔氏遣將氏被掠死子世泰亦死世德臨賊中公友袁豹以財贖歸其弟仁城以公歸葬於會稽之品字山公有春秋評解傳於世并銘之銘曰

烈烈我公死而不死死而不死其不死而死者盍視此

蘭雪堂遺彙序

蔣恭棨

蘭雪堂遺彙十四卷里中高材生王君廷鉞哀其曾大父故少司寇元珠先生所作藏於家屬恭棨序竊嘗觀明季禍亂之棘始於君子小人之爭小人之勝君子既其常矣猶未也假手婦寺以斬艾之繼之以盜賊然後海內善人正士之徒黨消亡漸滅無復屢有存者而宗社隨之彼婦寺盜賊鴟張豨突之時若有物憑焉而非其所自為也然則君子小人進退消長之幾庸非萬世有國家者興敗之龜鑑歟先生熹宗朝號東林渠魁首擊客魏屢救言事得罪者幾蹈不測愍帝即位召起謫籍天下想望風采而一二僉壬倖漏誅殛之網者復百計擠抑俾束手俛首以去至於鼎邑遷改僅以一死不負所學嗚呼是婦寺雖除而不除盜賊未熾而已熾也誰東國成伏讀二徐先生傳序所指斥有不為之歎息痛恨者歟先生初遘璫難得禍幸不如周忠介之烈而矢志殉國卒從徐文靖之後吾鄉前賢聲實克副如此以視少壯氣盛叫喚黨人之中白首決裂者何如也夫君子尚不能無偽况小人則又何所不至歟先生所以不朽者固已與日月爭光文章特其餘事然使後生得因片言隻字以想見其為人是編之所留遺詎小小歟恭棨鄉里後進讀先生之書論其世有餘悲焉承廷鉞命倘幸挂名末簡其敢固辭攷先生家傳愍帝末黃希憲撫吳疏起地方人

才時先高祖憲副公忤武陵自天津譴歸與先生同在薦中章積寢閣汗簡隱翳宗老無能言其事者而廷鉞摻羅蓋聞具誌本末百世而下知逐臣遺老未嘗不屏營彷徨思備殘棋之一著而非忽然於君父前賢心事豈不以為之後者而益章歟序遺槩竟牽連及之蓋於廷鉞有深愧也

彭止庵先生祠堂碑代

康熙五十八年長洲縣翰林院侍講彭止庵先生以疾卒於家又二年蘇之人士相與追放模楷憶想典刑請祀先生於學宮又一年先生嗣君正乾等始建先生專祠於長洲縣學先聖廟之東偏明年遣書京師屬余文其麗牲之石余夙仰慕先生及官於蘇辱先生嘗過從得聞先生講學之大指而親挹其道德之光容余被訐頌繫維揚先生樸被過視余指即訊所欲為吳民請留余時甚余者耽耽虎視弗顧也余既蒙恩復任卿貳與先生積不相聞先生之沒余盡馬心傷顧末由致一辭於先生故於其嗣君之請誼不獲辭先生諱定求字勤止止庵其自號也世居蘇之長洲康熙丙辰舉會試第一廷對復以第一人及第由修撰擢國子監司業晉侍講先生之考仁簡先生號吳中醇儒先生少承庭訓耳濡目染於有宋諸子之遺書潛心而默識之於近世儒者尤得力於王文成高忠憲二公其學以不取為本以踐行為要

體認真切洞見太原故其為人志氣清明德性堅定富貴榮利不足以動其心厄窮患難不足以搖其守蓋擬之前哲羅念庵湛甘泉庶幾髣髴驚鈍如余殆無以窺其所蘊之深也早登大魁遭際聖世迴翔館閣可坐致臚仕而先生年未及艾引疾歸里杜門謝客耽味儒道其於天理人欲之介辨之灼然而力行以蘄至乎聖賢之域日有孳孳不暇外慕視世之榮華小成者直霄壤矣

聖祖南巡召起校勘書局於揚州是時先生門人方東銓政亟引先生謂得一紙牒部即照現任推陞同事者爭勸之先生訖不應也其難進易退如此居里中以綱常名教為己任遇公正發憤侃侃不少媿何人皆嚴憚之至於表章先賢汲引後進則又惓惓唯恐其力之有不逮常補衣蔬食蕭然約素或有以服飾輿馬儼從銜糴者望見先生率搖手避去此余之所及知也故因記先生之祠而論著之其他具先生門人王編修詰生所撰行狀中不復述後之聞先生之風者其亦將頑者廉懦者有立矣乎長洲縣學額壞數十年先生通籍後倡以己財號呼勤募凡二十餘年而後潰於成以故卜先生之祠僉曰必於學祠之成依於宮牆既碩且安仰殿堂之崇闕俯泮池之幽潔先生之靈陟降於斯宜有徘徊不能去者與乃為迎享送神之辭俾歲執事祠下者歌以祀先生具辭曰

傅說之星兮凝精湖厥生兮應文明學追餘姚兮本以誠決金矢兮佩玉珩上帝命之居蓬瀛駟赤蚪兮翔太清翩然下來兮思故城吳之山兮環翠葑之水兮折瓊蒸嘗千禩兮依類鬻望閭闔兮指層雲靈不少留兮迴城闈庭霽色兮草薰壕綠波兮云云渚清風兮蘭茝芬長樹表兮坊吳人

孝正姜先生傳

姜先生寓節字奉世其先萊陽人父行人司行人貞文先生坂明愍帝末先生大父忠肅公死萊難母孫孺人亦遇害貞文伯兄給諫貞毅先生方以言事得罪下詔獄貞文上書請代兄繫釋兄歸不許乃棄官奔喪萊新被兵間攜先生僑居吳既而貞毅謫戍宣城會明亡遂留止吳阮大鍼用事金陵修葺怨跡貞文所在欲甘心焉於是避匿浙東山中久然後歸感憤成疾卒先生年十二遭父喪如成人事繼母傳孺人謹病剗腕肉以療比劇涕唾胥親啜之初貞毅卒葬戍所長子留守墓獨仲子與先生家於吳友愛甚至仲子以文辭著名而先生篤行義深潛弗矚其所常與往來類遺民宿學遁世高尚之士居家動止以禮日夙興謁祠堂上香出外雖經宿必告所從師沒繪像旁室事之終其身徐先生枋詹事文靖公子文靖殉國後隱澗上時絕糧先生以貞文會試出文靖門又雅重徐先生月必致米粟徐先生性尤介先生

饋之則受。遇空乏。其家人或徑從先生所取。給焉。甯都曾傳燦先生友也。客燕死。其妾與所生子女在吳。先生割宅處之。俾女各得所歸。而子知學。閱數年。其嫡母兄自甯都以魏季子禮書來迎。始遣歸。聞者難之。好施與。不治生產。散其貲數千金。自厭粗糲。意豁如也。讀書嗜史記及唐白居易詩。不輕著述。蓋謹慎其天性云。當一歸故里。值新令數明舊臣之他徙者。族人慮禍及。迫之就試。補博士弟子。旋棄去。還隰。吳市卒年五十八。遺命以布衣布冠殮。吳人悼先生之歿。私諡曰孝正先生。為人直諒和易。貞不絕俗。自以家世忠義。暴著。惟其身弗克負荷。是懼。惴惴乎有小雅夙興夜寐。無忝所生之思焉。余自少聞鄉里老輩相與推服先生無異辭。及與先生季子本渭交。出張徽士雲章楊編修繩武所為碣銘諡議示予。則知之益詳。乃稍采次為孝正姜先生傳。以誌志獨行者有所考焉。

黃位思先生傳

黃先生師瓊。字願宏。號位思。先世有功。明初封蘇州衛指揮千戶。七世祖省。曾六世祖姬水。明史皆有傳。王父哀冲尚。栖靜里中。彭侍講定求雅重之。父庭。康熙乙卯科舉人。先生少補郡學諸生。康熙壬午舉本省鄉試。壬辰成進士。以便養乞教授。除徽州府學。丁母憂。歸。連丁父憂。服除。補鎮江府學。俸滿陞。授雲南楚雄府廣通縣知縣。

先生自為童子時侍王父疾謹疾瘳扶掖左右十年既仕迎父母致學舍共養潔白
父好遊山水徧招其地耆舊相與登臨賦詩嘗命工圖書以娛其意或有所施與齋
俸不足輒典衣裘以給間憶故里一二親知即走書邀至盤桓浹旬日厚贈遺之比
哭母一昔鬚髮頓白營墓涉雨雪得寒嗽疾終其身友愛其弟甚至弟性跣躄每婉
曲勸導不聽則引咎自責親歿遺產悉推與弟已盡廢去迺損衣食延師教其子女
又代償所負兩為弟卜居復不能守遂割宅處之在徽學十二年刻苦自勵徽俗富
家有吉凶事幸校官至其門以為榮其請謝頗豐先生概拒弗往郡守郭晉熙見饗
火不繼餽斛米卻不受慨學宮頽壞寓書齋家中田以興役徽人為之感動爭先輸
助工成規制甲佗郡其教士以孝悌為本以窮經為要以諸史宋儒書為證間五日
一講課從學者恒數百人齋舍至不能容別築室以待之於諸生之貧廢業者廩而
教之以事夏楚者反覆開曉之使知悛改其非罪挂案牘者立解之休甯查澤鯤觸
怒縣令誣之守逮之株連士十四人胥羈候先生詣守白冤狀不允竟縱遣之抱
印請劾守悟澤鯤及十四人皆獲免及先生歸里澤鯤來謁餉家釀數升發之白金
也亟呼攜去不復與相見補任鎮江未至徽士僦屋願受業者已雲集鎮學有日晶
山久為旗軍牧馬地蹂躪講堂無敢言者先生請於將軍治馬主罪禁勿許脫丹徒

顧然於厄救丹陽湯懋出獄即領鄉薦其為令裁革鹽規銀數千兩汰里長徭差爬搔疾病晝夜不休積勞嗽疾發以卒乾隆七年五月廿九日也年六十有四柩歸日民人緣道哭奠百餘里不絕先是去徽州鎮江兩郡士遮送多依依不忍舍者先生家雖貧其所至得士民心如此亦可以不憾矣先生三子大椿裳皆舉人大椿前卒中理府學廩膳生余按裳所撰事狀畧為先生傳以備國史儒林循吏之錄庶無愧辭

老史氏曰昔安定胡文昭公教授蘇湖遠近士爭師之其後太學取以為法宋世人材之盛幾邁漢唐蓋經義治事之條目猶有三代德行道藝之道焉近世士不嚴師為之師者亦苟以備位而已吾蘇前此惟陸先生在新授松江號能造士睢州湯尚書斌撫吳薦擢知廬陵縣以卒而先生繼之何其難也惜乎兩先生者皆不得為太學師而黃先生并未有如湯公者舉之以勵他學官則余之論而著之獨可已夫

去劉河七浦新開議

沈起元

劉河。婁江入海之口也。禹貢三江既入。震澤底定。震澤太湖也。湖受宣歙杭湖之水而分洩於三江以入海。自東南分流出白蠅入澱山。由小漕大漑而入海者。曰東江。自龐山經安定青浦而入海者。曰吳淞江。自東北分流從郡城而東。經崑山。抵州境。環城南而東。過嘉定入海者。曰婁江。迨後東江吳淞江湮塞不通。其水皆從劉河入海。於是三江之水皆會於劉河。而劉河遂獨為東南尾閘。通塞所關不止在一州。而州之西南半壁土田。尤於是乎賴。河向寬二十餘丈。元明海運道。馬高舸巨艘。連檣上下。今未百年。而河面之存者。僅五六丈。議者咸咎天妃宮之閘。東水勢而緩潮。必以致停淤。方恨未能去之。不意康熙五十四年。又有六渡橋之閘。而河道日以湮矣。天下建閘之處。大抵因上流高峻。水迅易竭。故建閘以時蓄洩。未有於平水而用閘者。吳地水平。故號平江路。自常而東。則又平矣。自蘇而東。則又平矣。何事於閘。當事者但知閘之功。妙於蓄洩。而不計平水之無所為蓄洩也。何也。地形本平。非有建閘之勢。當雨暘時。若則江水之出不憂竭。海潮之入不慮溢。若霖雨兼旬。則出者但取其迅速。水自出。無待於閘之洩。若燠月亢旱。則入者但求其滂沛。潮不至。閘亦無所蓄。求閘之用不得也。昔有平水而用閘者。則又有說。宋大夫郊。豈為婁人。以精水利。

為名臣其言曰浦口大者置閘以備蓄洩其子喬上水利議亦云浦口不置閘堰賺入潮沙遂致浦塞范文正公有云新導之浦設閘以禦海潮使沙不得壅是諸言閘堰者皆為支河之通潮者言之非為幹河言之也支河之潮可禦幹河之潮亦可禦乎不以之禦將以之蓄昔人方欲禦潮於外今反可蓄潮於內乎明於閘之所用即可知閘之所不用矣故明州人張楨熟水利其論閘堰也曰吾太倉除劉河七浦海潮所不能壅逼者不必用閘誠至論也今請言新閘之害今之海潮既以河道隘而僅通細流至六渡橋而去海已遠潮力已微又束之以閘則來者愈微退者愈緩水緩則沙停沙停即淤所以建閘之時亦曾開濬不數年而隻舸不通以致濱海田畝屛救無從膏腴之產行化為石田槁壤其害一也且近歲但見旱之為患耳萬一大水為災河道既微復梗其咽喉以震澤西來東南列郡之水將盡歸劉河而爭出於丈餘之水門其勢必洩瀉不及則汎濫漂沒之患吾州先受之而一郡咸被焉其害二也且今尚存河道耳閘不去則河必盡塞計一日停沙一錢許厚三歲則千錢之厚可轉眼而成平陸夫婁江閉而江南水旱之患尚何所底乎若十年五年一濬工費動以萬計或那國帑或用民財將公私交病而旋濬旋塞卒無成功其害三也自宋以來吳中水利首重婁江元明向設淘河夫役隨潮之落汰沙使出今不使淘

之汰之不思復河故形而又束之以閘天妃宮一閘之不已又益之以新聞噫是何
速求其湮耶明張儀部采修州志其言水利有禁中流橫截蟹斷致泥沙留淀一則
夫閘之束水而留淀不有萬倍於斷者乎閘以啟閉自建閘以來原未嘗一日啟閉
亦可見斷無事於啟閉而閘為虛設以虛名而受實害吾不知其何取也嘗聞之水
濱居民欲灘之西漲橫一木於西岸則壁衝於東而西漲欲東漲亦然今閘兩旁石
堰其為橫木亦大矣宜兩岸灘漲驟為溝渠也去之不宜急乎其與六渡橋並建者
又有七浦之閘七浦亦名麻浦在州東北西承已城湖之水自鹽鐵下通楊林堰至
花浦口入海州中北條大水皆於是乎出州之東北半壁土田於是乎賴新閘之害
與劉河正同而七浦閘去海為近潮大則阻於閘而閘外之田受其汎濫潮小則阻
於閘而閘內之田無從厚救自二閘建而一州之水利將絕士民皇皇求去者數年
於茲而不得一大君子主持其事今幸遇馬所以求去之亟也或者謂當日督撫大
臣議請行之今何敢議去夫事第論其利害與否耳苟其有利雖閭閻之故智不可
棄也苟其有害先聖之成法有不可行於今日者今之去閘於東南利害為大於吾
州為急於國家舉措直細事耳天下事創建難革除猶易夏忠靖之開吳淞周文
襄之開顧浦功在生民今以一入告之煩而為地方世世之利君子必不吝此也或

者曰：聞固宜去如前之議建者何？夫前人之誤，後人正宜救正。當議建之時，後患未形，無論督撫大臣不習水土者不能計及，即居其土而非熟精水利者不能預知。知之未能言，言之無徵也。前人未見其害而為之，後人見其害而去之。前人固未為受過也，即受過矣，而惜一二人之受過而不顧百姓世世之害，賢者所不忍近之治病者。三五相結，一醫誤藥，更一醫至甯坐視病者之死，而不肯更方易劑，曰：恐形前人之短也。彼夫徇情瞻顧，視國計民生如楚越之不相闕者，何以異是？蘇明允曰：君子之為政，與其視百姓之艱難而重改令之非孰若改令以救百姓之患？古人為百姓且欲改上之令，何舊令尹之政而重改之？今幸得大賢在位，其愛民之心本於實舉發於至誠，而又為

聖天子之所委任，不及此時而亟亟議去，更何時乎？謹議。

督運圖序

國家倉儲仰給東南，而江南幾當其半。歲漕米二百餘萬，船三千餘艘，自江涉淮而河而中河而八閘以抵臨清，然後北達通州。其間風狂波駭，閘溜隄阻，一不戒則有覆溺破漏之患。運丁多狡獪，舵工篙師率游手無稽，稍不戢則騷擾居民，或以眾而關邊河繹夫乘急索厚，真不遂則閘而散甚者，連羣鬪毆，至譁不可詰。雍正二年，部

臣議令江安蘇松二道歲更督至臨清以重其責於是王君洺任江安之明年適承是役歸作督運圖紀王事也以余實在行屬為之序是役也每三月杪度淮盡五月抵臨清適當伏暑前此督運者乘高舸先漕舟而前選勝而泊招涼嘯飲至臨清而歸餘無所問君自清江浦北行每至險溜陡聞則停舟坐赤日中指揮策其惰節其緩急與運丁舟子絳夫參錯旁午於岸左雖風發塵起衣縑面垢脣焦吻燥不少息各船盡過險乃更前行而上下八閘測水淺深酌啟閉皆津吏所不能及六千餘艘官弁丁役帖然怡然向所為覆溺破漏之患閼斷騷擾之習絕不復聞余於是歎人臣之勞於王事者使盡如君亦何事不治然天下之患固在於廢弛苟且君既不肯為而世之急功名者則又一以操切從事厲威嚴奴虜寇仇其下束縛之鞭捶之盡其力猶不止一時聲稱赫然以為能而實未嘗體事而究其曲折也若是者君又不忍為寘勞其身而必以誠御其下豈不難哉君嘗為湖北糧道矣湖北運丁尤號難治君至為剔其蠹去所苦開諭款款如家人父子丁役奉君教舟行數千里無敢取民家菜一本者今為江安亦然故各丁相戒守約束以得君杖為取噫嘻未有至誠而不動者信如是夫君再任糧儲所專治者特運丁耳使為大吏以撫循噢咻其民不事束縛鞭撻而事已立民已治詩云豈弟君子民之父母庶再見之君乎君素能

詩詩格得之盛唐是行也。每指揮既畢。浣塵垢。漱膏吻。則攤卷高吟。當風帆翼。張如雲。徹空邪許之聲。傳數百里。所過垂楊夾岸。秀麥連隄。疏村小聚。田夫野老。熙熙藹藹。擲君於是時。睹舟航之整肅。驗人情之踴躍。對景物之融和。掀髯賦詩。聲出金石。又悠然不知嚮者。叫呼督率之為勞矣。今所圖即君吟咏之境也。圖其逸不敢圖其勞也。然余固同行者也。因述其圖所不及者而為之序。

惠濟河碑記代

豫之水患自河奪汴始。蓋水之發源於豫者。淮為大。歸淮之水。汴為大。汴固挾眾流以入淮者。汴治則梁宋陳蔡許鄭之水皆治。元至元間。河奪汴故道。汴遂澶。即今浚儀。梁乾河。涯皆其蹟。元臣賈魯濬汴。自中牟經祥符而東。漚潢河。歷陳州境入江南。潁上以達於淮。汴得入淮。賴此人。戴魯功。故名河為賈魯河。至今河日淺窄。水驟輒溢。乾隆四年夏秋大雨。開歸陳許六十餘州。縣為巨浸。橫流下奔。及江南之潁。毫長淮衛。漂民田廬甚多。前巡撫尹公具以聞。

皇上既重發倉穀帑金以賑災民。復念致災之由。特命巡撫尹總河白布政使朱度全豫水利。使原委疏暢。毋致泛濫。又奉旨入淮之水道。經江南。恐下流人情阻撓。命江南水利大臣共議之。蓋九重之上。千里外。如在几席。形勢情偽。無不

睿照為豫省計甚至於是尹公白公悉心籌議委管河道胡紹芬度地相川議以開歸陳許數十州縣水患非分賈魯河以析其流不能一勞而永逸也請於中牟西賈魯河北岸別疏一河導入祥符之淺兜河接濟至高家樓使乾河漚水入焉又東匯於沙河循古汴蔡河入渦故道湮者淪之淺者深之又東過陳留杞縣經睢州之挑河柘城之永利濟淮甯鹿邑之老黃河抵安家溜以入渦而歸淮則賈魯河水勢得減而瀕河各州縣潦水有歸免旁溢商船亦可直抵汴梁不惟祛水患兼可收水之利尹公上其議制曰可方議舉行尹公遽內余奉命來撫是邦冬十月涖止沮洳載道諮訪屬吏父老知是舉至要方議春和舉行而江南有異論乃復移會南省大吏水利使者汪公德公按圖履勘僉曰是誠於河南有益於江南亦無所患濬之便覆奏得報乃興工河廣十丈深一丈為率長六萬五千一百九十四丈出土為堰堰為涵洞以宣田間潦水建閘於中牟分疏口門視賈魯河盈縮為啟閉高其底二尺使賈魯河水常留二尺以下以利舟楫為橋三十六以便行旅凡土以方計者一百二十六萬七千二百有奇計帑金一十一萬五千七百有奇自某月某日至某月某日告竣更不辭瘁直無侵漁丁夫踴躍既成開閘進水暢流而下仍議歲動帑金四千於農隙疏濬以杜淤澱瀕河州縣從此可永無水患士庶歡呼籲謝

聖上澤我豫民世世無疆之福因請錫嘉名有 詔名惠濟河嘉名既錫偉績孔昭不可無記也自古惠民之大莫如水利而成功之難則誠如 明詔所及者往往下流阻撓以致築室道旁績用弗成夫天下四瀆之水盡歸江南入海非以江南為壑也淮受百川汴與渦其一二耳自禹以來未之有改即汴失其道其橫流亦必漫入江南昨歲淮潁間可驗矣有河以分之力緩而軌順下流亦有利焉况茲惠濟河之水特分賈魯河之水賈魯河即汴水而非有他水乎特疏古汴蔡河入渦之故道而非創闢乎彼目睫之見者尚不免齟齬焉惑已是役也非江南諸大臣仰體上意咸矢大公化畛域之見協謀僉同未易成此惠濟之功寔豫民之大慶矣

紀王烈婦事

烈婦湯氏寶山人適太倉王既遙子均湯居海濱為富民均入贅薄其貧不禮焉婦即與均辭去均授徒婦勤女紅以自給節脩脯奉舅姑雍正壬子七月大風海溢均夫婦被漂婦得登岸均死於水湯氏翁媪幸均死得更擇佳壻不復求均屍婦泣命其僮阿午曰汝為吾求不得屍吾有死耳午遍歷港汊三日夜從數百積屍中得之馳報婦被髮徒跣赴哭幾絕既棺殮湯氏欲火之婦不可均有所置田十二畝湯獲其十餘二畝婦埋均棺田畔誓守志時以粟麥錢布陰餽舅姑次年道腹生一女于

是湯氏日夜謀嫁之。十一月二十四日丙夜，始婦內戚某家相迎。婦覺之，則麻衣要經抱其嬰遶場而號，遠近驚起聚觀，無不歎息。酸鼻湯竟劫婦納肩輿中行。婦急以布自纏，周上下無隙。至嘉定某家，哭不止。數人迭守之一夕，伺守者懈，遂自縊。湯氏逼婦行時，奪其嬰將碎諸石。阿午從旁募得之，夜奔入城，以歸。既遙，既遙，貧不能乳，謀於其戚顧行人王停。行人令其妾育之名之曰潮音。四歲痘殤，阿午者均家僮也。均死仍傭於湯烈婦之死。獨午知之。湯切囑勿泄，既遙老賸，亦謂女死於疫，午心實憤。湯氏所為，念均夫婦僅留一孤女在，時入城至行人所，省視潮音。至則抱而之。既遙家或嬉他所，而後去。潮音之殤也，阿午夜心動不能寐，若有促之入城者。清晨及門，則潮音已死。午痛哭極哀，曰：吾主人夫婦孝烈，乃天絕之。若此，耶行人訝而詰之。午頓足嗚咽，具言婦死狀。且曰：烈婦棺尚在嘉定某家墓旁。午屢欲盜與主人合葬。昇者憚不敢行。行人曰：盜不可也。其鳴之官而歸之王乎。湯氏聞之，即密令某家火婦棺以滅迹。午詭稱湯使往視，斂其骨以空罌易之，奔告行人。行人令以其骨與潮音同瘞於均墓。云噫，湯固市僧，既薄貧塔，又因塔而致殺其女，何不仁甚哉。然以湯之翁媪而有是女異矣。天之降才固有限耶。非午則均屍不復得，非午則潮音亦不全。非午則烈婦之死遂無知之者。烈婦之骨亦不得與均同穴矣。其墓嬰兒勇也。詭

收婦骨智也。謂之義士可矣。夫襁褓孤孩阿午出之。死行人撫之。天又天之不為烈婦延一縷血脈。又天道之不可知者。可歎夫。

成都府知府王公墓誌銘

世宗憲皇帝御宇。厲精為治。重選守令。間從翰林改授復慮科甲。不足以盡天下才。於下第舉子內。擇其良。且許同列得互保任。復念天下才俊士。必有抑伏不得與計。偕者。乃詔諸郡守各舉有猷。有為。有守者一人。無論出身。以名聞。於是吾友王小山。以諸生被薦起家。而引見。即授晉江劇縣。則又自薦舉。來小山一人而已。君諱時翔。字皋謨。一字抱翼。小山其號。太倉州鎮洋縣人。大父承爵。明相國文肅公輩行也。父珩。字文叔。號墅水。以仲子時憲貴。贈翰林院檢討。墅水九子。君行五。君年十三。始就傅。一歲而通四書易詩書三經。喜吟詩。才俊逸。傾里中。老宿謂太白復生。尋以第一補博士弟子員。博覽經史。著書數萬言。詩歌樂府。流播遠邇。再遊京師。公卿皆折節願交。然竟未得一遇。君為人修潔。視流俗若浼。家素貧。口不及鹽米。在里與王蕙帶。恪顧玉。停陳埽。及余四五人。族子則秋涯。遵展。交最密。時為文酒會。高歌長嘯。意致蕭然。出塵壒。外人競以文學風雅推余。顧知君胸中磊磊。有經濟略也。雍正六年。余守興化。適奉詔當薦士。遂以君應。顧玉停在署。余謂曰。小山意重詞館。外吏

非其好也。雖然以經術潤飾吏治，惟此君優耳。吾為國家擇，亦不復計小山素志矣。玉停亦然。之既得晉江，當是時。

上方振飭閩省積玩，盡易守令。有司急自見，務彊幹而諱慈祥。而晉邑故險健，好訟前令以英銳擊斷人，至訟庭無不股栗。郡守以為能，君至則憮然曰：「此吾赤子也，忍以盜賊視乎？」昨

聖訓命我實心愛民，敢忘之。於是一以寬和為治，每聽訟既判決，呼兩造前諄諭之。令各釋憾對揖階下，歡然而出。訟日簡，有負隅者，前令捕之，不能得，君命一老卒持粟往諭，立至。觀風整俗，使實應劉公按泉，委鞠疑獄二十餘，輒報可。謂人曰：「晉江長者治事，又何精敏也？」題其堂勤慎廉平以旌之。鹽大使以緝私誣良，移從君治。君每察其冤，立出之。制府高公司鹽政，心器之。在晉不數月，民德之如戴慈母。而郡守弗之能也。力持之，調政和，民數千訴府乞留不得，爭負斗米束薪，鮮菜之屬置館門外。出則牽衣號哭，有流交平糶米六千石，新令不受代。邑中商漁船戶數百呼其眾曰：「王公飲晉江一杯水，安所得錢補虧折耶？」吾屬請分買納原價十日而事畢。瀕行，傾邑祖送，渡萬安橋三十里不絕。政和山僻，君擒治劇盜小老斃之，捕訟棍范斌宥其死，令感悔。縣中益無事。日引諸生講學於署東之玉成堂。未幾調甌甯，建甯府首邑。

也。君為政一如晉江民大悅。初政和有虎患。君馳牒驅之一夕遂絕。是歲鄰邑蜚災。甌境獨無人謂史傳所稱王公兼之。於是巡撫秦山趙公亦儒者。與制府高公交薦。擢漳州府同知。駐南勝。南勝故蠻窟也。山菁深奧。民族居其中。一構覺數千百人為黨。訟而曲抗。不就捕。手兵械死鬪。吏不敢詰。故持議移駐同知。彈壓時有賴唱者。糾眾搶犯。當捕治。君檄示者三。遂親入山。漳人素聞君名。謂必能活我。夾道跪迎。賴姓萬丁隨其族長房老出。君為宣德化。陳利害。痛切開諭。諸賴感服。未幾賴唱自縛。遂繫之。出往返六日。行萬山中。所至觀者如堵。無不屏息。立。君於是歎民雖獷可教也。察所犯可原。白上官。薄其罪。尚民從此帖然。歲除繫囚數人。請暫甯家。君許之。至期則皆至。撫君聞之曰。此王丞儒術之效也。瀨子阮民葉楊煽亂。君意緩之。可一紙定。有急欲見功者。輒張之。遂奉嚴檄督兵。夜入山捕治。事旋平。然非君志也。乃引疾歸。無仕進志。乾隆元年。

今上旁求廢員。復有以君名聞者。特旨召見。除蒲州府同知。治永樂。或言薦君者為浙閩制府高文良公也。公不言。然高公故知君者。未幾奉特旨。晉成都府知府。府領州縣十六。地邊左官。吏好植黨。君凝然獨立。以廉率屬。持大體。審機要。上下翕然。信之。錢價騰。藩司榜示平價。市為之囂。君方休沐。亟召成都華陽二令曰。為我謝。

方伯市當順民情官為之價錢益閉不出無甯時矣。潘司悟趣撤榜。錢價尋平。自雍正間。民為滿兵歲買穀萬石。重累。至晉定綠旗兵。援以請。君議滿兵不習賣買。言語文字與漢人殊。故為之購。漢兵本市上兒。即一丁在軍。豈無父兄子弟可代者。而必煩民乎。事得寢。制府欲徙涼州。駐兵於成都。主者議拓成都滿城。當奪民居二千家。民恂恂。君考故牘。示藩司曰。成都滿城。故容駐防三千。見駐兵一千五百。尚虛其半。無庸拓也。但出駐兵所侵地足矣。藩司乃止。拓涼兵亦不果徙。漢州甲妻私鄰乙而殺甲。甲弟真控乙不承。賂獄中盜引甲為同盜。見殺。有司遽成讞。然終不得甲屍。君廉得乙有弟實共埋屍。乃攝乙弟別訊之。果得姦殺狀。獲屍傷。皆具乙與甲妻。咸伏其辜。新都陳現與其從姊夫某習。詭一日某從現父貸斗麥。將渡河。休於崖。現潛往。納大石囊中。已某負索以涉。索重。踏於水石。鎮之不復起。現懼匿。後縣令究石所自。現不能辨。然不得致死。故乃坐現與從姊姦。現不勝楚。誣服。君疑之。及庭訊。二犯皆唯唯。然察其色。若冤甚。懼不敢言者。君乃屏左右。好諭之。則張目相視。哭失聲。始以情告。君惻然為力白之。出其死。一郡稱神。歲壬戌。江南湖廣災。撫軍奏請運米四十萬石以濟吳楚。

上許之。及檄下。楚省委吏赴川領運。江南米自足。用不委員。至撫軍檄州縣運送時。

兩省並運內河小舟不給計米集將及封峽而川中商賈不通成都無隻船入城城中新炭俱絕民苦之君謂江運可緩而徒病蜀甚無謂欲白知非撫軍意然事勢迫不忍默遂具摺極陳其弊且言不如止運江獨運楚而聽商客運江良便雖業已奏可事勢中改

聖明可以實告也撫軍竟怒甚欲劾君不為動江運卒行吏民重困米下峽多覆溺者後紀撫軍至君屢乞休不聽年七十卒於官病卧猶治事無間卒之日猶召成華二令入內署訊獄口為定讞訖遂卒蓋乾隆九年五月十八日午時也噫向使君成進士登詞館以文學顯黼黻太平出入風議於吾儒經世化民之道何與今君雖晚遇未大其用而使世知儒術之措施若是君亦可以無憾矣所著小山詩稿八卷文稿八卷詩餘稿四卷梓行於世君娶戴氏早卒繼娶范氏子一景元亦能詩女一適朱倬孫四澄澧渥沼景元將以乾隆十九年九月十五日葬君於二十九都一圖鄒莊湮圩之新阡先期以顧玉停所作行狀稽顙乞銘於余余不能辭銘曰
春華無實儒術輕學不積中顯且傾人知君詩李杜生龔黃吏治俄垂聲寬和外著內精明執持大體意氣平制科帖括紛尺程匪

聖芳求曷知名銘諸幽宮告來禩科目外固多賢英

行人司行人顧君墓誌銘

吾友顧行人卒於乾隆十二年六月二十八日其孤文龍以乾隆十有三年十二月十日葬君於菱涇新阡蔗田先生之昭穴以狀乞銘於余按狀君諱陳塢姓顧氏字玉停號賓陽子系出陳黃門侍郎野王十八傳至宋翰林學士蜚蜚三子洽深涇深始遷崑山縣明成化間析崑山為太倉州本朝雍正間析州為鎮洋縣今為太倉州鎮洋人深十一傳至世祿世祿子忠君五世祖也高祖雲從以長子燕詒貴封承德郎刑部主事曾祖盟詒禮部儒士祖慶錫字子餘一字元善父宏沛字天霖號蔗田太倉州學生員君貴封文林郎行人司行人封公二子君長次廷桓癸卯舉人君年十七補州學生員年二十有八乙酉舉於鄉康熙間以薦入湛凝齋纂修六壬易課律數淵源中和樂府諸書成議敘補行人司行人雍正間

聖祖升祔禮成奉使頒

尊號詔於浙江

世宗臨雍奉使行取衍聖公及諸家博士於曲阜差督通倉糶米賑事竣移疾歸卒年七十君資稟超卓少負奇氣大母王氏麟州先生女孫常為君迷鳳麟兩公逸事君聞輒起舞戊辰浙人為狀元君時年十一謂塾師曰江南人何處不如浙耶師舉

國朝文匯

卷五十二

十六

甲
國學扶輪社印

黃陶庵狀元三年一人吾輩當為千古一人語語之君大悅曰然則科名不足重人也年十六私與友人王小山時翔約入深山讀書煉性十年乃出母夫人聞力沮乃止君讀書必詣微多冥契創獲不主故說為詩詞數百言立就逸趣空溢然以為戲其傑構必窮日晷力追古人而後止談諧跌宕善談言於義理精與是非疑似以單詞剖善然洞然聞者頓解心拆遇所不可持論斬斬貴者不能奪破礪志即堅若金石乙酉計偕入都常客相國西田公所以與公次子同榜也公以國士目之癸巳萬壽加科春鄉秋會常熟嚴少僕虞惇典湖北鄉試君故交也邀君往闈事畢而嚴公病劇執君手欲有託君許以送喪歸里嚴額謝而瞑君經紀其喪弔者至為之拜賓送柩東下中道嚴公長子至或謂嚴公子來君從此入都尚及秋試君曰吾已許嚴公矣可食言乎卒送抵家遂不會試釐下公卿聞之益以是重君安溪李公虞山蔣公爭欲羅致門下君不可在湛凝齋也所纂修皆出君手每書上

聖祖必嘉獎屢得溫旨總裁以是器君禮遇出同館右時總裁館事者皆藩邸也邸貴重館中人惴惴將事承意恐後君氣和而守介非館事邸有所委輒不應廉籛外邸有所贈同館皆受君獨辭某邸有著作必屬君點定一日盡駁其稿邸怒擲稿於地君徐拾起曰王無怒為去取在王邸復詰畢竟誰是則曰陳垺說較長既退眾為

握汗同館方學士苞曰君奈何捋虎鬚君曰吾所守者是非之正守王無罪阿則罪矣明日即卒從君說愈推重稱為顧夫子未幾

聖祖賜第京師飭官津送封公來京就養封公至君方在熱河

聖祖遣官護君回京省視諸異數皆即轉奏之力也然竟不得一第每榜前胥謂顧玉停作會元乃稱及榜發主試者以不得顧玉停為恨即及第者亦憾榜無顧子及就館職議敘以去諸邸咸惜之而君顧不以介意為行人頌詔於浙浙撫方監臨卿試移文欲止詔書境外以俟撤棘君移履接詔重於監臨且非內廉比使臣不敢宿

君言於荒郊也撫軍遽出迎詔人謂君得使臣體通倉監督時號為美差識者避之君請行自來監督有染通水道通州牧持之漁利君至則洗手從事道與州牧失望百計撓之不可動米高價平糶者踴躍乃憇倉場侍郎以燒鍋有厲禁限買者不得滿石以沮其糶君曰倉場廠所糶者紅朽小民固可充饑即為酒酒以禦寒亦所必需化無用為有用猶愈於耗新穀也倉場悟立弛其禁君通達治體論事洞中機要倘大用際事權必能決大疑定大業然鋒稜誇誇不為詭隨亦必不偶於時詆謀推抑所必至新之一第行人二載略見節槩或亦造物者適以全之也性至孝先居

母喪三年不飲酒食肉不內寢麻衣草履未嘗一日去身末俗居喪衣墨見君衣如雪婦賢嗟歎目為真孝廉自行人假歸侍奉封公益謹家故貧間出負米不踰百里復不踰一旬封公寢疾君知醫酌製方劑輒效封公或不寐君登牀撫摩即熟寐或疾甚則目視溺色而調治之乾隆元年詔起官辭弗應尋詔中外舉博學鴻詞顧公琮巡撫江蘇欲以君應君力辭而王宮詹奕清己以名聞部檄敦迫竟以親老辭不出封公歿君年已六十有三哀毀一如居母喪余時官河南欲延主大梁書院講席援范文正憂中掌學睢陽故事以勸君執象山青呂東萊故事堅謝不赴余為之媿少讀皇極經世書至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四語憬然汗下有忽然見天頭頭是道境象後讀參同契首楞嚴謂性命之精在此二書實一貫也手自箋註晚讀象山集掩卷歎曰先生之學以躬行實踐為主謂其近禪者妄也從其教而入方打得過誠意關自命為象山後人有以程朱之學諷之者君亦無所迂然所心得所服膺則在是實力體驗制行益密家居士大夫吉凶事必就君問禮人有過懼君知質疑問字者至必盡曲折引誘後進尤懇懇為人作誌傳詞不溢美其子孫或不厭求易隻字不可得足蹟不入公府事闕風化昌言於公無所徇於交游廣而嚴不矜意氣顏其堂曰淡成以志也蓋主持里中名教者三十年君平生絕學

有三曰字學曰算學曰樂律嘗造八矢注字圖說謂字學居六藝之半聲音樂也形體書也而口出耳入手運目存則皆有數焉惠學士士奇孫通政勳得其書長安肆中置酒延君請其說君為言經聲緯音開發收閉之旨及每矢實義一矢未發則聲不能出字有所避八矢盡而音定字死矣二公歎為天授胡少司空煦標其書曰此亘古未開實學也初得徐文定公麻書研求一月遂創造開方勾股諸法陳諭德厚耀精九章見君所造異之遂盡以其學授君及在湛凝齋外廷送算學三百餘員候試主者令君與試

聖祖親策之得七十二人君為冠內廷呼為真狀元君於字學算學溯流窮源遂通樂律常與桐城胡司業宗緒談則鍼芥合餘莫能解也兼精醫術往往活人所著有洗桐集九卷抱桐集三卷八矢注字圖說一卷鍾律陳數旋宮知義各一卷無益之言一卷讀四書偶見三卷讀內則一卷內則音釋一卷合註龍虎上經參同契二卷注首楞嚴五卷癸丑治疫記三卷君娶陶氏崑山處士陶元嘉女 敕封孺人恭順孝謹先卒子二文龍州學生員陶孺人出文燈側室周氏出女三一適州學生員王修前卒以節孝旌一適陸光遠前卒皆陶出一幼未字側室沈氏出孫二暢略余與君束髮締交常以師與兄事君自余再起不相見者十有二年余有疑難數千里

必馳書質之。君每書至，極盼余歸。余亦已有歸志，而君竟不及待，傷已其何忍。銘君然何敢不銘。銘曰：

流不窮兮君之才，介如石兮君之操。名途塞兮門內修，口懸河兮躬蹈道。覽千古兮探百家，眼獨明兮心獨造。富著作兮藏名山，銘諸幽兮萬世告。

滕縣知縣邱君墓誌銘

故滕縣令邱君天民，字次衡，襄陽宜城人。高祖瑜，字鞠懷，明乙丑進士。崇禎十七年二月，以禮部侍郎入閣。三月，京城陷，死之。而公之封公民忠夫人龔氏、媳廖氏、女二次子之陶在家，先後死。闖賊之難，蓋癸未甲申間，湖南北稱一門忠節者，推宜城邱氏。曾祖之敦，選拔貢生；祖峒，父健，中皆縣學生；健中五子，君行一，少能文。補縣學生。雍正八年，選拔入貢。故事，貢入太學，次補教職，是時

世宗不次求才，特詔天下貢士廷試，後引見，拔其尤，以知縣用。蓋異數也。君得與選奉命發往山東試用。初攝霑化，坐事被劾。後河東制府王公薦復起攝鄒平數月，旋調陽信。君為政精明，強力，案無留牘，吏不敢欺。在任五年，士行興，民氣蘇。時有老瓜賊出沒山東、河東，直隸間為行旅患，積十餘年，日滋蔓。老瓜賊者，專伺孤客一賊，昵客同止宿，誑客早行，餘賊為坎道旁，俟客至，蜂出，繼客破其腹，裸而埋，諸坎攜贖。

以逸慘毒甚於他盜而地無屍迹死者家不得死所無可控賊不巢聚捕治不即得
乾隆五年巡撫朱公奉

上諭嚴緝擇幹吏八人責之君與馬半載後君訪得賊首楊姓誘之至其人魁岸駢
脅年五十餘能數人敵庭詰之無懼色君念事無左證不可以刑好言語之潛令人
取其家所藏贓物示之色微沮卒不吐復飲之酒至五斗賊大呼曰今日願就死耳
具吐平日殺人狀及年月日殺者姓名瘞屍所同黨某某漏盡四鼓盡得實翼日飛
檄分捕同黨盡獲三省謀殺五十餘獄皆具得所埋屍二十六撫軍具以報咸置之
法自此瓜賊滅迹君之功最先是沂水有曹黑三人等謀死馮石二人一事獄久定
君鞠瓜賊時賊具言殺沂水二人狀悉乃知殺人者非黑而黑已斬二人在獄眾護
前令不欲平反君曰黑死誤耳一誤可再誤耶力白於院獻定乃出二人於獄前令
及主是獄者皆獲罪於是民胥頌君神明而忘者遂眾旋以卓薦調滕縣失知府意
被揭去官後巡撫方公阿公稔其誣請開復者再格於部巡撫準公至閱故牘知山
東盜風賴君得衰息兩奏力薦得旨令送引見而君至京師未及見

上竟以疾卒矣年五十子一廷錫女子二余客濟南邸令弟天運以文來謁且跪請
曰亡兄勤於其職以命之屯屢起屢仆卒齋志客死今生將扶柩歸葬幸先生賜之

一言則亡兄死且不朽。余閱其所為慎刑錄齊魯謳吟二冊。復詢之故濟南守劉君。及久宦山左。卷徵其言。信乃為之銘曰。

明德之後。必有達人。宜城邱相。正氣一門。胡厥後嗣。湮鬱不振。裔孫際會。釋褐製錦。雅琴惜惜。龍泉剡剡。佳符朝靖。萬戶夜枕。去不以罪。豈媿家聲。補牘動天。遽促其齡。洋洋東海。流此令名。孤櫬南歸。甘棠在魯。遙望羊碑。父老淚雨。我志斯銘。慰君幽戶。

周公太公治齊魯論

鄭青蓮

太公封於齊五月而報政周公問何以治齊太公曰尊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弑之臣周公封於魯太公問何以治魯周公曰尊賢而親親太公曰後世弱矣鄭子讀史至二公之事蓋未嘗不歎創業者之勤為子孫法而偏重之弊至於勢有所積也君子作法於厚後世猶將替焉而况作法於涼乎且周公太公非當世所稱大聖人者哉武王克商三年而崩周公輔成王以踐祚太公佐之周公制禮樂朝諸侯于洛邑太公作六韜當是時豈不以德如二公政如二公天下翹首以企化成而為萬世子孫所必不可易者及封二公於齊魯各覘其治此亦二公所由自信更無不斟酌盡宜以示二國子孫而無容過慮者詎知田常篡奪之禍三桓擅國之威即基於此洞若觀火鑿然不爽有如是乎德治如二公無以自必後世強臣逼主取天下庸君幸得而舉事舛錯又更何所底止乎且亦非周公太公所能為也昔者堯舜治天下首熙庶績禹有治水之功則舉為司徒稷有教稼之功則舉為司農後且讓之天下而不疑若夫親九族而徹五典則固放勳重華所以稱峻德今二公以此為治是亦足矣若曰尚功而不親親則恩不浹親親而不尚功則威不振二公固未免有偏主而後日之弊可逆知其必然者夫周之為治也周公封同姓之邦太公佐鷹揚

國朝文匯

卷五十二

五

國學扶輪社印

之烈豈不亦相合共濟。何至凌穹末世。犬戎逐王。周室東遷。令制於諸侯。賊發於母弟。二公之治。遂以不振。制治如湯武。亦足矣。殷道駿肅。其弊也。後世有暴君。周道優柔。其弱也。守府稱共主。萬世固無不做之治功。雖二公亦徘徊於二者之間。而莫知適從矣。曰。是不然。聖人之為治也。正其本。易其俗。使我之所以為國者。無遺恨。可以為子孫法而已。至於世無不變之俗。則聽子孫所自為。而創業者不與焉。且桀紂幽厲之主。豈禹湯文武之子孫所宜有者哉。此又出於篡弑衰弱之外。而不可以意計料者。聖人亦盡其所能為者而已矣。漢之創業也。呂后專制。後世遂有王太后之篡。唐之有天下也。過重功臣。後世遂有藩鎮之禍。宋藉契丹之兵。以取天下。後世乃有南渡之禍。此皆其事不足為子孫法。而後世之蹈其禍者。若響之應鐘。而影之隨形焉。後之君子。推其故而原之。以為其祖宗不無可議也。至於周公太公。而可無議矣。尚不能保其後世之無田常三桓也。二公特就其偏重積弱之勢。知之耳。當日卒不聞以此各易其治。蓋晉武之叛。成於曲沃。舜禹之後。降為子男。其先豈亦有周公太公之治以致之也哉。故曰。非二公之所能為也。

管仲器小論

有治運。有治才。才不當運。蠅蚋不足以游霧。螻蟻不足以乘雲。宇宙食息之倫。坐而

失天下之機者何限才浮於運古聖賢當流離草昧奮起於天人之會致君於堯舜禹湯皆是也運處其極離則天地之氣日薄生人之精日瀆雖大聖人生於其時要不能不稍有所可減以慨就夫勢之所趨持必不肯因循於時風眾勢以抱夫不敢變古之名才以運敵則又視其才之何如而致時之治亂故禹湯文武得之以王天下而齊桓公管夷吾得之以霸天下周自平莊以後之天下大抵皆趨於霸勢也天子權移於上諸侯威擅於下大亂中肩小者交質紛紛擾擾迄無甯日向使得舉夔伊呂其人修德禮以正朝廷收大權以歸至尊夫然後致政而退謹守侯度終身不敢言會盟之事豈非文武二南之治哉春秋須霸之時管仲者天所以生開霸之才而又甘心小白圖霸之君也方其謝鈞祛之恥脫堂阜之囚馨沐而出之郊迎而坐與論天下之道當是時大不類末世尋常君臣間事於是伐楚討鄭置衛封邢會於首止會於北杏會於召陵最後悉而為葵邱之會四方之賓客錯轂而接於道天子之大夫歸胙而涖於會赤帶陰羽繁露瓊瑤元纁宗馬列於執事蠻夷之君長七十二國之小侯俯首震懼而不敢仰視以承於壇坫之間天地為之燿黃日月為之薄蔽成周數百年以來曷嘗見其有是哉故桓公震而矜之桓公震馬而仲亦不克持盈矣三歸作於家五嬖爭於國仲之力已鈍憊而不堪復試矣孔子曰管仲相桓

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民到於今受其賜如其仁言春秋之世也。又曰管仲之器小哉仲也知禮孰不知禮孟子曰管仲得君如彼其專行乎國政如彼其久功烈如彼其卑言管仲之才也此仲之定評也。或曰管子天下才今讀其牧民四維諸篇由其道詎不可躋民於仁壽近古霸大夫若狐偃五穀孫叔輩未見有能及仲者惜也其僅得桓之君而事之也余意則以為不然蓋仲雖得禹湯文武之君而事之度其時不過備一能臣惟躡其後以觀大君大相之設施耳至於制禮作樂緯地經天之業疑仲且竊笑以為迂遠不急之務不敢置議而退矣故曰桓之君足以制仲之功而不足以卑仲之道夫桓又何損於仲也雖然春秋之無王也久矣非仲者又烏能乘天下之運而霸也哉

刑論

顧棟高

王荆公為陳良器作神道碑云知江州日歲飢有盜刈禾而傷其主者當死公曰古之荒政所以恤民者至矣然尚緩刑况今哉即奏貸其死歐公誌王堯臣知光州日歲大飢羣盜發民倉廩吏治當死公曰此飢民求食爾荒政之所恤也請以減死論後遂著為令余論之曰此正與荒政相反蓋宋世尚忠厚士大夫多務為縱捨以市小仁其實縱盜殃民漸不可長二公為得列其事以為美談哉且所謂恤民者恤民之無食者也非恤盜也若乘機劫人財致傷害人如此而不致於罪則獲悍不軌之民且以飢歲為幸可以無所顧忌萬一有數千里之蝗旱累歲不止則將積小盜而成大盜攻奪城池劫掠庫財勢必草薶而禽獮之其為誅殺必更甚矣此正子太叔之仁也且富人者貧人之母也歲大稔則勸富民出粟佐賑如湖澤之蓄水以待置今不禁民之劫奪務先涸之是使強梁得以恣肆而良善無所假貸也且盜之始起必先在中戶僅足衣食之家若大戶則必嚴守衛以自備大戶橫被劫掠則必廣聚徒眾執持器械勢將用兵勦捕非一尉史所能禦矣若中戶被劫掠而無食亦將起而從盜盜日益眾人心驚惶亂言四起此時加以賑恤盜將曰畏我耳雖加賑恤而劫掠仍未已也古有因飢歲而寬其賦薄其征者矣未聞有因荒而弛其法也因荒

而弛其法是教民為盜也。小民趨利如水赴壑，況有飢窮以迫之，復不為嚴刑以峻其防，當此而不為盜，乃士大夫之知恥者耳。非所望於飢民之無賴者也。是以為政者必用威以濟恩，周禮有安富之條，而荒政十二其一曰除盜賊。蓋正慮凶歉之歲，飢民乘機搶掠，必設為厲禁以除之。有犯者殺無赦，使姦宄屏息，比戶安枕，然後散財發粟而大施吾仁焉。此時之富民使之減價平糶，蠲免賤貨，無不可者。彼將德吾之安全之，亦樂施惠以奉上之令。如此則富民得安，貧民之良善者有所得食，民氣和樂，馴致豐穰。此王者大中至正之道，孰與夫沾沾小仁，散一成之法，而長姦宄之漸哉。

鄭莊公論

春秋初年，列侯僭侈，多封樹子弟，以僭擬王室，而卒自受其斃。同時衛有州吁，晉有成師，鄭有叔段，皆擁強兵謀奪宗。其後桓公立十六年，而州吁弑其君，成師傳莊伯。至武公凡五弑君，歷六十七年，而卒滅晉，獨莊公克平大難，宗祧無恙。論者謂莊公養成段惡，志在欲殺其弟，歷千百年，無有能平反是獄者。此信傳而不信經之過也。愚獨謂莊公之為人，狙詐猜忍，無一事不干天討，獨其處段未為過當。夫段之作亂，路人皆知形勢已成，使莊公而稍孱弱，不為衛桓之駢首就夷，即為晉之三世有亂。

其機間不容髮且以莊公之雄才其欲殺穰宜無難者而莊公未嘗窮追極討如齊桓之殺子糾楚平之殺子干子皙仍歸之餬口於四方則所謂緩追逸賊於親親之道正合穀梁訓克為殺既為實事不符而左傳謂稱鄭伯譏失教嗚呼莊公豈能教段使不為亂哉段恃母之寵愛常謂莊公之攘奪其位其心每憤恨不平使莊公而稍禁戢之適足以兵端而反噬故母氏請京則聽收貳至廩延亦不發露隱忍至二十二年之久蓋猶有畏名義念母與鞠弟之心非可謂養成其惡也且石碯純臣豈有養成子惡之理而石厚佐州吁弑君石碯熟視十六年不能禁直至問定君之計詭計請陳而使殺之此實出於無奈而謂石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子乎嗚呼於石碯之殺其子則謂之大義滅親於莊公之以罪逐其弟則謂之處心積慮成於殺此見世俗之情私於父子而薄於兄弟遂以此立論而莊公亦實為眾所惡無有肯為之平反者遂至明建文之世燕師軼境猶謂無使朕有殺叔父名蓋猶懲鄭莊之事而卒釐金川門之禍讀書無識千古眯目可一歎也莊公之罪罪在誓母黃泉為得罪名教耳使為莊公者誠敬以感悟母氏涕泣以訓誨其子俾之率德改行而復任為大夫則與周公之誅管蔡而庸蔡仲合矣若其處段固未甚害義也後世於明建文之遜國則譏其不克負荷於宣宗之誅高煦則美其克守先業獨至論莊公則

反是春秋之世篡弑相尋。往往寬假臣子而苛責君父。於稱人以弑則曰君無道也。又曰君惡甚矣。於莊公之誅亂臣則曰養成弟惡而殺之。使君父於凡桀驁悖逆之臣子。真有進退維谷之勢。如此則春秋乃助亂之書。豈可訓乎。春秋初年。晉未與中國通。故成師三世之事不見於經。而鄭衛二國則書法顯然。若明隱四年書衛州吁弑其君完。而桓公前有讒而弗見。後有賊而弗知之罪。亦難辭矣。隱元年書鄭伯克段於鄆。稱鄭伯舉爵為無幾。段不言弟。為削其屬籍。書曰克。大鄭伯之能戡亂。斷以經之書法。而春秋君臣之義乃定。

鄭莊公後論

嗚呼。余讀春秋鄭伯克段傳而竊歎。明建文之世。其所以處置燕王者。事事與鄭莊相反。宜其失守天下而卒不祀也。方莊公初立。武姜為段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以極制防之心而出。以慈愛雖係姦謀實關至計。而燕王雄踞北平。不能移駐他處。其失制馭一也。鄭莊之時。羣臣爭欲除段。而莊公持重不發。蓋欲蓄全力以待其微。而建文失於輕遽。今日下罪書。明日削護衛。周齊湘岷同受縲繫。俾之合志併力。而虜以謀我。其夫人心二也。段之雄武可埒燕王。而又多一姜氏為之內主。而莊公一舉勝之。絕不震驚。此必有先為不可勝之計。其二十二年之中。未嘗一日忘備。而

建文君臣方粉飾太平制禮作樂。做周官行井田之制。泄泄然不復以燕兵為慮。其疏警備三也。嗚呼。儒者謀國。其居平議論。動謂莊公負叔段。叔段何負於莊公。意以藩臣弄兵。如狂駭孺子。不久自斃。誰知有雄大桀鷲。如燕王者。頓移天祚。此時雖十族以殉。何補於國。此尤可歎息痛恨者也。夫子刪詩於鄭風。錄叔于田。大叔于田二詩於唐風。錄揚水。椒聊二詩。當日民心之歸向叔段。與成師者。情勢大略相似。而晉祚卒移於曲沃。莊公手平大難。宗社晏如。夫子大其功而曰克。正與錄詩之意相對。照此尤大彰明較著者也。春秋於凡叛臣之入國者。一則曰鄭人殺良霄。再則曰晉人殺欒盈。稱人。謂夫人之所得殺。絕無憐憫。伯有與欒盈之意。獨至叔段。則曰段無罪。莊公養成其惡而殺之。從來書法。以稱人為貶。稱爵為無嫌。而於亂臣賊子。則反是。尤不可解。嗚呼。春秋初年。奪適構亂之事。列國多有。而其始靡不由於助亂。鄭共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衛桓為之伐鄭。未幾而即見殺於州吁。州吁弑君。魯隱為之伐鄭。以定其位。未幾而即見弑於羽父。鄭莊親受共叔之亂。而卒助魯桓助宋莊。逮其子厲。公始而篡。忽繼殺子儀。且反。公父定叔曰。不可使共叔無後於鄭。亂臣賊子。同惡相濟。雖其親父子。且弗顧。而後之儒者。又可助段而揚其幟乎。余熟覽春秋列國時事。及有明建文之世。而歎左穀釋經。與經意悖。足為後世召亂。謹書此以質後

國朝文獻卷之二
之君子。

鄭莊公第三論

余於莊公叔段事既再為論以明之而穀梁之論尤謬穀梁曰緩追逸賊親親之道致明建文帝於燕師軼境之日猶敕諸將無使朕有殺叔父名使叛逆之臣聞之輕騎深入冒險突圍諸將莫敢加兵卒罄金川門之禍是亡惠帝之天下者穀梁一言啟之也夫人臣無將將則必誅明其為賊敵乃可服親則非賊賊則非親二者不容並立見無禮於其君者逐之如鷹鷂之逐鳥雀况親執干戈破城殺將之賊而可縱釋不誅以遺後患乎且其言曰甚鄭伯之處心積慮成於殺獨不曰段之處心積慮成於篡乎釋其臣而責其君為亂賊立一護符為君父設一箝制致周襄王於叔帶之難倉皇出奔曰甯使諸侯誅之無傷母氏意而後世儒者謂同於舜之處象飾退讓之小名忽宗社之大計是徐偃之仁宋襄之義滅亡之道也且以段之興兵聚眾跋扈肆橫而曰猶取諸其母之懷中而殺之夫段豈懷中之赤子乎果爾則周公先不宜致辟管叔於商矣若謂周公為國家除難而鄭莊止利一身殊不知莊公既立則社稷為重而身為輕段所圖利者鄭之社稷非止莊公一身也若以此引嫌則當於嗣位之初先宜退讓而弗居不當既立而輕以其國為兒戲公穀俱謂殺母弟直

稱君甚之。比於天王之殺侯。夫僭括欲殺王而立侯。夫侯夫不知此。出於無罪而見殺。烏可與段比例。故侯夫書弟而段不言弟。書法顯然具見。余謂孔子作春秋以討亂賊。而三傳不明大義。解經而適以亂經。孔子明書趙盾弑其君夷皋。三傳則曰非弑也不討賊也。如此則司馬昭亦可云非弑。孔子明書許世子止弑其君賈。三傳則云非弑也。進藥而藥殺也。如此則霍顯亦可云非弑。孔子明書趙鞅入於晉陽以叛。三傳則曰非叛也。欲清君側之惡人。如此則朱全忠李茂貞之徒皆得以橫行無忌。孔子明書子野卒。與子般卒。子赤卒同例。三傳則曰毀也。如此則凡斃其君於宮庭隱處者皆得以售其姦。夫趙鞅晉陽之甲。夫人而知其非趙盾許止之獄。歐陽公有定論。即子野之蒙弑。前明諸儒及近世方望溪氏猶有能自發其姦者。獨鄭莊叔段之事。晦昧終古。使後世篡逆臣子成事則為成師。之世享晉國。燕王之晏有天下不成。而猶得為叔段。蒙文人學士之哀憐。與孔子作春秋之意相反。昌黎云。春秋三傳束高閣。獨抱遺經。究終始。豈無故哉。

晉悼公論

悼公乘再伯之餘。再合諸侯。天下翕然宗晉。論者謂較文公之創始稍易。然文公一戰而伯。而晉悼蕭魚服鄭。則八年九合而後定。何遲速相懸。若此。曰此未可一概論。

也。當文公時，天下之勢已盡屬楚。曹衛魯宋延及北方諸侯，此如陰之進而至於剝。剝極當復，故文公一出如日再中。是循環之理則然。至悼公時，所未服者鄭耳。鄭舊屬楚，其勢未可旦夕服，而楚執政如子囊，又堅忍持重，非如得臣之輕脫以備事。故其勢常迭進迭退，非要之以持久，而老之以不戰，則徒暴骨以逞，而無當服楚之大計。故當日謀臣知長慮却顧，為國本計者，無如魏絳。制勝廟堂不戰而屈人者，無如知瑩。兩人均非如狐偃先軫為推鋒出奇，懾銳果敢之計者。魏絳之最得者在定和戎之策，以專事中夏，建息民之謀，使國力不竭，則既得於國本矣。然後知瑩復用孟獻子之言，城虎牢以扼地勢，却荀偃速戰之策，三分四軍以道敵楚人，而其要尤莫如成虎牢。何則？鄭為南北之中，其距晉楚道里各半。若徒道敵楚人，恐楚敵而諸侯之力亦敵，故留宿勁兵於虎牢，則我為主，楚為客。諸侯散則各歸其國，聚則兵眾不勞而畢具。反客為主，以逸制勞，不待交鋒而楚已望風却避矣。或者謂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道敵諸侯以來之也。曰：成虎牢者，所以保鄭，非以爭鄭也。鄭未嘗不願服晉，特慮為楚所擾，故欲兩事以苟免。成之則鄭在晉之字下，楚不敢北向以爭鄭，以鄭屏楚而東諸侯始得晏然。擾楚以安中夏，計無出於此。論者以服鄭為勞民，而以范臼棄陳為失策，皆不審時勢之論。夫陳蔡與許服楚已久，其國去楚又

近必欲致三國之服。此如齊桓伐楚，合江黃而適以速楚之滅也。當襄昭之世，中國至服鄭而止。以鄭為南北之界，使曹衛魯宋常服晉，而陳蔡與許常服楚。豈至使晉楚之從交相見哉？嘗反覆究悼公之事，善其君臣能識大勢，持重以服鄭，即趙充國屯田以制羌之計，棄陳而不事，即賈捐之棄珠崖之計。蓋其效視文公為遲，而規模較可經久。使晉之君臣世世守之，伯業長存可也。

春秋子野卒論

春秋子野卒，左傳曰：毀也。穀梁曰：日卒正也。歷漢以迄宋明，無有以子野為弑者。獨近日望溪方氏斥之為弑，與子般子赤一例。初見似創，迺余反覆觀之，而知其說之不可易也。胡茅堂氏謂子般子赤被弑而書卒，子野過毀而亦書卒，不覩傳文，何以知其非弑？余謂正為覩傳文而益知其弑無疑。特世儒為成見所封，不之察耳。蓋嘗學斷斯獄，隱之遇弑也。傳稱館於寯氏，壬辰羽父使賊弑公於寯氏。子般之遇弑也，傳稱次於黨氏，冬十月己未，共仲使圍人犖賊子般於黨氏。凡亂臣賊子謀行不軌，類不於宮庭。慮君之徒御多而耳目廣也，必伺其間於寬閒隱僻之所，而後得以肆虐。且為後日諉罪飾奸之地。况此傳更明云：次於季氏。秋九月癸巳，卒。入大臣之家，而不得反，則弑逆之罪，季氏將誰逃乎？左氏乃云：毀此。正季之欲蓋而彌彰也。且所

云毀者以為哭泣哀傷而毀乎則當在大斂小斂搶天呼地之際以為歎粥蔬食不勝羸瘠而毀乎則當遯之期月經年之久今襄公之薨以六月辛巳子野之卒以九月癸巳相去七十五日距襲斂之時則已遠矣胡乃不先不後適當其時豈平日倚廬墜室之毀獨無恙次於季氏遂至一毀而卒乎且季氏為正卿攝國政職當調護嗣君嗣君入其室凡防衛之不周進藥之不謹當惟李是問縱使李無逆謀亦當為法受惡許世子不嘗藥而春秋書之曰弑今李豈止不嘗藥而已故孔子書之與子般子赤一例季孫謀逆之罪當與羽父襄仲同科或者謂賊無主名烏得斥之為弑曰季孫之惡毒於梁冀而季孫之謀同於霍顯漢質帝於朝會中目梁冀曰此跋扈將軍也冀聞遂進醖弑帝霍顯之藥殺許后也乘其產子意子野平日憤襄公之見欺與季有違言而季亦憚其英武計不若昭之童騃易制遂萌邪謀而適當倚廬居喪之日霍顯之謀曰婦人大故十死一生可用藥投去季之謀曰子之喪親禮當哀毀可以毀卒飾加至美之名於君父以惑羣聽立其親姊之子以釋羣疑舉朝莫得知通國莫敢議而學士大夫亦遂相蒙以至於今是其謀更巧而心更毒而烏得道於弑逆之誅乎哉或又謂子赤之弑上書公子遂叔孫得臣如齊而下書夫人姜氏歸於齊可以知其弑而此經上下文無所見曰此世儒之拘於近而忽於遠也經於

襄二十九年正月書公在楚夏五月公至自楚聞季孫取卞而不敢入於昭元年書取卽二年公如晉至河乃復而季孫宿如晉穀梁曰公如晉而不得入季孫宿如晉而得入惡之也是季之結援大國動見掣肘擅用甲兵陵逼君父所謂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者子野特未與甲以攻季氏不至顯然蒙弑耳謹因方氏之論為二語判其狀曰據經文無殊於子般子赤之卒據傳又顯同於爲氏黨氏之事後之折是獄者以是泣焉可也。

春秋吳楚柏舉之戰論

春秋吳楚柏舉之戰子常濟漢而隙自小別至於大別孔穎達曰小別當在大別之東蓋子常自小別與吳戰退而至大別明其自東而漸西也高江村駁之曰以地形考之大別在漢陽小別在漢川柏舉在麻城漢川在漢陽之西北百七十里麻城在漢陽之東北與孔說正相反蓋孔誤也余按高氏之言信矣獨是吳在東楚在西楚子常三戰不能勝吳無緣有退歸而東之理故孔氏有此臆斷然余嘗反覆考之而知其所由然也蓋吳當淮汭即舍舟自豫章與楚夾漢漢即今之漢口淮汭即今之壽州自壽州至漢口九百餘里懸師深入餉道不繼此亦如齊莊公之伐晉入孟門登大行第欲蹂踐其內地以矜威武耳此時非果有破都滅國之謀也故其戰常且

關且却欲退歸淮汭以收師而返傳云自小別至於大別庚午陳於柏舉從小別至柏舉東移凡三百里則其志可知矣且司馬戍議毀舟而還塞城口世以為善計然余謂闔閭君臣不應獨愚至此古之善為兵者過險必令按山沿途常為設伏一以防敵之邀截一以為己之應援故亞夫之入滎陽也先使捲人於穀澗之間得之陽明之攻褒濠也先捲城外伏兵當吳兵平行至城口覘其地形阨隘料楚人必有塞斷以阻其歸路者必多置銳卒據險設伏以為歸師接應之計故夫概請戰不許而日夜引楚兵近東意欲誘入伏中還師合擊以取勝此闔閭本謀也至柏舉之戰夫概不請命而以其私卒先死大破楚軍逐北千里幾至滅國此則楚之失算亦屬有天幸而闔閭君臣萬萬計不及此也然則小別大別之戰其自西而趨於東也復何疑乎當日為楚之計者第當嚴兵固壘勿輕與戰淹至旬日吳必倦怠欲歸正不必為毀舟與塞城口之計但以重兵徐行驅之縱令過險待其爭舟而濟然後縱兵追擊可以大勝故當日楚之失計在速戰尤在楚昭輕棄國本逃竄狼狽人心驚惶遂至宗社失守使子常雖賂而昭王固守郢都屹然不動徐令楚之城邑堅壁清野四面合援吳進困於堅城退無所得食楚之制勝亦可以百全惜當日子西葉公輩不知出此遂令吳得僥倖成功而當其決戰時固不料其能及此也但令整軍而退不

至敗歟斯已矣嗚呼世之論者多據成敗已然之局故常為古人所愚故世常恨司馬之計不行為楚之失算而不知即行其計楚亦未必能勝吳又謂子常三戰不勝吳無緣退而東去而不知吳當日之戰事勢常患不能勝楚其卒能勝者天也其不行司馬之計亦司馬幸而得成其名耳就令其計得行而吳於淮汭必宿重兵城口必伏死士徒令偏師先敗以搖軍心耳不然子胥善謀豈肯以君臣陷入死地隻輪不返重為天下戮笑哉愚故因高氏之辨而竊料當日之成算如此若孔氏所云恃庸末之見未可與語戰鬪之事也

書適孫葬祖父母承重辨後

陳子亦韓著適孫葬祖父論任子韙之然余思之尚有未盡者適復更為之說陳子之言曰或問甲之長子乙乙之長子丙甲夫婦前死乙既喪之矣未葬也而乙歿則其長孫丙為承重否乎會曰古無除喪而後葬者是以有改葬服而無葬服無葬服又安得有為葬而承重之服後世既除喪而後葬者十居八九既不可以無服送至親如其即吉已久斬焉衰經亦非喪事即遠與稱情以立文之道進退俱不可其咎總失之乎慢葬而已且所謂承重云者承先祖之重而為之重服也假使前已承重而居祖父母之喪今又沿承重之名以葬無疑若並未承重於居喪之日忽承重

於居喪後之葬於實既不符且與夫祖父母不得歿於子之手而已以嫡孫承統系者同稱是直沒其父之曾居父母喪也尤不可也余謂陳子之說至矣精矣然謂父曾居喪已不得仍服重服固也然過時而不葬是乙之罪而非丙之罪也已不得沒父居喪之實而仍為之承重獨不可償父慢葬其親之過而攝父之服以卒父未竟之志乎哉父之不得以重服葬其親也是於父之身猶有關焉而未始不可以人子補之也且丙之葬其祖也必且兼葬其父未有父先祖而葬者使祖父兩喪在堂親朋雜然受弔為人子者將居父之喪次乎抑居祖之喪次乎使父有兄弟或叔父季父主祖之喪而已更無兄弟為主喪猶之可也萬一父為單丁是直使祖父無主也已既居祖之喪次矣將齊衰而受弔乎是使祖父有孫而無子又沒其有子之實也夫使祖父有孫而無子而父不得服重服以葬父之心有不安焉父之心不安即子之心有不安者矣陳子又謂後世有有其名而無其實如所謂承重云者必先立宗法使族不渙而後天下眾著於重之實愚又以為非也古者宗法必原於封建封建不行則大宗之法亦斷斷不可行何也古者諸侯受國於天子世守其地其適子嗣封眾子別受采地為卿謂之別子繼別子者謂之宗子百世不遷如魯之三桓鄭之七穆皆是也然公羊且曰春秋譏世卿孟子亦曰士無世官則春秋之世已有疑

其不可行者矣。夫既以世卿世官為不可必且禡其爵與祿。夫使宗子無祿何以收族。人不得爵於朝。何以為族人主。况後世宗法久廢。往往有起家為公卿。赫然聞望者。多出於支庶。而其大宗有行止無賴。降為卓犖者矣。夫以行止無賴之人。而強畀之爵與祿。是使朝廷私爵祿也。既夷於卓犖。而使公卿有聞望者。百世奉以為宗主。祭必告。冠娶妻必告。死而為之服。是得為情理之正乎哉。柳子之論封建之法。繼世而理。上未必果賢。下未必果不肖。是非聖人之意也。勢也。愚謂宗法亦然。夫以周公大聖之後。亦不能世世皆賢。故世卿之法行。則雖孔子之聖。猶拙於季孫。吾知周公而在。必不以為然也。後世惟賢是擇。公卿之後。可黜為氓庶。白屋之子。可入佐廊廟。則是後世之法。公而三代之法私也。雖聖人復起。必不能易此以治天下。是知宗法亦出於當日之勢。而非必永為後世法。今日之不得不變者。亦勢也。然則宗法廢。後世將遂無收族者乎。曰。子孫之賢而貴者。受祖宗之澤。當推類以恤族人。而其族人亦因而宗之。則敝邑先正有言之者矣。如范文正公為義田以贍族。不必其先世世為大宗也。故知宗法朝廷不可預立。在士大夫之賢者自為之。此亦所謂禮因世而變也。且古之小宗。非特不承重而已。其在儀禮。小宗無後。當絕。死則貲財歸於大宗。祭於宗子之家。此又不可行也。宋世如韓魏公勳業與天地相終始。而於其父國華。

實庶子也。假令魏公而無子，將以庶子而不立後乎？朝廷之恩蔭後世之享祀，將盡入於宗子之家乎？有以知其必不然矣。故今日之承重者，無論大宗小宗，概行之。持沿古者重嫡長之遺意，而其實不過代父之事，以終父之志云爾。必欲合於古者上治下治旁治之法，固知其有所不能也。

司馬溫公年譜序

自古名儒大賢，靡不有年譜，以稽其學力之先後，出處之事蹟。然多出於門人弟子編輯成書，其次則年代久遠，而景其遺風者，往往因其文以譜其事，如昌黎、廬陵、年譜，凡有數家。今所傳呂汲公、洪興祖及胡柯、孫謙益諸人，皆是也。溫國文正公，距今七百餘載，而年譜獨闕。凡公數陳之章奏，往來之書牘，無由合諸正史，考其本末，讀者病焉。幸賴公集中篇目之下，題所撰年月，而其要者，反或闕疑，間不能無差謬，竊不自揣量，輒因公篇目之散見者，合諸行狀、神道碑，及宋史本傳、通鑑綱目，而諸家文集、名臣言行錄、百家小說，及公詩集中，有自註者，俱採入焉。條貫離析，鈎稽同異，鱗次櫛比，凡排續八閱月，而始成。已復再四易稿，書成而自公髫齡，以及沒齒，粲然大備覽者，如執几杖於公之旁，而親公之譽歎，談笑也。庸敢拜手以紀之，曰：公通籍垂五十年，歷事四帝，凡朝廷大議，無不與然，迹其為相柄政，出生民於塗炭，曆宗社

於奠安者。自元豐末年至元祐之九月一年所而已。中間力爭大計。而抵牾者有三。初與韓魏公爭刺義勇。繼與歐公爭濮王典禮。最後與荆公爭新法。皆章奏至六七上。或至中書面白。甚且上章乞罷。以去鳴呼。荆公偏拗不足論。至如韓公歐公皆天下元老。而不能虛心採納。卒至貽一時之患。負百世之謗。其故何哉。韓公天才揮霍。而自信太深。歐公忠愛有餘。而讀書多泥。又不能無己見。好勝。惟公忠厚質直。根於天性。學問所到。誠貫金石。自少至老。沈密謹慎。因事合變。動無過差。故其文不事高奇。粥粥乎如菽粟之可以療飢。參苓之可以已病。使有聖人者作。收而置之德行政事文學之科。吾知其不取彼而取此也。譜凡四卷。其事蹟散在書冊。而無年可附者。另為遺事一卷。以附其後云。

延綠閣集序

自孔子垂六經以立教。迄今餘二千年。中更秦火。漢儒掇拾附會。雜而不純。有宋程朱出。而六經之旨昭然明矣。然其微言疑義。遠而失傳。宋儒與漢氏往往角立而不相下。其有待於後人之折衷者。豈少哉。後世殫精力。役簡竹。以求附麗。爭勝乎前人者。多至不可紀。然求一言之合於道。而不可得其故。有三焉。纂組為工。摭摭為富。摭成詞藻。自號專家。其病也華而不根。撰成墳典。私立叢目。即書燕說。徒惑謗聞。其病

也。賈而失實。高閣三傳。指斥繁辭。憑臆駕虛。荒經蔑古。其病也悖。而傷義。嗚呼。立說愈多。而經旨愈晦。無怪乎子朱子斥之為文之妖。而道之賊也。余與華子豫原交四十餘年。余自通籍後。奔走仕宦。而華子方屹屹窮年著書。就讀書之間。以名其集。丐余一言。為之序。余閱終卷。作而歎曰。有是哉。華子之篤於經也。其為說。包括旁魄。摻擇融貫。如刃發硎。輾轉立解。如磁引鍼。纖隱畢露。於詩則謂緇衣為鄭武公莊公之好賢。而不取周人愛之之說。於春秋則謂考仲子之宮。初獻六羽。為桓公弑隱所由肇。於尚書則謂協時月。正日。正為三正之正。一正朔同。制度為帝王臨政之首事。三江則取韋昭浙江吳淞江大江之說。六定而旁證於國語三江環之。周禮職方氏其川三江。其浸五湖之文。聞者始而駭中而思。久乃覺犁然有當於人心。雖善辨者不能出一語難也。嗚呼。華子之於經。其可謂思之深。好之篤矣。余嘗謂立言之士。靡不欲著書以自表見。然多危辭贅說。無益於道。為立言之法者。莫備於曲禮之三言。其一曰。毋勦說。勦前人之成說。令人生厭。雖然。不勦其辭矣。而或立意庸俗。無以發明精蘊。故又曰。毋雷同。然故懲雷同之失。則必詭僻示異。怪誕不經。故兢兢以則古昔。稱先王終焉。夫使學者誠凜乎勦說雷同之戒。而又無失乎則古稱先之旨。嗚呼。其難哉。若華子之於經。誠所謂不苟同。亦不苟異者也。其進於立言也。幾矣。華子著述

甚艱為詩歌賦頌多可觀嘗欲刪成宋史作宋史質疑一編問世人尤服其精撰余
不概論其說經之大者

廣德州志序

晏斯咸

桐汭之地南北一百五十里東西纔八十五里隸轄一縣然東接浙江西通宣城南連甯國北接溧陽于山見橫峯石壁桐崗天首蒼雲梯花巖鷹嘴之峻筆架青螺靈岫小芝桃花竹箭乾溪尖峯之峭石鼓石鐙金雞獅子烏牛白馬席帽雲笄香鑪丹井琴臺飯顛之奇鳩婦蘇姑仙人五老之幻于水見秀江之會九斗之迴桐溪濯纓玉溪無量橫梗星橋鯉洪清渡草溪雄淇大源碧溪之長浴池塔湖之潤與夫不老泉之清于人則勲賢儒碩孝義節烈與夫隱逸之士繩繩奕奕照耀江東固名州也哉官斯土者無希踪古人之志于民休戚漠不相闕視如秦越兢兢于簿書期會或股削刻深以博能聲甚者便辟善諛迎上司言面專伺進取往往捷得推遷眾亦噴噴華之而于其治之所以繼古人之志垂諸久遠者一無所有嗚呼治何不古若也宋范文正公任州司理參軍日與太守爭獄訟是非盛怒加之不少沮嘗構一亭引囚鞠訊竟得其平誠所為先天下之憂而憂者矣又洪公興祖之知州事也念地多山水少停蓄周視水源為陂塘六百餘所民無旱憂并修學舍定從祀教養之事畢舉傳稱其博學好古諒哉今牧李君國相以名進士治廣德于茲六年簿書期會未嘗不能人之所能而一切股削苟逢之為若有所甚拙至於地方久遠民生之計

與公事之是非利害則卓然有為為之必有成效如修復秀水故道詳陳剴切迄有成功今年夏旱齋戒誓禱遂致甘霖秋九月以州志告成請序為周觀本末自輿地秩官戶口田賦差徭物產以及學校兵防科第薦選人物藝文凡三十卷精詳古質得體識要而贊論所及皆有千百世富庶之想不徒與前志較優絀已也抑愚于州志而知李牧之志也

孝貞祠序

嘗讀曹娥碑娥父渡江舟覆娥望見梓皇急赴洪濤中救父死抱父屍逆水出鄉人孝之而立之祠至今名其地曰曹娥江云然或疑之以為未必有抱屍逆流事嗚呼事不目見耳聞而臆度其有無古今來何可勝道汝山陰縣志故明有陸孝子者諱尚質世居山陰濱海之丈午村其父一中以庠生教授鄉塾陸慶己巳秋風潮決塘八月七日東書渡口遇颶風舟幾覆質從隄上望倉皇號慟躍入怒濤中擬拉父屍觀者色駭歎為父子並魚矣修舟逆上若有緣之者一中遂濟質竟汨沒越數日其屍亦逆流際岸鄉人孝之名其渡處曰陸郎渡而請於縣令徐貞明上其事詔建坊崇祀時孝子聘妻李氏女年十七未于歸聞夫死孝遂孤守終其身年七十而卒嗚呼陸孝子之死與曹娥事無異而能生其父蹟為尤奇李氏女雖未與孝子同牢而

食而矢志相從。至死不二。特立人倫之內。倡隨於天理之中。真不愧孝子婦矣。節亦奇矣哉。事不目見耳聞。而臆度其有無。古今來何可勝道。予友陸金輪。山陰人。乾隆八年八月某日。尊甫以書來。言孝子事甚悉。且曰。國朝康熙八年庚戌。縣令高登先訪其事於陸。即渡立祠。肖像五十六年丁酉。太守俞卿復新之。撰記勒諸石。今士民以江鄉一祠。不足以廣耳目。且貞女未經並祠。實為闕典。於是捐金集會。于安昌東市孝坊。建立之區。另構棖楠。欲使遠近士女。見孝倡貞。隨爭相觀感。以為風教人倫一助。請作扁聯表之。而并為之序。使與曹娥江廟貌。後先媲美。予曰。嘻。風教之頽久矣。然而天理未嘗一日泯於人心也。夫人人有父子夫婦之親。而居平失道。臨難苟活。或初激于義。久不固其所守者。聞孝子貞女之事。有不刺於其心者乎。有不刺於其心。必孝必貞。而後即安者乎。入廟而思敬。過墟墓而生哀。人情也。人性也。天理之在人心。固未嘗一日泯也。孝貞祠之舉。其有助於風教。豈淺哉。抑又聞之。孝子立後華宇。有孫國安者。順治五年戊子。白寇聚眾。劫掠鄉村。被賊索餉。縛華宇入寨。國安自海上還。拚命聞賊營。斬葉伯惠。陳玉環兩賊首。身負重傷。救父以歸。此其知有親不知有身。勇略踔發。卒之父子俱生。孝子之後。復又奇孝。又如此。陸君金輪亦云。然予曰。為復尊甫。告鄉之士人。國安公當配饗孝貞祠。使耳目之者。人人知忠孝。

節義之事之實可為而所為事之奇者當其為之皆常事也何者當其時必如是而後為子必如是而後為婦也陸君唯唯為序而還之

書署黃平州知州羅君死事

雍正十三年春二月古州苗叛攻黃嶺城不克遂盡趨清江及台拱誘脇遠近熟苗清平黃平施東鎮遠四州縣苗皆應四月九日燒掠鎮遠之邛水司八洞八弓等處二十一日陷清平縣之凱里汛遂破重安驛驛去黃平新州三十里而近麻哈州知州羅鳴序署黃平州事時在黃平舊州聞變遂趨新州謀守禦環州苗皆起甚警守城兵數十人耳羅君報平越鎮遠兩府及鎮遠施東兩縣急援兩府縣苗亦警不能應苗大掠焚四郊羅君曰嗟乎嗟乎守土而不能保其疆城存與存城亡其與亡客陳某者起曰如是請與俱亡羅君曰何為哉何為哉非守土者比也陳君曰君能為忠臣某獨不能為義士乎則相與尋望後山有樹可援繫處兩默是之羅君乃解州印付家人間道輒送省又以公帑千付書吏某以某質之藏某處曰可以死矣或曰此署事也有本州在何不去此而保麻哈曰不然署事則事其事城其城也城亡將安委或曰此新州也有舊州在何不去此而保舊州曰不然均城也舊城可保新城其遠可棄乎已賊聲息甚急或告曰城陷矣解帶掛樹自縊已人走告曰城尚在賊

猶未入。徐與陳還登城守。賊益至。矢器械盡。已城中火起。人大擾。賊入。卒惶急。退保城北。玉皇閣衝市四面火。哭震天。羅君曰：嗟乎！嗟乎！守土而不能保其疆。城存與存。城亡與亡。遂與陳至後山掛樹自縊死。小吏從死者數人。州生員初震周大任兩家數十口皆死之。時四月二十六日也。撫軍元公聞之曰：嗟乎！嗟乎！城存與存。城亡與亡。羅君其無愧矣乎！乃其客及其士民亦烈也。越月賊退。遣官尋其屍不可獲。或曰：知州及其客保玉皇閣。賊逼死裂之。或曰：死城下。曰不然。今兩州印在帑藏。得之某處。質之者亦在。